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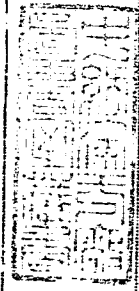


MG
I565.44
77

036.

菊子夫人

緣諦著
徐霞村譯



日文學研究會叢書

1932



3 1761 5645 7

序

比爾·綠諦(Pierre Loti)——本書作者——的真名叫 Julien Viaud，比爾·綠諦是他的筆名。他在一八五〇年生於法國的羅西佛(Rochefort)地方的一個新教徒的家裏。關於他的兒時，他在一個小孩的故事(Le Roman d'un Enfant)裏告訴我們很清楚。他的家庭很大，而且他又是一個小兄弟，所以他完全是在他的母親、他的姊姊、他的姑母們手下長大的。這種女性的環境對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影響；這使他變為銳感、多愁、純潔。

永遠求愛，他起初從淑家教習受教育，接着纔入了學校，但這位從小就被管壞了的孩子，却始終不願意好好讀書。他的幾個哥哥這時已從事於海上生活，當他第一次看見海時，他就把他那做牧師的志願完全打消，預備投身海軍了。一八六九年，他隨海軍到巴西和哈衆國；一八七〇年，他到了北海和波羅底海；一八七一年，回到智利和南美一帶；一八七六年和一八七七年，他駐防於土耳其；一八八〇年，又回東歐留守；一八八三年，他又被派到安南；在庚子拳匪之役的時候，他也是佔據北京的法國兵士中的一個。他的一生都是過着這飄泊的生活，在每一個地方他總要有一個臨時的妻子，這些女人，光說在他的小說裏做人物的，就有五六個之多……

當他每到一個新地方的時候，他總愛把自己所得的每一個新印象都記下來：一片風景，一個落日，一種特別的空氣，一個典型的面孔，建築，衣服，除了這些客觀的記錄之外，佔大部分的還有他自己的感想和印象。他的小說就是從他的日記上取下來。他寫第一部小說時並沒有想做一個作家，不過偶然好玩罷了，不料緣締的結婚 (Le Marriage

de Loui) 出版後竟忽然轟動一時，而且更出他意外的，在一八九二年又被選爲學院會員。在法國文學裏，沒有人能把異國的一切描寫得像他一樣動人，沒有人能從最小的東西裏像他一樣找出獨創的美；他完全不屬於那一派，他自己就是一派的創首者；他的小說並沒有什麼結構，但你讀起來就好像有結構一樣；他沒有哲理的思想，有時甚至非常荒謬，但在他的感傷的背面却藏一種迷人的吸力；誠如哈利斯 (Frank Harris) 說：「他在法國小說裏添了一種新的空氣，他在法國散文裏輸入了一種新的音樂。」他的小說共有十幾種之多，可稱代表作品的有伊甫兄弟 (Mon Frère Yves)，普通水手 (Matelot)，冰島漁人 (Pêcheur d'Islande)，菊子夫人 (Madame Chrysanthème)。

冰島漁人在法國可以算一部最通行的小說，只在一九二四年截止，就銷到三十多萬本。這故事很簡單：烟哥司和哥米佛發生了愛情，但烟哥司是個性情溫柔的少年，許久不敢宣示他的心情；直到哥米佛臨到危險，他纔娶了她；他們只在一處同處了幾個星期，烟哥司就被海軍機關叫去復職；他去後，美麗的哥米佛每天倚門候他，却永遠等不來了。

全篇以法國西部著名的布列東納(Bretagne)地方作爲背景，你可以看見那永遠罩在大霧裏的岩石海岸，你可以看見那大西洋的怒浪，你可以看見那形如尖塔的草棚，你可以看見那性情抑鬱的人物，那種陰涼悲慘的空氣一直打進你的靈魂的深處。

如果冰島漁人在他的本國受人的歡迎，那麼菊子夫人就是在外國最通行的一位太太。沒到過布列東納你也許覺不出那種陰涼悲慘的空氣，但沒到過日本你却受不住菊子夫人的迷惑，因爲這位太太自身就是一個隔着異國人的鏡頭攝下來的照片。冰島漁人完全相反，這裏是充滿了清談的幽默，美麗的小景致，快樂的陽光，一切都像一個甜蜜而又縹緲的夢。篇篇都含着誤解，但這種誤解却是美麗的。如果這本書是由一個日本人所作，讀起來也許就會使人味同嚼蠟。在這裏面你可以找到一個和你完全不識的仙境，雖然實際上那些寺院，那些蟬鳴，那些人物和我們眼前這些都是幾乎相彷彿的東西……

除了小說之外，綠諦的著作還有幾部純屬描寫性質的遊記，其中也有寫到中國的，

但都不如上面所說的幾部小說著名

以上是關於原著者的話，至於本書的譯出，我根據的是巴黎 Lévy Foyeres 書店出版的第十七版原文和 Flaubert 的英譯本。法文與中文兩種文字的構造相差本是很遠，綠諦的文體，雖然牠在法國文學中是以清淅流利見長的，譯起來却特別困難；因此，遇見瑣長的句子，便不能不有所顛倒；又他文字裏愛用無用的「……」符號，本書裏也刪去了一些，這都是應該聲明。

人名和地名的翻譯也是一件困難的事，第一因為原著者留居日本日子太少，日文沒有十分精通，多有錯憶和訛聽的地方，第二，他有時是用法文把一個名字意譯出，有時則只把原字的字音拼下，頗不一致。這裏我不得不感謝周作人先生，他在這上面會為我費很大的勁去考查每一個字，但有些地方也是沒有辦法的。譬如 Kangourou 這個字，在法文裏是「袋鼠」的意思，我雖不懂日文，但在日本會有人叫袋鼠君，那大概是使人

不能相信的事。Donata 這個字呢，查了一兩種日文字典，都只有「何方」或「何人」的意思，然而我們這位綠諦先生在本書裏也竟把牠加在一位日本和尚的身上，作爲他的名字。這些都是很明顯的錯誤，却也沒有法子可想，只好將錯就錯地譯下去，倒有點特別的趣味。

綠諦在中國之少人介紹，大概是因爲他的東西既少興趣又難翻譯，以我這樣寡學的人來做這樣「費力不討好」的工作，自然未免大胆。但在中國目下的情形，若沒有什麼沒有一點錯的翻譯，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希望我的朋友隨時給我指摘，使本書有一天成爲一個完善的譯本。

此外，我還得感謝劉既漂先生，爲他給我畫了一個這樣美麗的封面，葉聖陶徐調孚兩位先生對於本書的指正和出版多所幫忙，我在這裏也應該一并致謝。

楔子

在海上，在早晨兩點鐘，在一個晴朗的夜裏，在一個星光的天空下

伊甫和我同站在船上的鐵橋上，談論着我們將被命運撥過去的那個生疏的國度。我們明天就要下錨了，這使我們高興異常，各人都預定了許多計劃。

「至於我，」我說，「我一到那邊立刻要結婚。」

「啊！」伊甫帶着他那老神氣回答，彷彿沒有東西可使他驚訝似的。

「是的——」同一個黑髮黃膚的貓眼婦人，一定要個好看的比一個街上賣的假娃娃大不了多少。在我家裏你可以有你的屋子，一所紙房子，築在一個綠色的花園中間，有樹木遮着，我們要住在花叢裏，周圍的花一齊怒放；每天早晨我們屋裏還要插上花朵，是

你從來沒見過的。

伊甫開始對我的家庭計劃感到興味了。真的，現在就是我說我要在這生疏的國度的寺院裏許個願，或是要娶一個小國的女王，同她到一個明媚的湖上，住在白玉建築的房子裏，他聽了也一定相信。

事實上說，我已經決意實行我剛才向他洩露的計劃了。是的，我被無聊和孤獨所迫，漸漸有些渴望這種奇怪的結婚了。我急於要見見陸地，一個幽靜的地方，在樹木和花草之間過些日子。我們在澎湖羣島（一個熱燥的小島，沒有新氣，樹木，小溪，只有中國的死亡的臭味，）過了這麼久的時候，這種事是多麼誘人啊！

自從我們離開了那個中國式的火爐，我們已經走了許多緯度，天上的星座也連連地改變；南方十字星和其他南方的星辰都隱沒下去；大熊星升出了地平面，像在法國一樣高了，清爽的和風吹得我們高興起來，使我們想起不利坦內海岸上的夏天的夜崗。

我們現在離那家鄉的海岸有多麼遠啊，遠得多麼可怕啊！

在天剛亮的時候，我們看見日本了。

正在這時候，她出現了，很遠，在多少天來都是水天相接的海上，像是一個清晰的黑點。

起初我們祇能看見一羣紅頂的小丘（是旭日光中的福島的前部）不久日本自身就在水面上出現了，好像一塊厚雲，又好像一片黑翳；由濃密的黑影中漸漸露出了長

嶙山脈的峻峭的外形。

風方向我們漸漸地增加起來，彷彿這個國度正用她的全力抵抗我們，要把我們趕開她的海岸。海水亂竄，和我們的船都搖擺震蕩起來，如同發怒一樣。

到了下午三點，這些遙遠的東西都臨近了，一直近到牠們的高山和綠林把我們籠罩着了。

我們現在正走進一個兩面都是山嶺的海口，這些山嶺的大小都奇怪地相同，宛似戲臺上的佈景，雖然好看，却不十分自然。似乎日本要用這個迷人的海口接待我們，讓我們走入她的內地。

長崎還沒有看見，大概是在這仄長而古怪的海灣的盡頭。一切都是鮮綠可愛，強烈的海風這時突然止息了，海面上湧上一種平靜的狀態；溫暖的空氣裏充滿了花香。蟬聲從兩岸不住地送出，互相應答；由山上又反應出無數的回聲；全國都像晶體般的顫動了。我們開過了許多小船，牠們在無皺的水面被小風吹着，輕輕地浮動；牠們的行動一點聲音都沒有；那張開的白帆生出千萬道橫紋，宛如一個百頁窗子；那些安得很奇怪的艙棚翹在空中，使人想到中古時代的樓船。在這鮮綠的山之牆中，牠們像雪一樣地白。

日本是怎樣一個樹木遍地的國度啊；是怎樣一個無匹的伊甸樂園啊！

若在海面上，現在一定正是青天白日的時候；但是在這兒，從山谷的深處我們已經得到黃昏的印象了；除了照着日光的山頂之外，山脚和沿水的林子都籠罩在夜光裏。

在這深綠的背景中往來的小船，都是由黃膚，赤背，頭髮盤在頭上同婦人一樣的男子駛着。我們再往前走，香氣更加衝鼻了。蟬的單調的鳴聲也漸漸增加起來。在我們頭頂上，兩山間露出的明潔的天空裏，有一羣大鷹飛過，發着一種低沈的人聲，『漢！漢！漢！』四

周的回聲使牠們更加拉長，淒涼地響着

這整個的新鮮而富麗的自然界都帶一種日本的特質的印象，這種特質甚至從牠的山頂都可見出，就是，她的一切都是整齊得過火，樹木都生在一塊，同漆盤上的繪圖一般，做作，大塊的石頭怪形地長出來，和草坡似的土山正成個反照，一切景物都好像是人造的。

如果你留心看，你處處可以看見一些古老神祕的小塔——多半是立在山谷沿邊的圍牆裏——半隱在聳天的樹林裏；使初到的人得到一種生疏而奇異的感覺；使人感到這國裏的這些神靈們，山神們，古代的象徵們，森林的保護者們都是不可知的，不可捉摸的。

當長崎浮到我們前面時，最先射到我們眼裏的景象就使我們有點失望；牠站在滿綠的山腳上，與普通的城市完全相同，在牠前邊停着一羣軍艦，掛着各國的旗子；此外還

有同別埠一樣的汽船，深色的煙囪，黑色的濃煙；汽船的後面是工廠林立的碼頭；一切常見的，平庸的東西，牠一樣也不缺。

將來人類把一切都弄得一模一樣的時候，世界一定要變成一個黯淡無味的處所，我們也不必去遊歷去尋找新的生活了。

大約在六點鐘的時候，我們在軍艦羣中噪雜地下了錨，立刻擁上來一大堆人。

擁上來的都是些商賈氣的，慌促的，可笑的日本人，後面跟着潮水似的滿載貨物的小船；短小的男子和短小的婦人接連不斷地走上船來，也不叫喊，也不爭吵，每個人都這樣謙和地鞠躬，使我們不好意思同他們發怒，使我們不由得也報以微笑和鞠躬。他們背後負着籃子，箱子，和其他盛器，都是捆得很貼合的，每一件盛器又包着幾個小盛器，一直增到無數；從這些盛器裏他們取出各種出乎意料的東西，如屏風，睡鞋，肥皂，提燈，袖扣，珠寶，裝在小籠裏的活蟬，轉磨的白鼠，精巧的照片，給水手們預備的熱湯；——磁器，花瓶，茶壺，茶杯，小壺和盤子，不到一會這些東西都打開了，很快地很精緻地擺出來；每個賣貨人

都猴子般坐在地下，兩手撫着兩腿，擱着他的玲瓏的貨品——總是滿面笑容，必恭必敬地鞠着躬。甲板上被這些五花八門的東西一堆，立刻就好像一個大的集市一樣。水手們都是興高采烈地在這些累累的堆中走來走去，摸摸小婦人的下巴，揀買一件西買一件，拋着他們的白色的銀元。但是天啊，這些人是多麼難看，小氣，古怪啊，因為有結婚的計劃，我特別地覺得侷促不安。

伊甫和我值班一直到第二天早晨。過了頭一陣忙亂後——這種忙亂是每到一個港口時所必有的——我們除了開望便沒有別的事了。我們互相問道：「我們到底是在什麼地方啊？——在合衆國嗎？——在英屬澳洲還是在新錫蘭呢？」

領事館，稅務局，工廠；一個乾涸的船塢，一隻俄國鐵艦藏在裏面；高處有很大的外國租界，佈滿樓房；碼頭上還有專爲水手而設的美國酒店。在遠處，真的，在遠處，在這些常見的東面後面，從那綠色的山谷的深處露出成千的小黑房子，奇形的房子，閒或錯雜着較

高的，深紅的，油漆的屋頂：那大概就是現在僅存的日本式的長崎了。也許在那邊的一個屏風後面有一個貓眼的小婦人是我兩三天（因為沒有工夫了）就要娶的呢！我的幻想所摹擬的圖畫已經消失了。在我心裏我再也不見那個小婦人了；賣白鼠的女子已經把她的情影塗污了；我現在怕她也和她們生得一樣。

到了晚上，船面上忽然開始清靜了，好像受了魔術的驅遣；在一霎間他們都蓋上他們的箱匣，摺上他們的屏風和魔扇，向我們鞠了躬，很快地消散了。

夜色慢慢地把我們周圍的一切都融入了藍色的黑暗裏，我們面前的日本也更像一塊神仙之地了。高山都是黑的，倒影在牠們腳下的平靜的水上，照出牠們那崢嶸的外形，像一個可怕的深谷在我們面前；——繁星也顛倒了位置，在這水面的深谷的深處發出一片燐光。

不久全長崎都布滿了燈光；郊外和村莊都點起燈來；還有些建在山上林子裏的小

屋，在白天是不能見的，這時也發出螢火似的微光了。不久，從山頂一直到山脚，以及海灣的每邊岸上，已有了無數的光亮；成萬的火光從黑暗中放出，三面圍繞着我們，使人感到一種都會的印象。在下面的平靜的水面上，又有一個萬盞燈火的城市，好像要沈入谷底，黑夜是非常溫和，純潔，美麗，充滿了花香的空氣，由山上緩緩地吹來。琵琶的聲音不斷地由「茶館」和別的夜間的集會傳來，遠遠聽來好像是音樂中最美的。蟬的鳴聲——這是日本一種永久不斷的噪聲，因為牠是本地一切噪聲的背景和根本，我們過兩天便一點也聽不見了，——是響亮的，不斷的，單調的，宛如細流的滴泉。

三

第二天便下起狂奔的大雨，一場無情不息的大雨，把一切都瀰漫，淋溼了——雨點是這樣的密，一個人由船的這頭看不見那頭，全世界的雲似乎都聚在長崎這地方，要把牠們所帶的水分都灌在這綠色的煙囪裏，雨總是不往地下着，下得天色同夜間一樣黑。隔着這水點的簾子我們還可以看見山麓，但山尖却早隱入壓在我們頭上的重雲了。在我們頂上，一塊塊的雲彩從黑暗的穹窿撕下來，像灰色的碎布似的飛過樹頂——不絕

地化爲雨水，狂奔的雨水，此外大風也帶着一種低沈的洪聲，括過山谷，全部的海灣在這雨打風捲中憤怒地激蕩，嘯鳴，滾沸了。

這是什麼天氣喲，對於一個剛靠岸的人，我怎能在這異鄉中，洪水中，找一個女人啊！

不要緊！我換上了衣服，對伊甫說——他覺得我這種不顧時勢的固執的決定是很有趣的——

『請你給我叫一隻「舢板」弟兄。』

伊甫在風雨中擺了擺手，喚來一隻在附近徘徊的小木棺材，搖櫓的是兩個裸體的黃色孩子。那小船行近來時，我就跳上去，一個搖櫓的替我打開一個捕鼠機似的小口，讓我鑽進去，於是我便在這所謂舢板船的艙中，直挺地躺在一個褥子上。

這個漂浮的棺材剛剛容得下我的身子，裏面非常乾淨，有新木板那樣的潔白，雨點花花地打在船頂上，却淋不到我；我躺在裏面，伸平了胸部，被這個浪一搖，被那個浪一打，

有時差不多要翻了船；從這捕鼠機的半開的小門間，我看見了那兩個掌着我的性命的孩子，他們至多也不過八九歲，猴子一樣的面孔，成人的肌肉，他們的使船簡直同老水手一般嫻熟。

他們忽然喊了幾聲；我知道一定是要靠岸了。真的，我把槍門推開，灰色的鋪街石已經近在目前了。我鑽出我的棺材，預備第一次涉足於日本的國土。

我們周圍已是汪洋一片了，可恨的雨點打進我的眼睛。

我剛一上岸，就有一打上下的奇怪的東西向我衝來，至於他們是什麼形狀，在大雨裏我也看不清——一羣豬似的人們，每人後面拉着一個黑色的東西；他們都跑到我面前叫喊，攔住我的去路。其中有一個張開一柄密骨的大傘，傘面上畫着幾隻鸛鳥，遮在我的上面；他們都帶着一副希望的神氣，向我謙和地微笑。

有人曾預告我：這些人都是人力車夫，爭着候我的選擇；雖然如此，這種突然的衝鋒，

這種日本式的歡迎仍使我有些驚惶（人力車夫是拉着一種車子賺錢的人，可以按鐘點和遠近雇，正如我們的馬車）。

他們的腿是裸的；今天全身都是溼的，腦袋藏在尖頂寬邊的帽子下，稻草的編物就是他們的雨衣，草尖向外伸着，同箭豬一樣；他們每人都像穿了一個草棚。他們還是微笑着，候着我的選擇。

因為我並不單認識那一位，我祇好選了那位擎傘的車夫，我走上他的車子，他小心地放下車篷。他用一塊油布遮着我的膝部，掛在我的面前，然後走近一步，用日本話問了一句，多半是：『到那兒去，先生？』我便也用同樣語言回答說，『到百花館，我的朋友。』

我說出這從別人學來的三個字時，萬想不到牠們會有意義，也萬想不到他竟會聽懂了。他拉起車來，極快地跑着，我被他拉着，在這油布裹着的，箱子似的車子裏面顛簸不已——我們時時涉水，把泥水濺在四處。

當我說「到百花館」的時候，我真像一個常去的客人，連自己都有點驚訝。但是我

對於日本並不是如你所想的那麼生疏。我有許多朋友，在他們回國的時候曾對我講到牠，所以我很知道一些；百花館是一個茶館，一個集合所。到那邊我要尋問一個叫袋鼠的人，他是一個翻譯，是一個洗衣人，同時又是民族間交通的靠得住的中人。也許在今天晚上，如果事情順利，他要給我介紹一個命中注定的新婦呢。這個念頭使我不懈地留心沿途的事物——車夫和我，一個拉着一個，在傾盆的雨中跑着。

啊，我所見的是怎樣一個希奇的日本，從油布的破孔裏，在滴水的車篷下！一個陰沈的，溼泥的，多水的日本。這些房屋和人畜都是我在圖畫上看見過的；我在藍色或水紅的扇子和花瓶上看見的東西，今天都露出了真像，上面是黑暗的天空，滿街是雨傘和木屐，緊窄的裙子和可憐的神氣。

有幾陣雨下得非常的大，破孔和縫隙都被雨點彌補了，響聲和搖動震得我耳聾，使我完全不知在什麼國度裏。車篷上有幾個小孔，雨水涓涓地流到我的脊背。我才想起這

是我第一次到長崎的境內，於是我冒着一陣雨點，伸頭向外面望了一望；我們正在穿過一條偏僻狹仄的小街（在長崎這種街很多，其密如網，）雨水花花地從屋頂落到有光的鋪街石上，在潮濕的空氣中一切東西都變得模糊。有時我們走過一個婦人的旁邊，她擎着塗得很好看的傘，掙扎地提起裙子，踏着木屐躑躅地走，正如屏風上畫的一般。又有時我們走過一個塔院，那門前的漢白玉的妖精，蹲在水裏，似乎向我露出兇暴可怕的猶笑。

長崎是多麼大喲！我們已跑了一小時，牠却仍像沒盡頭似的。牠是一塊非常平坦的平原，在牠的外面，一個人真不敢信在這山谷的中間竟會有這樣大的平原。

這時我也不知道我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我們往什麼方向走；我把自己交給我的車夫和我的幸運了。

我的車夫真像一架汽機！我見過許多中國的脚步夫，却不是他的對手。當我掀開油布要看什麼東西的時候，他是我首先看見的物體：他那兩條赤裸的腿——黃色多肉的腿

——前後倒換地在水裏涉着，他那刺豬似的脊背在雨裏彎着。過路的人看見這水淋淋的小車時，可能猜到裏面有一位尋找新婦的求婚人嗎？

末了，我的車停了，我的車夫恐怕再有水流到我的背後，帶着微笑和小心放下了車篷；大風突然息了，雨也止了。我還沒看見他的面部呢——他不同別的日本人一樣，他是一個漂亮的男子，大概有三十歲，有靈敏的神氣和爽直的臉龐。誰知幾天以後，他——不，我不願預提這件事，使讀者不信任菊子。

我們已到目的地了，我們正停在一座聳天的高山的脚下；大概已過了城界而到郭外了。顯然地，我們必須用步行繼續我們的路程，爬上一條差不多垂直的仄道。四周所有的祇是幾所農房，幾堵圍牆，幾片竹林。青山很高地在我們面前堵着；頂上的黑雲把我們蓋在這個生疏的地方，如同一個純鉛的蓋子；因為景物的近而小，使我們把面前的多泥多水的日本一角看得非常詳盡。地是非常地紅。山道旁的野花野草都是我所不知道的。

——雖然如此，籬笆上盤着同我們一樣的牽牛，在花園裏，我還看見了許多紫菀花，一靜宜雅」花和其他常見的花。除了植物和土地的香氣外，空氣裏還佈散着一種異味，是由居民的住宅中放出來的，——一種乾魚和香料的混合氣味。一個人都看不見，關於居民以及他們的家庭和生活，一點痕迹都沒有，我隨便說我在什麼地方都可以。

我的車夫把他的車放在一棵樹下，我們一同在溼滑的紅土上爬上山道。

「我們是要到百花館去，不是嗎？」我問，急着要知道他會否明白我的話。

「是的，是的，」車夫回答，「就在上頭，很近。」

路轉了兩旁的陡坡漸漸把牠遮着，使牠黑暗起來。這一旁連着遍生羊齒草的高山；那旁有一所大的木房，幾乎可以說沒有窗戶，沒有光線，我的車夫就在這木房前面止步。

什麼，那個滯板的房子就是百花館嗎？他告訴我說是，好像很有把握。我們敲了一下門，門立刻就開了，滑到牠的鐵軌裏去。這時有兩個可笑的婦人出現，她們雖然已是很老

了，却故意裝出年輕的樣子：正如花瓶上的女人一樣，她們也有小孩的手脚。

一看見我，她們便四肢投地，面部帖着地板。天啊！這是怎麼回事呀？沒事，這乃是最恭敬的行禮，不過我不習慣罷了。她們站起來，過來替我脫鞋（在日本人家中是不穿鞋的），擦了擦我的襪脚，又摸摸我的脊背，看是否潮溼。

當一個人初次走進一間日本屋子的時候，最觸目的就是那極端的乾淨，室內的潔白而冷清的蕭條。

我被導引着走過幾張無玷的地氈，走上樓梯，走近一間空洞的屋子，絕對地空洞！紙的牆壁上安着上下活動的板子，互相帖合着，一點都看不出湊合的痕跡——房子的一面是敞開的，同廊子一樣，看得見外邊的綠野和灰色的天空。她們給我一個黑絨墊子做椅子，在這大而且空的屋子中心，她們叫我坐在地下。室內的空洞使人覺得有些冷清，這兩個婦人（是這房子的僕人，也是我的僕人）帶着一種極謙恭的態度，等候我的吩咐。

我在澎湖列島上學來的幾句話——是由字典和文法的印刷上得來的，我一點也不好喜——竟會有意義了！這不是很奇怪嗎？但事實確是這樣，因為已經有人懂我了。

第一樣我要找一個名叫袋鼠的人談話，他是一翻譯，是一個洗衣人，同時又是一個婚姻的媒人，真幸運，她們都知道他，並且要替我去找他；因為這個緣故，那年長的侍女預備好她的木屐和紙傘。

其次我要了一份上等的菜，包含日本的最美的珍品。

末了，我又叫她們預備些茶飯給那在下面候着我的車夫；——我想要，簡而言之，我想要許多東西，我的假娃娃們啊，等我想出應用的字眼，經過相當的酌量，再慢慢地說吧。但是我愈看你們愈覺得不安，不知我明天的未婚妻是什麼樣子，你雖然有點好看，——有古雅的風姿，玲瓏的手兒，纖小的腳兒，但大部分是醜陋的，小得過於利害，你們像是美國猴，像是小的磁器陳列，像是我不知道的東西，我現在纔知道我來得不對時候，雖然她

們正在做一件不關乎我的事情，我却知道我正在阻礙她們。

若不是因為她們對我極表歡迎，我本可猜到的；因為我記得，在她們正替我脫鞋時，我聽見樓上有一陣低聲的細語，接着有一陣窗板在軌上的滑動聲，似乎要藏一種不願讓我看見的東西；於是她們又替我收拾出這間我所佔的屋子——正如動物園裏的人們，在讓觀衆進來的時候，總要把野獸分裝起來。

她們都離開我，執行我的命令去了，我在這白牆白簾中間，釋迦似的坐在我的黑絨墊子上，留心地聽。

在紙的屏障那邊，有幾個半沙的嗓子，似乎很多，正在低聲談話，接着又起了琵琶的聲音和一個婦人的歌唱。在這蕭條的房子的回響裏，在這雨天的黯淡中，牠們是又平穩又柔和。

從這大開的廊子裏所見的風景是很美的，我承認；像是一幅神仙故事裏的風景。那邊有樹木生得很茂盛的山，高高地插入天空，在那裏失去了牠的峯頂；又有一個寺院聳

立在雲中。空氣有一種大雨後的明朗，遠景有一種大雨後的清新；但在一切的上，仍懸着一片溼氣沈沈的黑罩，在樹木的頂上掛着大塊的毛絨。

在近處，在這全部飄渺風景的前面和下面，是一個玲瓏的花園，有兩隻美麗的白貓在新空氣裏，在那小人國的花徑間互相追趕，時時摔去腳上的溼泥。這花園要多少俗氣有多少俗氣；不但花木，連那小石，小池，小樹，沒有不是按老樣子造成的；一切東西都是人工的，都是極巧妙地佈置好的；園中非常鮮綠，並且布滿了新苔！

從我下面的積水的土地，一直到那景致的盡頭，全充滿一種很大的沈默和絕對的平靜。紙牆外面那女子繼續唱着婉轉的調子，伴奏的琵琶發出悽慘的聲音。

聽啊！現在這音樂有點快了——一個人很容易猜想她們正在舞蹈！
管他呢！我要在這紙障間，從一條引我注目的縫兒瞧一瞧。

這是怎樣一個奇怪的景象啊——多半是長崎的幾個執袴少年正在隱秘地宴樂着！在一間同樣蕭條的屋裏，有半打這種人，穿着長大的藍布的僧袖的衣服；油膩有光的

長髮上頂着歐洲式的盆帽；帽子的下面露出黃瘦，無血，蠢笨的臉，在地板上有小的火酒爐，小的煙袋，小的漆盤，小的茶壺，小的茶碗，——一切都是日本飯後的用具，正像一個假娃娃的茶話會。在這些統袴子弟面前有三個盛裝女子，也可以說三個妖精；穿着淺淡而不能形容的顏色的袍子，上面繡着金線的怪物；她們的髮髻奇異地裝飾着，戴滿針鑽和花。有兩個是坐在地下，脊背向我：一個彈着琵琶，一個用輕柔動人的嗓子唱着；——我暗中瞥見她們的姿態，她們的頭髮，她們的頸部，都是很好看的，於是我戰顫起來，恐怕她們不定什麼時候要轉過什麼難看的面龐來，把這全部的好夢打破。第三個女子站在地板上，在這羣長髮盆帽的蠢人面前舞蹈。那是多麼可怕啊，當她一轉過臉來，她的臉上戴着一個猶笑可怖的鬼怪的面具，接着，那面具鬆了，掉了。看哪！一個十四五的苗條的姑娘，但舉止間已像一個賣俏的女子，一個成年的婦人，——穿着一件深藍的中國紗的袍子，全身都繡着蝙蝠——灰的蝙蝠，黑的蝙蝠，金的蝙蝠。

忽然樓梯上有了步聲，赤足的婦人踐在白蓆上的輕微步聲。這一定是我的午餐的

第一樣菜上來了，我很快地跑回我的黑絨墊子上，坐定不動。這次竟有三個——有三個侍女魚貫而入，帶着微笑和謙恭，一個獻給我火酒爐子和茶壺，一個捧着一盤切成小片的果子，又一個給我拏來幾個漆盤盛着不可形容的東西。於是她們都跪在我的前面，把這些玩物似的用具擺在我的腳邊。

在這一霎間，我的日本的印象是十分可愛；我覺得在這微小的，人工的，虛偽的世界裏住得很有趣——我覺得我早已從漆器和磁器的繪畫上認識了這個世界。牠真和畫上的一樣！這三個莊淑甘美的跪着的婦人，細細的眼縫，大弓子的高髻，光滑得像擦好的皮鞋，地板上的茶具，廊外的風景，入雲的高塔，每件細小的東西都帶着一種虛飾的特質，甚至紙障外面的歌唱，都是和我常在米紙上看見的一樣——半合着兩眼，在想像中的大花叢裏唱。

在我未來之先，我腦中早已畫出這樣的日本了。然而在實際上她似乎比我想像的更微小，更玲瓏，並且更黯淡，這大概是由於那片懸在我們頭上的黑雲和這場不住的大

雨，

飯。一面等着袋鼠君（他這時大概正在裝飾自己，不多時候就會來，）我一面開始吃

在一個玲瓏異常的碗裏——上面畫着幾行鶴鳥——是十分稀奇的海草湯。這以後是糖乾魚，糖蟹，糖豆，酸辣果子。這些都是很難吃的，尤其是出乎意料的，不可思議的。幾個小的婦人都勸我吃，她們老是嘻笑着，用一種惹人發怒的日本特有的笑聲，——她們勸我照她們的樣式吃，用手指握着玲瓏的筷子。我漸漸看熟了她們的臉了。她們給我的印象是很好看的——這種好看和我們的好看不同，初見時我覺不出來，但不久就使我發生興味。

忽然，像一隻被晨光驚醒的蝴蝶，像一隻珍奇的受驚的飛蛾，進來了個鄰室的舞女，那個戴可怕的面具的孩子無疑地，她是要看一看我。她轉動她的眼珠像一個畏縮的小

姑娘，但不久便柔順可憐地靠着我，裝出一種媚人的孩子氣。她生得瘦弱，嬌豔，文雅，帶着一種香氣，粉擦得很厚，同石灰一樣白，兩面臉頰上都有一塊淡淡的胭脂，口點得很紅，沿着下脣有一條黃線，因為長着美麗的頭髮，她們不能擦白她們的後頸，又因為她們歡喜整齊，白粉就都止在一條直線上，如同刀切的一樣，所以，她們的後頸露出深黃色的天然皮膚的方塊。

一個命令似的琵琶聲，顯然是一個招真的口號！這位小仙子走了，又加入屏障那邊蠢人的夥裏去了。

假如我就娶這一個不再尋求別的了，我該怎樣呢？我要把她看做一個由我照料的；我要從她的本像看她：一個稀奇可愛的玩物。我要組織怎樣一個小家庭啊！因為我不樂於娶一個破的陳設的，我一定難以找一個更好的。

在這個當兒，袋鼠君走了進來，穿着一身灰呢的衣服，大概是從「百花夫人」或「九橋」買來的，戴着一頂盆帽和一雙白線手套。他的面孔是又蠢又猾；簡直可以說沒有鼻

子沒有眼睛。他行了一個真正日本式的禮；身體突然的前彎，兩手平放在膝上，上身和兩腿成個直角，好像要折成兩半；同時還有一個蛇似的噝聲（是由吸着齒間的唾液發出的，是國內最客氣的招呼。）

「你會說法國話嗎，袋鼠君？」

「是的，先生。」（又加上鞠幾個躬。）

我每說一個字他便鞠一個躬，像是一個被線掣動的機器玩具；當我讓他坐在我面前的地上的時候，他的全身緊緊地縮成了一團——總是帶着唾液的噝聲。

「來一杯茶吧，袋鼠君。」

一個行禮和一個感謝的手勢，好像說，「我實在不敢當，你太擡舉我了。我盼望有什麼事幫忙。」

我剛一開口他就猜到我要算求他的事。

「自然，」他回答，「我們要趕緊動手進行，真湊巧，再過一個星期的工夫就有一家
人從馬關搬來，他家裏有兩個美麗的女兒。」

「什麼！一個星期你不知道我，袋鼠君！不，除了今天或明天就不要了。」

又是一個聯的鞠躬；袋鼠君見我着急起來，便開始把他力所能及的姑娘們很快地
酌量一遍。

「讓我們看——有一個環姑娘，你若早幾天對我說就好了！那樣好看！琵琶彈得那
樣高妙！這真是一個無法補救的不幸；她昨天才被一個俄國軍官定去。」

「啊！杏子姑娘！——讓我們看她合不合你的意？她是一個住在大西麻市的中國富
商——一個極有名譽的人——的女兒；但她一定是很貴的；她的父母非常寶貴她，每月
非一百圓不肯放手。她是很有本領的，精通商業上的文件，手下能寫二千多字。她因一首
詠「晨露中籬上的野花」的詩，在一個賽詩會上得過第一。不過，她並不算十分好看，一
個眼大一個眼小，並且額上有一個疤痕，是幼時生病留着的。」

「啊，不要說那個了！讓我們在比較平常的階級裏找一個吧，但要一個沒有疤痕的屏障外那些穿繡金衣服的姑娘怎麼樣？比如，那個戴鬼臉的舞女呢，袋鼠君？或是那個唱得這樣好聽的美頸的姑娘呢？」

他起初不懂我所指的，過了一會，才聯想起我的意思，便談諧似的搖着頭說：

「不，先生，不，那些不過是藝妓，先生——藝妓！」

「唔，藝妓怎麼不行？她是不是藝妓與這事有什麼關係？」後來，在我對日本事情明白得清楚一點的時候，纔知道我這種打算的罪惡；如果這樣，人家真要以爲我要娶一個魔鬼了。

在這個當兒，袋鼠君忽然想起一個茉莉姑娘。天啊！他爲什麼不早想起呢；她完全正是我所希望的；他明天或今晚就要去找這個姑娘的父母接洽，他們住得非常遠，在對面的山上，十善寺地方。她是一個大約十五歲的非常好看的姑娘。大概每月有十五或二十塊錢就可以把她定來，祇要給她製幾身講究的衣服，叫她住一所舒服而合適的房子，

——這些都是像我這樣寬裕的人很容易辦到的。

好，讓我們規定茉莉姑娘吧。——現在我們必須分手，因為時間已迫了。袋鼠君明天要到船上來報告他第一步的結果，並同我商量初次會面的事。目前他不願要什麼酬勞；祇求我把我所要洗的東西給他，並且替他介紹我們「勝利號」的同伴的照顧。事情算完全解決了。深深的鞠躬，——在門口她們又替我穿上鞋。我的車夫聽見這個翻譯人說他的好運氣來了，便求我以後照顧他；他的停車處是在碼頭上；他的號碼是四一五，是用法國字碼鑄在車燈上的（我們船上也有一個四一五號，是礮手哥利克，我手下的一個助手；巧極了，我一定記得住牠；）對他的主顧，他的價錢是六個便士一趟，或五個便士一小時。妙哉，他可以得我的照顧，我允許了。現在呢，讓我們走吧。侍女們把我送到門口，四肢投地作為最後的行禮，伏在門檻上，一直等我在小路上不見了為止，——在小路上，雨點把大的蕨子打在我的頭上。

四

三天過去了，是黑夜將近的時候，在一個從昨天才屬於我的房子裏，伊甫和我不住地在頭層樓上的白蓆上移動，在那蕭條的屋裏走來走去，乾薄的地板在我們脚下剝剝發響；我們倆都有點被這長久的遲延惹怒了。伊甫時時向窗外窺視，很坦白地露出他的不耐。至於我呢，每想起我將住在這麼孤獨的房子裏，在一個完全生疏的城中，攀着高山，臨着森林，就有一陣涼氣通到我的全身。

什麼奇怪的念頭佔據了我，使我住在這麼隔膜，這麼生疏，而且帶一種偏僻和黯淡的色彩的環境裏呢？這種等候使我疲倦起來，於是我便借着觀察房裏一切瑣碎的東西來消磨時間。天花板上的木工都是很巧妙，很複雜。白紙的障壁上布滿了微小的綠毛龜。『他們晚了。』伊甫說，仍舊向街上望着。

誠然，他們不但是晚了，而且晚了很多的時候。黑夜將近了，載我們回船吃飯的小船要走了。多半我們今晚又要吃一頓日本飯，天知道在什麼地方。這國的人一點也不知守時刻和時間的寶貴。

因此我便繼續查看屋裏的細小可笑的地方。在這兒他們並不用環子來拉動障壁，却用蛋形的圓孔，同指頭一般大，大概可以容得下一個人的拇指。這些圓孔都鑲着銅片，銅片上有很精細的彫刻：這一個上面是一位擎扇子的女子；那一個上面是一枝盛開的櫻花。這國的人的脾胃是多麼古怪啊！在這種細小的東西上費上這種苦工，却又把牠藏在祇能容下一個手指，在那塊大木板上祇像一個黑點的小孔裏面；在差不多看不見的

東西上堆上這麼大的耐心和精巧，祇爲得一種幾乎等於無的效果，平淡無味的效果。

伊甫仍舊向外窺望，如同安尼聖女一樣。在他憑靠的那邊，我的廊子下臨着一條街，無寧說一條房屋林立的小路——牠是愈往上愈高，大部分都被山上的綠林，茶樹的田野，矮林和墓地所隱蔽。至於我呢，這種遲延已使我毫不關心了，便向對面移轉我的視線：屋裏的另一面也有一個廊子，下面臨着一個花園；再遠就是山林的富麗的全景，長崎的一些日本區都蟻壘似的列在六百尺以下。今晚在一種黃昏的光中——雖然是七月的黃昏——這些東西都似乎十分幽鬱。天空裏有一片欲雨的黑雲飛騰，不在我所選的住所裏我感到家庭的滋味；我有一種極端孤獨而奇異的感覺；一想起我將在這裏過夜，我便打一個寒戰。

「啊，終於來了，弟兄，」伊甫說，「我相信，是的，我相信她終於來了。」

我從他的肩上看去，看見一個假娃娃的背影——爲她出嫁而奏的音樂剛在冷清的街上消散——我祇看見她那腰帶上的弓形和腰間的摺紋。她的衣服是珠色綉的，腰

帶是紫緞子的；一枝銀花在她的黑頭上顫動着；將落的陽光照着她那短小的身軀；有五六個人伴着她。是呀！那無疑地是茉莉姑娘，他們把我的未婚妻帶來了！

我奔到樓下去，找我的女主人梅子夫人和她的丈夫；他們正在祖宗龕前潛心祈禱。『他們來了，梅子夫人，』我用日本話喊；『他們來了，趕快把茶，燈，炭末，女人用的煙袋，竹痰筒拿來！愈快愈好，把一切待客的用具都拿來！』

我聽見大門開了，又急忙奔上樓去。木屐都放在地板上了，樓梯被小的光腳踏得格格作響。伊甫和我互相瞅着，只是要笑。

一個年老的婦人進來，——兩個年老的婦人，——三個年老的婦人，一個隨一個從門口進來，突然而機械地行禮，我們也竭力地還禮，雖然我們知道自己是不長於這種儀式。隨後是中年人，——接着又是少年人，至少也有一打，朋友呀，隣人呀，簡直全區都來了。全體的人到齊以後，便混亂地行禮起來：我向你行禮，——你向我行禮，——我又向你行禮，你再還我，——我又向你還禮，表示我永不能報答你的恩惠，——我把我的前額碰

在地上，你把你的鼻子夾在地板縫裏，於是你向我四肢投地，我向你四肢投地，這是一種客氣的爭執，誰也不願先坐下或先進門，大家都低聲咕嚕着，臉帖着地板。

末了，他們才微笑着坐成一個合禮的圈子；我們倆仍舊站着，眼睛盯着樓梯。最後，我的未婚妻的銀的冠飾，烏黑的高髻，灰絨的袍子和紫色的腰帶才慢慢地出現！

天呀！怎麼，我早就認識她啊！在我沒涉足日本以前，我早就在每把扇子上，每個茶杯上見過她，——她那蠢笨的神情，她那圓小的面龐，她那微小的眼睛，如同兩個錐孔在那紅白不勻的頰上。

她是很年輕的，這是我唯一對她承認的地方；她簡直年輕得使我不敢要她。笑的欲望忽然離開了我，換來一陣涼氣通到我的心。什麼！我肯把平生任何一小時費在這個小假人身上嗎？永遠不能！

第二個問題就是，怎樣了卻這件事？

她微笑着走過來，帶着一種強自壓制的勝利的神氣，背後是袋鼠君，穿着他那灰呢

的衣服，她很活潑地行禮，四肢投地在我的女主人和鄰人的面前。伊甫——高大的伊甫是不要結婚的——站在我的背後，裝着一副可笑的臉子，簡直要笑出來。爲了使我有工夫設法，我使用小杯，小匙，炭火送茶給來賓。

雖然如此，我的不滿意的神情還是逃不出我這些來賓的眼光。袋鼠君急切地問：

『你喜歡她不？』我使用低沈的嗓子和堅決的口氣回答：

『一點也不！我不願意要這一個永遠不能！』

我相信我這句話已經被我周圍的一圈人聽懂了。每個面孔上都顯出驚訝的神氣，下巴都落下來，煙袋都離了口。於是我便責備袋鼠君說：『你爲什麼用這麼大的鋪張，當着這麼多的男女朋友和鄰人把她帶來，而不如我所願把她暗中指給我呢？你要使我怎樣得罪這些有禮的人們呀！』

一些年老的婦人（無疑地是她的媽媽和姑母）都豎起她們的耳朵，袋鼠君使用柔和的口氣，把我這使人灰心的話譯給她們。我自覺有點對不起她們，其實說句不好聽

的話，這些婦人的來意乃是要賣她們的女兒，因此她們臉上卻帶了一種出乎我意料的神氣：簡直沒有一點「鄭重的神氣」（這名詞在我們是常用的，在日本連一點意義都沒有），祇是無意識的謙和的淡漠；她們不過正在完成一件本地通行的小事，雖則有些與真正的結婚相同。

「但是，你在這位小姑娘身上找出什麼缺點呢？」袋鼠君驚訝地問。

「她太年幼了，」我說；「並且她也太白了，太像我們那裏的女人。我想要一個黃色的，爲的是換一換樣子。」

「但是那不過是她們給她搽上的脂粉，先生在脂粉下面，我敢保，她也是黃的呢。」

伊甫靠近我，小聲說：

「你看那邊，弟兄，在那最末個板子旁邊的屋角裏，你可曾看見那正要坐下的一位嗎？」

我沒有。在混亂中我沒有注意她；她的脊背正向着光線，她穿一件深色的衣服，帶一

種旁觀者隨便的態度坐着，真的，這位還比較使我滿意，眼睛上長着長的睫毛，眼縫雖有點細，卻是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要認爲滿意的；似乎是表情，又似乎是在思想。在她那圓圓的臉蛋上顯出一片天真的紅色；一個端正的鼻子，嘴唇雖薄，卻有很好看的外形和嘴角。並不像茉莉姑娘那麼年幼，大概有十八歲，很像一個成年的婦人。她帶着一種無聊的表情，也有些不高興的神氣，似乎很後悔來參加這件如此遲慢，如此無味的事情。

「袋鼠君，那邊那穿深色衣服的姑娘是誰？」

「那邊嗎，先生？一個叫菊子姑娘的小姐。她是和這些人一同來的，在這兒不過是一個看熱鬧的。你喜歡她嗎？」他見有一個逃出困難的方法，忽然很焦急地說。於是忘了他一切的客氣，一切的禮節，一切的本性，他拉了她的手，強制她起身，使她站在亮處。她呢，她已經從我們的眼裏猜出是怎樣一回事了，很不好意思地低下頭，故意媚人地撇着嘴，半含怒氣，半帶笑容，打算要向後退。

「沒有關係，」袋鼠君繼續說，「這個那個一樣可以規定，她也是未嫁的呢，先生。」

她是未嫁的啊！那麼他這蠢貨爲什麼不早向我提她，卻要提那位呢？我真可憐她，——穿着珠白的衣服，戴着幾朵花兒，表情漸漸悽慘起來，眼睛閃閃的，如同一個要哭的小孩。

「這個也可規定啊，先生！」袋鼠君重覆說，這時我覺得他是一個最下等的走狗，最卑賤的土棍。

不過，他接着說，我們，伊甫和我，在這兒有點妨礙他們的談判。當菊子姑娘低着眼皮來對付周圍的環境的時候，當這些人們露着各種的驚訝，各種的希望，成圈地坐在白蓆上的時候，他把我們請到廊子外面。我們看見下面的深處有一個瀾漫不清的長崎，一個融入藍色的露氣裏的長崎。

於是就發生了一陣很長的日本話語的討論，沒頭的爭辯。袋鼠——一個洗衣人，一個會說法國話的惡徒，——這時也回去加入那日本式的談話了。我時時表示我的不耐，問這個我越來越不尊重的人說：

「過來，誠實地對我們說，袋鼠君，你們也有點頭緒嗎？這種談話可有盡頭嗎？」

「等一等，先生，等一等。」於是又裝出那政治經濟家辯論社會問題時的神氣。

唔，誰都得佩服這國人的遲慢。黑暗一面帳幕似的落在這個日本城上，我一面很憂

鬱地尋思這件將要決定的交易。

黑夜已經到了；必須點燈了。

在十點鐘的時候，事情算是解決了，袋鼠君來對我說：

「事情辦好了，先生：她父母每月有二十塊錢就可以答應——同茉莉姑娘一樣。」

我一聽這話便起了極端的忿怒，因為我竟如此迅速地和這個小動物合起來，並且

要同她住在這樣偏僻的房子裏。

我們回到屋內，她正坐在那裏，作為全圈的中心；他們已經把花朵加在她的髮上了。在她的目光裏有一種表情，使我相信她是很有思想的。

伊甫很驚奇她那文雅的姿態，和那臨嫁的少女的柔順的神氣。他想不到在這種結

婚中竟會有這樣的姑娘，連我也沒完全想到，我要承認。

「她真是十分好看，弟兄，」他說；「十分好看，相信我吧。」

這些人們，他們的習慣，以及這時的情景，都使他驚訝不已；他簡直脫不了身，而入於一種混亂的狀態。「啊！這真够受！」這時有一個新的念頭很使他分心，就是給他那住在脫爾文的妻子寫一封長信，要描寫這一切。

菊子和我拉了手，伊甫也過來撫摸她那柔輦的纖手——總之，我所以娶她都是因為他的緣故；若不是他說她好看，我永遠也不會注意她。誰能說這奇怪的姻緣將怎樣終局呀？她是一個婦人還是一個假娃娃呢？以後就明白了。

這些人都點起她們那些繫在細竿頭上的各色的燈籠。在臨行時有許多的寒暄，鞠躬，碰頭。臨到下樓的問題時，誰都不願先走，在一個時間內，全體的人又四肢投地，低聲囁嚅着客氣的話語。

「躲開」伊甫笑着用了一句水手們遇見擁擠時的用語

末了，他們才慢慢地散去，在下樓時每一級必要說一句客氣話，用一種很快的語氣。祇有他和我留在這不適宜的屋子裏，白蓆上仍舊擺着許多茶杯，離奇的小煙袋，玲瓏的漆盤。

「讓我看他們怎樣走！」伊甫向外倚着身子說。在花園的門口又重新有一番鞠躬，磕頭，然後才分兩股散開；那些塗繪的燈籠也在遠處閃閃地不見了——她們用指尖執拿那繫在竿頭的燈籠，正如一個人在黑暗裏拿魚竿捉捕夜鳥。那不幸的茉莉姑娘的一隊向山上走去，菊子姑娘的一隊卻向山下走去，沿着一條古老的小街，半似石級，半似羊道，一直通到城中。

於是我們也離開了。夜色是非常清新，寂靜，美麗，不斷的蟬鳴充滿空氣中。我們仍舊可以看見我那新家裏的紅燈，牠們在遠處漸漸變小，漸漸下洗，終於消失在那深淵裏面，牠的底下立着長崎。

我們的路也是向下的，卻是一條通到海邊的陡直的小道。

當我重走到船上的時候，當山上的情景又回到我的心裏的時候，我覺得我的訂婚簡直是個笑話，我的家庭是一套木偶玩具。

五

從我完婚以後，現在已經三天了。

那天在城市的下部，在一個新萬國區中，在一個註冊局似的醜觀的建築裏，我們一齊用很大的字母在一個大簿子上簽了字，當着一些可笑的小人物——他們從前是穿絲袍的「沙漠萊」，現在卻叫警察，每人都穿着緊窄的制服，戴着俄國式的帽子。

結婚禮就在那極熱的正午舉行了，菊子；和她的母親同來，我卻是獨自到的，我們這

次的聚首，目的似乎是簽訂一種不可信任的合同；兩個婦人在這些醜陋的人們前面竟是戰戰兢兢，因為，在她們眼中，他們都是法律的代表。在他們那官樣文章裏，他們叫我用法文寫上我的姓名職業。隨後他們又給了我一張特別執照，表明九州島的當局准許我同一個叫菊子的人住在十善寺城廂，並且有了這張執照，我可以在客居日本的期間受警察保護。

到了晚上，在我們自己的地方，我那小小的結婚竟成了一件熱鬧的事情——一個提燈隊，一個有音樂的茶點會，真是得意之時！

現在我們已經好像結婚很久的夫婦了，每天的習慣也規定了。

菊子每天總要把花插在銅花瓶裏，自己很講究的裝飾起來，頗以自己的分趾的襪子自驕，整天地撥弄一個長頸的琵琶，奏出一種平淡而悽慘的聲音。

六

在我們家裏，一切都好像一幅日本圖畫：我們祇有幾個摺屏，幾個擺着插滿花朵的瓶子，奇形怪狀的小座，在屋子的一頭，一個壁龕裏的神位上，還有一個鍍金的釋迦坐在蓮花上。

這房子正同我未來以先，在長夜的守望中的日本夢裏所幻想的一樣：佔在很高的地方，一個清淨的城廂裏，葱綠的花園的圍繞中；——是用紙板做的，可以隨意拆開，如同

一具小孩的玩物。無數的蟬聲在我們那回響的屋頂上繚繞。從我們的廊子上可以得到長崎的鳥瞰觀——看見牠的街道，牠的小船和高塔——有時在我們脚下簡直像一個仙境。

七

若以大體論，菊子是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人都見過的。凡見過我們市上那些磁器和絲織物上的圖畫的人，一定知道那直硬的首飾，那斜倚的姿勢，好像預備又要行禮，那繫在弓形物上面的領巾，那長大的袖子，那緊裹在踝部的衣服，曳着一條蜥蜴尾巴似的帶子。

但是她的面孔，不，卻沒人見過；她的面孔上實在有些與衆不同的地方。

再說，日本人畫在他們的瓶子上的婦人，乃是國中一種例外的婦人，祇在富貴人家才能找出她們，——長白的臉上，搽着玫瑰的紅色，蠢笨的長頸使她們像那鸚鵡，這種出衆的婦女（我必須承認茉莉姑娘也屬於這一類）在長崎是非常稀少，非常特別的。

在中等階級和普通人家裏，婦女們的姿色便比較順眼一點，有時還別有好看之處。眼睛仍舊是很小的，小得幾乎不得睜開，面孔卻比較圓些，黃些，活潑些；她們的身上總顯出一種混沌的特性，一種在各種生活上都以流露出來的特性。

她們是這樣快樂，這樣高興，那些日本的假娃娃雖是一種勉強的歡笑，真的是她們平日學會的歡笑；然而一個人還得受牠的引誘。

菊子卻是個例外，因為她天性憂鬱。在那樣的小腦袋裏又有什麼思想呢？我對於她的言語太不通曉了，使我不能發見出來。再說，百分之百她是不會有什麼思想的。即使她有，那與我又有什麼關係？

我所以選她，原是要娛樂自己，我希望她能同別人一樣，有一副無思無慮的小面孔。

到了晚上，我們點起兩盞神燈，牠們懸在我們的偶像前面，照例是點到天晚。

我們睡在地板上，睡在鋪在白蓆上的薄棉褥子上。菊子的枕頭是一個木塊，剛剛雕得和頸部相合，也不至於碰壞那些永不取下的首飾，所以她那黑髮差不多總不會蓬亂。我的枕頭是中國樣子的，是一個蒙着蛇皮的方鼓。

我們睡在一頂紗的蚊帳下面，蚊帳是深綠的，同黑色一樣，有一根澄黃色的帶子在

上面吊着牠。（這都是傳統的顏色，在長崎每個講究的人家都有一頂同樣的紗帳。）牠像帳棚般的罩在我們上頭，蚊子和百蛉子都繞着牠跳舞。

這個情景似乎十分好聽，寫出來也十分好看。實在卻不是這樣；牠裏面總好像缺少些什麼東西——我不知道是什麼——並且牠也不足為奇。若是在別的地方，在海洋洲羣島，在斯坦波那些古國，我的文字就不能表現我的感覺，祇是空恨自己，卻不能用人類的語言捉住我周圍的迷人的美景。

反之，在這裏，一切愜當而實在的字句都似乎過於鋪張，過於小題大做；似乎修飾得太厲害。我覺得這不過是為自己而作的淺薄無味的喜劇；無論什麼時候，我一用正經的態度來看我的家庭，袋鼠君——造成我的快樂的媒人——的嘲笑的样子就要現在我的前面。

九 (七月十二日)

伊甫每天下午五點鐘完了工作以後，一有工夫就要到我們這兒來。

他是我們唯一的歐洲來賓，除了與鄰人交換幾次拜訪和吃茶外，我們不十分同別人來往，祇有在晚上的時候，我們常常執着短竿的燈籠，走過大街小巷，到長崎的戲場，茶館，或夜市裏尋樂。

伊甫看我的妻子同玩物一樣，不時地告訴我，她是很有趣的。

來。這彈着長頸琵琶的婦人，看着這山和塔的景致——就有一種悲哀使我不由地落下淚來。

在我自己呢，我覺得她像屋頂上的蟬兒一般地使人生愁；當我獨自坐在家裏，對着

十 (七月十三日)

昨天夜裏，當我們正躺在十善寺地方的日本式的房子裏的時候——這個古老的房頂已經被日光曬了一百多年了，一有聲音便要震顫，像一張「檀檀鼓」的皮面，——在半夜兩點鐘的寂靜的空氣裏，我們忽聽見一種追獵似的聲響，開足馬力在我們頭上跑來跑去。

『Nidzouni!』 (『老鼠!』) 菊子說。

忽然，這個字眼在我心中又引起了一個字眼，是在一種不同的語言中，在一個離這兒很遠的地方用的：『Setchani』這是一個在另一個地方聽見的字眼，也是由一個婦人在我耳邊細聲說的，在同樣的情形之下，在半夜的惶恐中——『Setchani』那時是我們到斯坦堡地方的頭幾天，住在約伯地方的房子裏，四面都是危險，在黑色的樓梯上忽然發出一個響聲，使我顫戰起來，我那親愛的土耳其同伴使用她那可愛的語言說，『Setchani』（『老鼠』）

一想到這事，便有一股甜蜜的回憶穿過我的血管，我像是剛從一個十年的大夢裏驚醒；我用一種厭惡的心情厭了一下我旁邊的假娃娃，幾乎忘了自己是在什麼地方；於是我站了起來，帶着懊悔的心情逃出了帳子。

我跑到廊子上站住，凝視着這星光的夜景，長崎睡在我的下面，被一種黯淡的微光籠罩着，被千萬的蟲聲包圍着，顯出一片仙景似的紅色，一回頭看見了背後的鍍金的偶像，油燈在牠前面燃着；牠使屋裏添上種奇怪而不可捉摸的東西——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是向來沒有睡在這樣一個神像前面的。

在黑夜的平靜和沈寂中，我打算回憶出斯坦堡地方的辛辣的印象；但是，唉，在這生疏而遙遠的地方，牠們竟不回來了。從透明的綠帳裏顯出我的小日本女人，她穿着嚴肅的睡衣，端然地睡着，後頸枕在木塊上，頭髮梳成發光的弓形。她的琥珀色的胳膊，小巧好看的胳膊，從大袖裏伸出來，一直露到肩膀。

「房頂上的老鼠又與他有什麼關係呢？」菊子一定這樣想。她自然不能明白。她帶着媚人的樣子，像一隻小貓似的，用半合的眼睛瞟了我一下，問我為什麼不去睡，——於是我又回到她的身旁。

十一（七月十四日）

今天是法蘭西的國慶日，在長崎灣裏，所有的船隻都掛上了旗子，慶賀的禮砲也不住地放着。

唉！在這整天裏，我不自禁地總想着去年的七月十四日那時，我正在家中的平靜而沈寂的空氣裏，關着大門，聽歡樂的羣衆在外面叫嚷，我坐在一張長椅上，被一個金銀花架遮着，——這是在兒時的夏天裏，我常常拿着我的筆記本假裝習課的地方，——一直

坐到傍晚啊，在那些假裝習課的日子，我的思想是怎樣的縹緲喲——什麼路程，什麼異鄉，什麼熱帶的森林，我都沒有夢見啊！那時候，在園中的長椅附近，在一垛石牆的縫裏，有一些又大又黑的蜘蛛，整日在那裏守候，整日從牠們那小窠裏向外窺伺，預備捕住一個飛蠅遊蟲。有的時候我要娛樂自己，便用一張草葉或櫻桃枝兒輕輕地，輕輕地惹牠們一下。牠們受了我的欺騙，一齊擁了出來，以為一定可以捉到一個食物，我便趕快把手背過去，裝做不知道的樣子。到了去年的七月十四日，當我回想到拉丁造句和翻譯以及兒時嬉戲的時候，我看見那些蜘蛛（至少也是牠們的女兒）仍舊在那小孔裏守候。凝視着牠們，凝視着周圍的青草和綠苔，便有千百種的回憶湧上我的心頭——想起幼年的那些的夏天，想到那些在這老牆下，春藤下度過的歲月。我們自己的一切雖時時改變，漸漸消逝，自然却老是重複她的工作，連最小的地方都是相同的。這真是一個奇怪的玄秘。同樣的綠苔在同樣地方幾百年還是循環生長，同樣的昆蟲每夏總在同樣地方做同樣的行動。

我承認，這兒時和蜘蛛的枝談與菊子的故事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但是，不適當的穿插乃是這國人的一種嗜好；這種嗜好時時流露在談話裏，音樂裏，甚至繪畫裏；譬如，一個山水畫家，他畫完高山峻嶺以後，總要在天空的正中畫一個圓形，一個菱形，或別樣的輪廓，在這裏面他要添上一些不相干不合理的東西：一個揮扇的和尚，一個吃茶的美人，以日本性來說，沒有比這些毫不相關的旁涉再澈底的了。

況且，如果引起已往的回憶，我還可以使自己注意到去年在幼時的環境裏和平地度過的七月十四日，和今年在這小說的境界裏度過的七月十四日的差別。

因此，今天在如熾的午日下，在兩點鐘的時候，三個洋車夫拉着我們——伊甫，菊子，和我——每人在一輛顛簸的車裏，排着印度式的斜隊，穿過長崎城，停在一列直通到山上的美緻的石級脚下。

這是通到保佑寺的一幢漢白玉的石級；寬大足能容得下一師人；同巴比崙和尼內

瓦的工程一樣的偉麗森嚴，正與纖細的周圍成個反照。

我們一步一步地往上走，——菊子在她那黑地而有粉紅蝴蝶的紙傘下露出疲乏的樣子。我們走過一些雄大的走廊，也是用古樸的漢白玉做的。這些石級和走廊實在是這國人唯一的森嚴的工程，牠們很使人驚訝，因為牠們一點也沒有日本性。

我們又升高一點。在這酷熱的時間，從這灰色的石級頂上一直到底下，祇有我們三個人；在這全部漢白玉上，祇有菊子陽傘上的粉紅蝴蝶還比較能給人一種光彩悅目的顏色。

我們走過第一層院子，裏面有兩座磁塔，幾盞銅燈，和一匹大的玉馬。我們也不在這聖所裏停留，便向左轉了一個灣，走進一個樹木濃密的花園；這花園像是山腰上的一個平臺，牠的盡頭有一個「頓科加牙」——用法文說：蝦蟆茶館。

這是菊子把我們領來的。我們找了一張桌子，在一個黑布帳棚下（帳棚上標着喪事似的白字）一同坐下，於是就有兩個帶笑的「魔司美」跑來伺候。

「魔司美」的意思就是一個年輕的姑娘，或一個非常年輕的婦人，牠是日文裏最美的字之一；在字音上有點和法文的 mon（撇嘴）相同，好像代表一個好看的撇嘴，又好像代表一點淺薄的人相學。我以後要常用牠，因為我不知道在我們的語言裏有什麼捉得住和牠同樣意義的字。

大概有些日本畫上已經畫出這個「頓科加牙」了，因為牠在美麗中有一種野趣。牠被生得很濃的樹蔭覆着，旁邊有一個小湖是幾個蝦蟆的特別住所，茶館的名字就是從這邊得的。那些幸運的蝦蟆鳴躍於最好的綠苔上面，佈滿花朵的人工小島中間。隔不久就有一個低沈的聲音「咕」的一聲，叫得比我們國裏的蝦蟆空洞得多。

在這茶館的帳棚之下，我們像是站在一個由山腰裏突出的涼臺上，下臨着隱在樹林中的城市和牠的四郊。在我們周圍上下，沒有一個地方不是樹叢和綠林，生着各樣緻美的溫帶植物。在脚下，我們可以看見那遙遠而橫臥的深港，牠在那廣泛而青綠的衆山

裏小得像一顆淚珠；再往下，在那停滯似的黃色的水上，可以看見十分渺小，十分模糊，那些軍艦呀，汽船呀，小艇呀，每枝桅桿上都掛着旗子。在那色彩強烈的深綠的背景裏露出這些千萬的旌旗，各國的標識，懸掛着，飛揚着，爲的是慶賀那遙遠的法蘭西。在這五光十色的一團裏，最觸人目的就是那白地紅球的旗子，就是我們立足的「旭日帝國」的標識。

除了在那邊練習弓箭的三四個魔司美外，今天花園裏祇有我們三個人，周圍的山上也非常寂靜。

吸完了烟，吃完了茶，菊子也要顯顯她的本領；因爲，在青年女子中間，射箭還是很流行的。那個管場子的老人替她檢起一枝最好的帶着紅白羽翎的箭，——她便帶一種鄭重的神氣瞄起準來。箭的是一個圓圈，塗在一幅用灰色畫的騰雲的神怪的圖上。

菊子確實是一個嫺熟的女弓手，我們十分欽佩她，正如她期望的一樣。

伊甫——他是在各樣的遊戲上都很有精的——這時也要賭勝負，却失敗了。那是很

有趣味的，看她帶着嫵娜的姿態和微笑，用她的小指尖拿着這位水手的大手，把牠們放在弓背和弓弦上，教給他正當的姿勢。他們倆向來沒有這樣在一處親熱過——伊甫和我的假娃娃——若不是我深知這位好弟兄，並且如果這不是一件於我無關的事情，我一定要覺得煩惱呢。

在這花園的寂靜裏，在這衆山的慰人的平和裏，忽然有一個聲音驚動了我們；是一個單獨，有力，可怕的聲音，跟着一個金屬的無盡的顫聲。不久牠又更悽慘地響了一下，『噠！』由小風吹來。

『Nipon Kané』菊子解釋說，——又拿起一枝美翎的箭，『Nipon Kané』是日本鑼！這是一面挂在我們下面的寺院裏的大鑼。啊，牠真有力量啊。這「日本鑼」當擊聲完了而且聽不見了之後，一種顫聲仍舊繚繞於林木之間，一種拖長的震動穿過空氣。

我們必須承認菊子在射箭的時候是非常動人的，她的身體挺得很直，爲的是便於拉弓；她那寬大的袖子一直捲到肩部，露出她那秀美的胳膊，和琥珀有同樣的色澤。每枝箭都發出一個鳥翼似的嘯聲，——接着又聽見輕輕的拍的一聲，靶子早中上了。

到了傍晚，當菊子已經向十善寺走去以後，伊甫和我穿過歐洲租界，走到船上，一直上崗到第二天。萬國區裏充滿了艾酒的氣味，佈滿了各樣的旗子，慶賀法蘭西的爆竹也連連地響着。一行的洋車夫走過街上，竭盡他們赤裸的兩腿的力量飛跑，勝利號的水手們在上面叫囂，扇扇。「馬賽歌」各處都可以聽見；英國水手也用他們那「上帝輔佑」的遲鈍而緩慢的節奏來唱着牠。在所有的美國酒店裏，也有播礮似的風琴彈着牠，平空加上了許多討厭的變化和花腔，爲的是引動我國的人。

昨晚的一個可笑的回憶現在又跑到我的腦子裏來了。我們回來的時候，我們錯走入一條住滿不名譽婦人的街。我這時還似乎看見這位高大的伊甫在一羣十四五歲，剛

齊他腰部的小魔司美中間掙扎——她們拉着他的袖子，打算把他引入歧途。

他又驚訝又憤怒，一面逃出她們的重圍，一面重複地喊，「啊，夠受了，夠受了！」他受了很大的打擊，看見那些這麼年幼，這麼短小的孩子已經這麼厚顏無恥。

十一（七月十八日）

此外還有四個人，四個船上的軍人，同我一樣的結了婚，住在同城的山坡上。這種事是很平常的，由袋鼠君辦來沒有一點困難，希奇，或危險。

自然，我們和這些女子定的都是暫時的條件。

第一就是住在我們緊鄰的桔梗夫人，是小N的妻子；其次就是水仙夫人，比桔梗夫人更活潑，像一隻小鳥，又像一個最甜美的仙子；她嫁了X，一個很愛她的北方人；他們是

一對愛情濃厚不能分離的夫妻，到了分別的時候，在這羣人裏，恐怕也祇有他們倆要哭；再一個是跟着Y的西可夫人；最末是乞下士和他那還不及皮靴一般高的小阿月夫人。在外面看來她祇有十三歲，却已經像一個普通的婦人了，非常自傲，很愛亂說。在我年幼的時候，有一次被人帶到「動物戲場」去，我記得有一個穿着衣服的老猴子會裝過主角龐培德夫人，阿月就使我想到了她。

到了晚上，這般人總要邀我們去排着隊，提着燈，遛一個大圈。我的妻是一個比較正經，比較憂鬱，甚至比較講究的婦人，並且似乎屬於一個比較高尚的階級，這些朋友來時，她總竭力盡主婦的責任，那是很可笑的，看見這些不相配的臨時夫婦走進來，女的都四肢投地在菊子——宅中的女王——前面，我們候齊了的時候，便拉着手兒，一個跟一個開始出發，在短竿的頭上總帶着紅白的紙燈；——那樣子非常好看。

於是我們不得不走過那通到日本區的大街，或可以說羊道，——心中預料着，唉，又要在黑夜裏爬回去；又要爬過所有的石級，山坡，越過所有的石塊，纔能回到家裏，倒在床

上，睡覺。我們的下山是在黑暗裏，在樹枝下，在黑暗的花園和發着微光的小房子中間；當月亮不在天空或被雲遮上的時候，我們的燈籠實在是有益的。

我們剛一走到平地，忽然，也沒有一點過渡的地方，便發現自己是在長崎的中心，在行人擁擠的輝煌的街上，呼喊的洋車夫成行地跑過，千萬的紙燈在風中搖蕩。在城廂裏清靜慣了之後，這是生命和活動。

到了這兒，本地的禮節使我們不得不離開我們的妻子。她們五個一齊拉了手，像一羣散步的小姑娘。我們帶着漠不關心的神氣，跟定她們。從背後看來，我們的假娃娃們確實是很甜美的，她們的黑髮梳得那樣光，她們的玳瑁簪子插得那樣整齊。她們一面向前與行，那高底的木屐發出難聽的聲音，她們走路時竭力使腳趾向裏，摹倣着現時的樣式和姿態。無論在什麼時候，她們總是不住地笑着。

是的，從背後看她們是非常好看的；像別的日本婦人一樣，她們的頭轉得最可愛。並且，她們這樣排列着，也是十分有趣。說到她們的時候，我們總說：「我們那幾條小跳舞狗」。

事實上她們真像跳舞狗

從這頭到那頭，這個廣大的長崎總是一樣，無數的煤油燈點着，各色的燈籠閃搖着，成千的洋車夫跑着，街道都是同樣的，兩邊列着同樣的矮房，鋪店都是同樣的，四面透風，沒有一扇玻璃窗子，所賣的所製的一律是粗拙，無論是最精緻的金漆器具，最華麗的磁瓶，或是破鍋破盤，乾魚和碎布，一切的賣貨人都帶着他們那似高貴似卑賤的商賈氣坐在地下，他們的腿差不多一直光到腰部，所有各種小交易都當着衆人的眼，經過最原始的手續和最靈巧的辦法。

啊！那些擺在街上出賣的是怎樣一些希奇的貨物喲！那夜市上是怎樣亂七八糟喲！在這城裏看不見車馬；祇有步行的人們和被車夫拉着的可笑的小車，偶爾也有幾個歐洲人在街上往來，多半都是港灣裏船上的漂泊者，有些日本人（幸而很少）也穿着西服，其餘的人祇在他們本國的服裝外加上一頂盆帽，後面露着他們的油滑的長髮；

都擠在一處，爭吵，講價——發笑。

在夜市裏，我們的魔司美們每天總要不休地賣東西；她們像一些縱容壞了的小孩，想買什麼就買什麼：玩物，針，緞帶，花，然後她們又很俏皮地互相贈送，帶着小孩似的微笑，譬如，桔梗夫人給菊子買了一盞製得很精緻的紙燈，因為有一件看不見的機械在裏面催動，便有許多中國式的影子圍着火焰旋轉，因此菊子便送給桔梗一柄魔扇，上面的圖畫可以隨便變換，或是圍着櫻花飛繞的蝴蝶，或是在黑雲裏互相追逐的怪物，阿月送給西可一個厚紙的面具，代表大黑神（財神）的臉相，西可也回報她一個玻璃喇叭，可以發出一種很特別的聲音，如同火雞的叫，件件東西都是非常古怪，過於縹緲，特別悲哀；各處我們都遇見不可捉摸的觀念，似乎都是牽強的想像的產物。

我們走近每晚必到的那個講究的茶館，便有一些小姑娘出來向我們鞠躬，帶着一付恭敬的神氣，如同長崎最講究的樣子。於是我們便開始那漫無限制的談話了，充滿了誤解和俚俗的字眼，——在一個燈光燦爛的花園裏，靠近一個金魚很多的池子，有小橋，

小島，和坍塌的小塔。她們給我們拿過茶和紅白色帶胡椒的甜點心——有一股特別不入口的滋味的甜點心——和攪着花香的雪花的飲料。

如果要把那些晚上的情形忠實地敘述一下，那就必須先要有一種比較適用的文體；必須先要發明一些生動的字眼，用在文章裏，來表現那些使讀者發笑的頃刻——也許是強勉的笑，但又是優雅可笑的。夜盡了，我們該回去了。

啊！我們每夜必須爬上那條道路，在星光的天空或沈重的雨雲下面，用手攪着我們的疲倦的魔司美們，纔能回到插在山腰的房子和等候着我們的地席上的床。

在我們中間最機伶的要算S。他從前曾在日本住過，也作過一次日本式的結婚。現在他却祇求做我們妻子們的朋友，在她們中間他被叫做——「好高的朋友」（爲了他那細長的身材）。因爲他說日本話比我們流利一些，便成了她們的心腹的顧問，他可以任意擾亂或調和我們的家庭，並且可以白白地得無限的娛樂。

他一方面能享受我們的妻子給他的一切樂趣，同時還不必有家務的憂慮。他同伊

甫和阿雪（我的女主人梅子夫人的女兒）都是我們的不用邀請的客人。

十四

沙糖君和梅子夫人，我們的房主和他的妻子，倒是兩個非凡的人，但都像是由屏風上走下來的一樣，他們住在我們下面；若以他們那十五歲的女兒阿雪——她是菊子的不能分離的朋友——來比，他們似乎年紀太大了。

他們倆都很在日本道教上用工夫：整天跪在祖宗的神位前，整天對着神靈們念着沈長的禱語，他們的手掌也時時拍着，爲的是要驚動周圍空氣裏的不注意的神

靈；——一到閑暇的時候，他們便把小樹和晚上發香的不知名的花種在一些畫得很好看的小泥盆裏。

沙糖君是一個沈靜而不喜交際的人，穿着他那藍布的衣服，簡直像是一個木乃伊。他常常寫東西（我想是他的筆記）——用一枝畫筆寫在一條一條的淺灰的米紙上。梅子夫人是個很小心，很巴結，很貪婪的人；她的眉修得很齊，她的牙齒漆得很黑，正合一個文雅的太太的身分，無論在什麼時候她都會四肢伏地地顯現在我們門口，預備替我們做事。

至於阿雪，她差不多每天要來十趟，——無論在我睡覺的時候，無論在我穿衣的時候，——總是一陣旋風似的向我們捲來，帶着一副甜美的孩氣和可笑的歡喜——一陣笑聲。她有圓圓的身量，圓圓的臉兒，一半像小孩，一半像姑娘；她非常情深，一動就要用她那厚大的嘴唇吻人，——她那嘴唇雖然同小孩的嘴唇一樣溼潤，却是又鮮又紅。

在我們屋裏，因為窗子是通夜敞着，那盞點在鍍金的釋迦前面的神燈，便把附近花園裏的蟲子都招了來。飛蛾，蚊子，蟬兒，和別的不知名的蟲子——這些東西紛飛在我們周圍。

當一個出乎意料的蚱蜢，或一個浪漫的甲蟲，沒經招邀便光顧進來，繞着我們那白色簾子飛翔的時候，看菊子指給我看的那種樣子，是很可笑的——她也不說別的，光是

用手指着牠喊『嚇』她說時總是歪着頭，裝着特別的臉子，帶着一副厭惡的神氣。

我們有一把扇子是專預備把牠們趕出門去的。

寫到這裏，我必須承認，我們的故事在讀者看來一定有點平淡無味。

在興奮的操作和悽涼的冒險之餘，我真不知道怎樣在這故事裏攙上一點花園裏的香氣，一點日光的溫暖，樹木的蔭涼。因為缺乏愛情，我很願意牠能在這偏僻的城廂裏薰染些平靜的空氣。並且，我很盼望牠能回響出菊子的琵琶的聲音；在可愛的夏晚的寂靜裏，因為沒有再好的音樂，我已經在這聲音裏找出一種美妙的地方了。

在那些七月的月夜裏，天氣總是平靜，清朗，莊嚴啊，那是一些怎樣明潔的夜喲，在那華麗的月光之下有一些怎樣鮮美的顏色喲，在那矮小的青林裏有一些怎樣神祕的黑影喲！還有，從我們的廊子上看去，那個城市在我們脚下睡得多麼好看啊！

總之，我並不十分厭惡這位小菊子，當雙方都沒有抵觸的時候，日常的習慣就足以使我們權且聯合。

十七

無論在什麼東西上面，裏邊，中間，無論在夜間或白天，總有那不斷的，刺耳的，洪大的蟬聲從這地面上發出。這是普遍於各處的，也是永無止息的，無論在炎熱的白天的任何時，或在涼爽的夜間的任何時，在路上，我一面向我們的停泊所走，一面可以聽見蟬聲從兩岸，從山壁上發出。這是討厭的，擾人的；很可表現這地方的特別生活。這是這些島裏的夏日之聲；這是無意識的歡欣之歌，總像含着自滿的意思，總像誇大，增高，在一種很大的

生活的快樂中。

我覺得這是這國的特性的聲音——還有歡迎我們來日本的鷹鳴。那些鳥兒臨着山谷和深淵飛翔，時時發出牠們那三聲叫喊，『漢，漢，漢！』用一副悲哀的調子，好像有極端的驚懼。周圍的高山便反響牠們的喊聲。

伊甫，菊子，和小阿雪三個人的交情濃厚得使我高興；我以為，在我的家庭生活裏，這種結合正是給我最大的娛樂的。他們成一種對照，足以鬧出最荒謬的笑話，引出最不可測的事情。他把他那水手的任意和隨便，他那布萊東地方的聲調，統統都搬到我的家裏來；同時，兩個魔司美雖然很小，却能用她們那動人的姿態，任意支使他；叫他用筷子吃東西；教他玩日本紙牌——她們欺騙他，因此便互相爭吵，笑得要死。

自然，他和菊子差彼此相愛的，但我却不爲所動，因爲我不信那個被我玩弄的小假人竟會使這位「弟兄」和我之間有什麼惡感。

十九

我的一羣非常多非常明顯的日本親戚，便是那些上山來拜訪我的弟兄們娛樂之源，——尤其是「Komodachi taksan takai」（好高的朋友）。

我有一個漂亮的岳母——一個很通世故的婦人——幾個小姨，一個小舅子，和一些還很年輕的內姑母。

我還有個可憐的舅子，是一個車夫。他見我的時候似乎有點遲延；但是，看哪！在介紹

禮中我們互相一笑，他就是第四一五號。

我那些船上的朋友會對這可憐的四一五號開過無數的玩笑，——有一個最利害的，就是小N，他比別人更沒權利來開玩笑，因為他的岳母從前會做過一個塔院門口的守門人之類的東西。

我，一個很敬重體力和靈巧的人，倒很喜歡這位新的親戚。他的腿，毫無疑義地，是全長崎最快的一雙腿，每到有急事的時候，我總要請梅子夫人叫人到人力車站，把我的鼻子僱來。

我今天在炎熱的正午時，乘人不備地走到十善寺地方，在樓梯腳下放著菊子的木屐和她的漆皮的拖鞋。

上邊，我們的屋子的門窗都敞着；竹簾掛在有陽光的一面，暖和的空氣和金色的光線從簾隙透過。今天菊子插在我們那銅瓶裏的是蓮花，一進門我的眼光就落在那紅而大的花朵上。

照着她每天的習慣，她正平躺在地板上作午睡。

菊子插的花兒向來有一種獨創的地方：一種很難形容的地方，一種日本式的苗條，一種我們弄不出來的神情。

她是背心朝上躺着，臉兒貼着簾子，高髻和玳瑁簪子突起着。她的內衣，如同鳥兒的尾巴，加長了她那清秀的身子；她的胳膊伸在兩邊，袖子翅膀似的展開——她的長琵琶放在一邊。

她好像一個死了的仙子；更像一個落在那裏的藍色的大蜻蜓，被人釘在地板上。

跟我上來的梅子夫人——她向來是好管閒事，喜歡慇懃的人——這時用她的姿勢表示她很看不過菊子對她主公的慢待，預備去叫醒她。

「請你別做這種事吧，我的好梅子夫人，你還不知道我是多麼喜歡她這樣呢！我已照例把我的鞋留在下面，與木屐和拖鞋放在一塊；於是用脚尖很輕很輕地走進屋子，在廊子裏坐了一會。」

可惜小菊子不能永遠睡着；她在這種姿勢裏真是極其動人——至少也不使我厭倦。誰知道，在她那小頭和小心裏，現在有什麼夢啊！如果我有方法可以找出牠來啊！但是說起來有點奇怪，自從我們同居以來，我不但沒有繼續向前研究日本語言，反而把牠放棄了，因為我覺得我在這方面的興趣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坐在廊子裏，我的眼睛瞟過那些展布在我腳下的寺院和墳地，瞟過那在日光裏洗澡的長崎。蟬兒十分響亮地叫着，刺耳的聲音在熱空氣裏顫動着。一切都是平靜的，充滿了光，充滿了熱。

雖然如此，在我的脾胃裏，這還是不夠的！地球曾改變了些什麼呢？從前的夏天的炎午，按我的回憶說，是更其輝麗，更充滿日光。在那些日子，自然似乎更有力，更可怕。你簡直可以說，這不過是我幼時所知的複寫——有些缺陷的複寫。我悲傷地問我自己：——夏天的光輝就是這樣嗎？在從前也是這樣嗎？抑或是眼睛的錯誤，年紀愈大就把四周的東西看得愈慘淡嗎？

在我背後，一種無力而憂鬱的樂聲，——憂鬱得足以使人寒戰，——嘶嘶的如同螻蛄的歌唱，——這時衝破了靜默，起初很輕，後來却逐漸洪亮，逐漸升高，在這正午的寂靜中好像一個可憐的日本人在痛苦中號哭：這就是菊子和她的琵琶都醒來了。

我很高興，因為她並不急忙向我問『早上好，』却用音樂來招呼我。（我向來沒對她表示過我對她有什麼好感，不但如此，我們倆之間反倒有了一種冷淡，尤其在沒有人的時候。）但是今天我却轉過臉去向她笑了一笑，用手勢叫她繼續下去。『繼續下去，我很喜歡聽你這巧妙的杜撰。』這是很奇怪的，在這樣快樂的民族中竟會有這樣平淡的音樂。不過菊子在這當兒奏的却毫無疑義地值得一聽。她是在什麼時候學會的呢？當她這樣彈唱時，在她那黃色的頭腦裏，做的是什麼不可知的夢呢？

忽然，班班！在我們的樓梯上有人用粗硬的手指敲了三下，便有一個蠢人出現於我們門口，穿着灰呢的衣服，深深地鞠躬。『進來，進來，袋鼠君，你來得多麼巧，正是時候！我對你們的國家已經漸漸有些熱情了！』

人夫子菊

子，
一聲蛇似的嘶聲。
袋鼠君必恭必敬地給我一張洗衣單子，——一個大大的彎腰，一副兩手撫膝的架

沿着那條通到我們住宅前的路，一個人可以遇見一打多古老的山屋，幾塔花園的牆，此外便是孤寂的山坡，有些小道穿過茶樹的田，山茶叢，矮林和石頭，通到山尖，圍繞長崎的一些山都佈滿了墳地；多少世紀以來，他們總是把死者送到這些地方。

然而，在這些日本的墳地裏，景象既不悲哀，又不恐怖，好像在這輕浮而稗氣的民族裏連死都不算什麼正經事。至於紀念物，不是花剛石的坐在蓮花上的釋迦，便是刻着金

字的石碑；這些總是會集在林中的圍牆裏，或是立在一些天然的平臺上，多半有一個鋪滿綠苔的石級通到那裏；有時要通過一個門樓，門樓的形狀總是相同的，又粗又簡，簡直就是寺院的門樓的縮形。

在我們頂上，那些墳墓都是如此古老，以至到夜間都不能嚇人。那是一片無人顧理的墳地，埋在那裏的死者們早已沒人想到了；那成千的被綠苔侵壞的石頭，那成羣的小釋迦們，這時也不過證明有些東西曾在很古的時候存在，而失蹤於時間的深處了。

菊子的吃飯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在早晨，她一醒便吃兩個醋浸糖拌的小梅子。然後是一杯茶，這照例的早餐就算完了。梅子夫人在樓下吃的也是這個，在客店的客人吃的也是這個。

白天裏，她的食物是兩頓做得極可笑的飯。飯盛在有蓋的小杯裏，放在一個紅漆盤上，由梅子夫人的屋裏——燒飯的地方——端上來：一份切碎的麻雀，一份五香的龍蝦，

一份醋拌紫菜，一份鹹密餛，一份糖鹹菜，菊子用了細巧的口和小的筷子，每樣都嘗一點，很漂亮地翹着指頭，對每一個碟子她都要做一次鬼臉，剩下一些，帶着很厭惡的神氣措手。

這些菜都是按着梅子夫人當時的高興而變換的，不過，無論在我們家裏或別人家裏，無論在北方或南方，有一樣是永遠不換的，那就是主要食物和吃的姿勢；在這些官樣文章的小碟以外總要端一個木碗——一個合乎巨人用的大碗——有銅箍繞着，滿滿地盛着一些用水煮的米飯。菊子又從這裏面把飯盛到一隻另外的碗裏（有時兩次，有時三次），用一個玲瓏的藍瓶裏的魚湯把牠的白色弄黑，把牠們攪在一處，把碗端到唇邊，把所有的都裝進去，用筷子把牠一直送到喉嚨裏。於是杯，碗，蓋子，連落在白蓆上的一點碎滓都檢了起來。飯也就這樣吃完了。

在城裏，一個歌者站在一條小巷裏，有一些人圍在她旁邊聽。我們三個——就是，伊甫，菊子和我——偶爾走過那裏，便也同別人一樣地停住了。

十分年輕，有點肥胖，非常好看，她一面彈琵琶一面唱，熱切地轉着眼珠，像一個藝術家解決困難時的樣子。她低下頭，使下巴貼住頸子，爲的是從身體裏運出更深的音調；奏出來的卻是個發嘎的聲音——一個屬於老蛙的聲音，一個口技者的聲音，簡直不曉得

是那裏來的（若爲配演悲劇，這還是最好的臺法，最高的藝術呢。）

伊甫憤怒地瞟了她一眼：

『天哪，』他說，『這簡直是個——』（他已經驚訝得說不出話了）『這簡直是個妖怪的聲音！』

於是他又望了望我，好像已被那小東西嚇住了，急於要知道我對她有什麼感想。

我那可憐的伊甫早就有點不高興，因爲我今天強迫他戴了一頂搭邊的草帽出來，那是他不喜歡的。

『這對你是特別適宜的，伊甫，我敢擔保。』

『啊，真的！你這麼說，是不是在我這方面，我看牠好像一個喜鵲窠？』

正當我們和歌者同草帽弄得不得開交的時節，忽然有一羣執事的向我們走來，很像一個葬禮。一些和尚穿着黑紗的袍子在前面走，有點羅馬教士的氣概；葬禮中的主要

人物，屍體，是在後面，裝在一乘很精緻的轎子裏。跟着這個的就是一羣魔司美們，她們把有笑容的面孔藏在一種面巾裏，手裏拿着儀式的瓶子，裏面插着葬禮中不可少的銀瓣的蓮花；後面就是一些步行的講究的婦女，都露着忍笑的神氣，打着陽傘，陽傘上用極鮮亮的顏色畫着蝴蝶和鸚鵡。

這時他們已離我們很近了，我們必須讓一讓路。菊子這時突然裝出一副嚴肅的神氣，伊甫也把那個喜鵲窠取下。

是的，的確，現在過的就是屍體了！

這件事我記得非常不清楚，以至現在幾乎想不起來了。

這隊人要往上走，離開長崎，到那佈滿墳墓的青山上去。在那邊這可憐的人要被放在土裏，在頂上有他的轎子，他的瓶子，和他的銀紙的花，唔，這死者至少也可以睡在一個風景很好的地點。

他們不久就要半笑半啼地回來，到明天就沒有一個再想到他了。

勝利號，原是停在我的房子所佔的山下的停泊所，今天已開入船塢修理牠在佛莫沙的久圍中所受的損傷去了。

我現在離家很遠，當我想見菊子的時候，必須先坐船渡過灣面；因為船塢在十善寺地方的對岸。牠在一個又狹又深的山谷裏，在各種樹木之間——竹子，山茶，和別的一切樹木；由甲板上看來，我們的桅桿都像纏在樹枝之間似的。

船的位置——不復是浮在水面的了——使我們更有機會悄悄地離船，無論在夜間什麼時候，因此我們的水手不久就和一切住在山上的姑娘們有了交情。

這個地點以及自由，使我對於伊甫感到不安；因為連這「無憂之鄉」都不能使他
在意。我愈來愈相信他已經愛上了菊子。

這種情緒可惜並不跑到我的心頭，而我卻是娶她的人。

雖然距離增加了，我卻依舊每天到十善寺。到了傍晚，那四對和我們同夥的夫妻，連同伊甫和「好高的朋友」總要上來找我們，——我們一同向城中去，打着燈籠走下這城廂的石級和山坡。

這種夜間的跋涉永遠是同樣的，消遣也永遠是同樣的：我們在同一樣地方停步，在同一樣花園裏喝同樣的甜的飲料，但我們的隊伍卻常要增多第一我們要帶着小阿雪——

是她父母託給我們的；第二，我們還有我的兩個妻舅——兩個好看的小東西；最後就是朋友——有時是十一二歲的客人，是鄰近的小姑娘們——因為要表示一番好感，我們也把魔司美們帶出來。

啊！這些和我們同夥，隨我們進茶館的是怎樣一羣奇怪的小東西啊！這些面孔和她們那孩氣的頭上插得極難看的花兒啊！有人會以為這是一羣歸我們管理的女孩們在下午出遊。

到了登山的時候，伊甫也和我們一同回去。菊子像一個疲倦的孩子，頻頻地嘆氣，扶着我們的胳膊，一步一停。

當我們走到目的地時，伊甫便握一握菊子的手，道一聲晚安，重新走下那通到碼頭的山坡，用舢板渡過停泊所，登上勝利號。

同時，我們用一種暗鑰把我們花園的門打開，那些擺在黑暗中的梅子夫人的盆花，

這時從夜氣裏送來香氣，我們在月光或星光下穿過花園，走上我們的屋子。

如果時辰太晚，——這是常有的事，——我們便看見所有的窗板都已被小心的沙糖君拉下關緊（以防盜賊），因此我們的住宅便嚴緊得像一所歐洲式的房子。

在這所房子裏，當一切孔隙都被閉上了以後，便有一股異味發出，與麝香蓮花香相混，——一股屬於日本，屬於黃種的氣味，說不定出於土地還是出於木器；差不多一種野獸的臭味。深色的蚊帳這時早已挂着，牠帶着一副神祕的神氣從天花板上落下。鍍金的釋迦永遠是對着那點在牠前面的神燈微笑；有時便有個大的蛾兒——牠們是這所房子的熟客，白天就睡在天花板上，——在他的鼻下撲飛，在那搖閃的燈焰旁翻翹。有時便有個蜘蛛，伸着牠的觸鬚，不動地睡在牆上——我們不能殺牠，因為是夜間。「嚇！」菊子憤怒地說，用手指着牠。「快點！那把預備好的扇子在什麼地方？把牠趕出去！」

在我們周圍充滿了一種寂靜，一種睡的村莊的寂靜，在聽了城中的歡樂的噪聲後，聽了我們那羣魔司美的笑聲後，這是很使人痛苦的。

二十六

在一所日本房子裏，每天傍晚必須要把那些木板關上，這種聲音是印在我記憶中最久的。這些音響，從我們鄰近的房子裏，穿過那些青綠的花園，一陣跟一陣地傳來，忽高忽低，忽遠忽近。

在我們下邊，梅子夫人的那些板子更是非常不靈活，牠們總要在那腐朽的木槽裏吱吱地做出非常難聽的響聲。

我們的幾塊也有點吵人，因為這所老房子充滿了回聲；並且，要完全關緊這間亭子似的屋子，至少也要用二十塊板子。

在我們屋裏，這件事多半是由菊子擔任。這給她許多的困難，因為她的小手是不慣於做事的，她一動就要把手指放到嘴裏去吮。

這以後就是她的晚裝。她用動人的姿勢脫下她的日閒服，換上一件比較簡單的藍布衣服。這件衣服，除了衣尾之外，也是有同樣的袖子，有同樣的形式，並且腰間還有同樣的帶子束着。

那些高大的首飾，不用說，是一件也不動的；祇有針兒要取下來，放在她身邊的一個漆匣裏。

接着，菊子便像一個吉普色女子似地，跪坐在一隻紅木的方匣前——匣子裏有一個小的菸罐，一個滴盛炭屑的小磁爐，還有一個做灰盒或痰盂用的小竹筒（梅子夫人這時也正在樓下吃煙。在日本，每一吃煙匣都是同樣的，盛着同樣的東西，有着同樣的排

列；而且，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窮家或富家，牠永遠是放在地板上的。）

「煙鍋」這兩個字對於這精緻的小管似乎太大又似乎太小，牠完全是直的，在一頭，在一個小的容納器裏，裝着一撮絲一樣細的金色的煙。

兩口，至多三口；不到幾分鐘，一鍋就完了。於是，班，班，班，班，那隻小管便在煙匣的沿上尖銳地響幾下，把裏面的灰敲了出來；這個敲聲是日本生活的代表，在各處，在各家，在晝夜任何時間都可聽到，又快又尖，如同猴子的抓搔一般。

『Anata nominasē!』（『你也得吸一口啊！』）菊子說。

於是她裝滿了她那氣人的小煙鍋，用一個鞠躬，把那銀頭塞到我的嘴裏。禮貌關係使我不好意思拒絕；但牠的味道卻是除了苦得使人難忍外，別無好處。

這時，當我躺入那藍色的蚊帳裏之前，我總要先去敞開兩塊木板——一塊是對着那冷清的山道，一塊是對着花園，面臨平臺，——爲的是讓夜間的空氣向我們吹來，雖則這也許招來些晚到的螳螂，輕狂的蛾子。

我們這所木房子，連着牠那又薄又老的四壁，永遠是像一個大提琴似地在夜間顫動着；一點小聲音就可以在牠裏面轉大，變得特別吵人。

我們廊下掛着有兩架伊亞利人的箏，只要有點小風從草叢吹過，牠們就會發出一種金屬的聲音，好像流泉的聲音一樣；在外邊，無論到多麼遠的地方，蟬們總是繼續着牠們那洪大而久遠的合奏；在我們頂上，在黑暗的屋頂上，又可以聽見貓，鼠，和梟鳥的死戰那聲音彷彿是一羣巫女們在做米薩。

但是，等一會，在熹微的晨光裏，當一陣陣的微風正從海上和灣面吹來時，菊子就要起來把我所開的板子關上了。

在這以前，她至少要起來吸三次煙：起來時她總先要貓似地打一個呵欠，伸一個懶腰，把那琥珀似的胳膊和漂亮的小手向各處轉動一遍，然後才決然坐起，口裏帶着醒時的呻吟和小孩的囁語，又好看又動人；接着她便從帳子裏鑽出來，裝滿了她那小的煙鍋，

人夫子菊

把那苦得討厭的東西吸上幾口。

接着就是班，班，班，在匣子上敲出煙灰。在夜間的回聲中牠發出可怕的響聲，把梅子夫人從夢中驚醒。這真是倒霉，梅子夫人也忍不住要吸煙了；於是，在樓上的響聲完了之後，又有一陣班，班，班，在樓下應答；一模一樣，簡直像一個回聲。

早晨的聲音更是快活：公鷄的叫聲，窗板在木槽裏的滑動聲，再不然就是賣果子的。小販在破曉的空氣裏的喊聲，草蟲們這時更是叫得特別高，好像歌頌陽光的重臨。

但是，在這些裏面，最主要的卻是梅子夫人的長的禱聲，這聲音每早總要穿過地板，傳到我們耳中，和睡遊者的歌聲一樣單調，和泉水的流聲一樣平板。這長禱至少要經過三刻鐘的工夫才能完；聲音裏攙雜着很快的鼻音字眼；有時因為神靈不注意，她還要拍

一下掌或是把那對用曼陀羅華樹根做的木板擊一下，而且這長禱還是一氣呵成的；聲音從不中止，顫動着，延綿着，如同一隻老母羊在昏迷中哀鳴。

『淨畢手足，』聖書上說，『當先拜天照大御神，即日本皇室之主；後拜自彼以下歷代帝王之靈；次拜本人祖先之靈，以至始祖；拜氣與海之靈；拜一切祕密不潔場所之靈；拜本地一切諸墳之靈……』

『吾拜於汝座之前兮，』梅子夫人唱了，『汝天照大御神，皇室之主，其勿不祐汝之信民，彼輩皆願爲國捐軀，使吾與汝同樣聖潔，除吾心中一切惡念，吾爲弱者，吾爲罪人，驅吾一切懦弱罪孽，如北風吹埃塵於海中；滌吾一切不義之心，如滌不潔於加茂之川，使吾爲舉世最富之婦人，吾深信汝之光榮，深信彼將爲我普照大地，永放光明，天照大御神乎，佑我全家常年康健，尤佑專誠拜汝之吾身……』

跟着便是帝主們，神靈們，和無窮的祖先們。

梅子夫人用她那顫抖的老婦的假嗓，把這些完全唱出來，一點都不少，一直唱到喘

不過氣來爲止。

最奇怪的就是末了簡直變得不像人聲；那聲音好像一串魔術的咒語從一個無盡的東西裏捲出，在空氣裏穿過，因了牠的魔力，因了牠的咒語，我的半醒的腦子裏不禁生出一個宗教的印象。

每天一醒來我就要聽見這日本道教的祈禱聲，牠從下面發出，顫動於夏朝的清潔的空氣中，——這時，我們的神燈正似明似暗地燃在含笑的釋迦前，剛出的太陽已從板繞裏送進光線，好像一些金箭穿過我們的黑暗的屋子和蚊帳的藍色。

在這個當兒，我必須從地下爬起來，急急地從那被露水所濕的草逕回到船上。

唉！在那以往的日子，在那遙遠而黑暗的斯丹堡，驚醒我於冬朝的卻是主禱者的呼喊啊。

二十八

菊子知道我們的結婚生活不過是暫時的，所以也沒有帶多少東西來。

她把她的衣服和綢帶都放在一個壁櫥裏（是北牆，因為在我們屋裏只有牠是不能拆開的。）這些壁櫥的門都是白色的紙板；裏面的架子和隔頁都是精細的木工，牠們是構造得如此苛求，如此巧妙，以至使人疑心到裏面有祕密的抽屜和魔術的機關。我們只把些不值錢的東西放在裏面，好像恐怕牠們把東西搬走似的。

菊子保存玩物和信件的匣子是我最有興趣的一件東西；牠是英國貨，用錫做的，蓋子上畫着一個倫敦附近的製造廠的圖樣。自然，菊子喜愛這件舶來品如同寶貴的玩物一樣，遠勝於她那些漆匣和鑲銀匣。牠裏面所盛的都是魔司美寫信時所需的東西：中國墨，毛筆，一些很薄的淺灰色的紙，裁成一條一條的，此外就是一些形狀可笑的信封，預備在這些紙條摺過三十多摺之後，把牠們裝進去，信封上都畫着風景，魚，蟹，鳥。

在幾封寄給她的信上，我還可以辨出代表她的名字的那兩個字：『Kikou San』

（菊子夫人）當我問她時，她就帶一副鄭重的神氣用日本話回答道：

『親愛的，這都是我的女友們的來信呢。』

啊！她們的面孔是多麼可笑，菊子的那些朋友！在同一匣子裏，也裝着她們的像片；像片是和名片連在一起的，在背面還印着長崎最時髦的上野照相館的名字。她們都是些應分畫在扇面上的小女人，當照像師把她們的頭放在那墊枕上，對她們說『不要動』時，她們總要裝出一副莊嚴的神氣。

讀一讀她們的信——尤其是我的麗司美的覆函——一定是會使我高興的。

二十九（八月十日）

今晚雨下得很大，夜色濃黑。十點鐘的前後，當我們由一家常到的茶館裏回來時，我們——伊甫，菊子，和我——又走到了我們每天必到的那個街角，——我們每天照例要從這裏離開城市的聲影，爬上那通到我們家裏的石級和斜路。

在上山之前，我們照例總得先從一個叫阿清夫人的女店主那裏買幾盞燈籠。我們已是她的老主顧了。我們所消耗的燈籠多得可驚，牠們每個都是畫得一樣的，有燈籠和

蝙蝠；牠們是繫繫地掛在鋪店盡頭的天花板上，看見我們一來，這位老婦便登在一隻桌子上把牠們取下。我們照例是要選灰色和紅色的；阿清夫人知道我們的好尚，便把綠的和藍的放在一邊。但是要摘下一盞來卻是件很難的事，因為牠們的木柄和牠們的繩子常要絞在一起。阿清夫人常用一個鋪張的姿勢，表示對耽誤我們的工夫失望。啊！如果這件事能隨她的意就好了！但是啊，無生物的頑梗卻一點都不顧人類的尊嚴。有時她甚至用猴子似的丑臉打算恫嚇那些燈籠，有時甚至向那些絞在一起的繩子——那故意耽誤我們的繩子——揮拳。

雖然她沒有當真這樣做，我們也可以領會出她的蓄意；我們也與這位老婦同樣地不耐。菊子已經半睡了，連連地，好像沒有完似地，打着小貓似的呵欠，而且連用手遮一遮都不去做。她的面孔拉長了，大概是因為想到今晚還要在雨中爬上那整條的陡直的山路。

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十分不高興。

天啊，我是爲什麼每晚必要跑上那個城廂呢，那裏又沒有什麼可以引人的地方。

雨加大了，我們怎麼辦呢？在外邊，車夫們很快地在街上跑過，口裏喊着「留心，留心！」泥水濺着步行的路人，在車旁，兩隻車燈放着各色的燈光。魔司美們和中年的女人們熙熙地走着，拿着雨傘，擦着衣服，帶着泥水，但仍舊是笑着，招呼着，木屐在石頭上走得非常地響；全街都是充滿了拍拍的腳響和拍拍的雨聲。

我們的運氣真好，這時我們的窮親戚四一五號正走了過來。他看見我們的不幸，便停了脚步，答應替我們解免困難；他答應等他把他所拉的那位英國人送到碼頭之後，就立刻回來幫助我們，用各種的方法救我們脫離這可憐的情形。

我們的燈籠這時已經摘下，燃上，而且付過錢了。對門還有一個鋪子，也是我們每晚要去的；那就是賣燒餅的阿時夫人的鋪子；我們每晚總要從她那裏買點燒餅，預備在路上吃。這位麵包師是個非常活潑的少婦，永遠是非常和氣；立在她那蠟蠟的印花的餅後，她簡直像一個屏風上的畫兒。在我們等候着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在她的房簷下避一下。

雨；又爲了躲開簷滴起見，我們只好緊緊地靠着她那紅白糖果的盒子——在盒子裏，糖果都是很巧妙地掛在柏枝上。

可憐的四一五號，他是我們多麼大的恩人！這位高尙的妻舅果然回來了，笑着，跑着，雨水沿着他那好看的大腿流下；他給我們帶來了兩把雨傘，是從一個中國富商——也是我們一個遠親——借來的。伊甫是從來不肯用這東西的，但今天卻因爲牠的樣式很可笑，便也和我們同樣地拿了一把；自然也是紙的，摺縫都用蠟和膠打過，成行的鸛鳥做了一個圈兒。

菊子的小貓似的呵欠打得更多了，因爲要使人扶她，便裝出媚人的樣子，預備拉我的胳膊：

『我求你今晚拉伊甫君的胳膊去吧，魔司美；我敢說那是於我們三個都合適的。』他們倆照辦了，於是，短小的她懸在那大漢的身上，一同上了山。我在前面走，提着燈籠照着我們的路，同時又竭力用傘護住了燈焰。

路的兩旁可以聽見山上下來的泉水的狂流。今晚我們的路似乎又是又長，又艱，又滑；石級好像沒盡頭似的。花園，房子，一個比一個高地立着；我們所見的除了空曠的野地就是我們頭上閃動着的樹木。

你簡直可以說長崎這時也和我們同時上升——不過牠只是在遠處一團光輝中罷了；從那城裏發出一陣陣的複雜的人聲，車聲，鑼聲，笑聲。

這場夏雨並沒有把空氣洗新了什麼。爲了濕熱的原故，城廂上所有的房子都做開了，我們可以看見裏面一切動作。燈還在釋迦和祖先的神位前燃着，所有的日本人卻都安睡了。在同樣的藍紗帳下，我們可以看見他們全家都睡在一處；他們或是睡着，或是在捉蚊子，或是在扇扇子。日本男子，日本女人，日本小孩，無論老幼，每人都是穿着那深藍的夜衣，每人都是用那小木塊墊着後頭。

還有幾家是門窗全完敞着，裏面還做着娛樂；在遠處，從一個陰暗的花園裏時時有一陣陣的琵琶聲送入我們的耳；一種節奏悽慘的舞蹈。

那個園在竹叢裏的井就在眼前了。在這地方我們每天總要停一會，讓菊子喘喘氣。伊甫求我拿着燈籠到前面去照一照，看看是不是這個地方，因為牠是我們中途的休息處。

我們終於，終於到家了！門是關着，一切都是寂靜而且黑暗。我們的窗板已由沙糖先生和梅子夫人謹慎地關上了；雨水在我們那老牆的木頭上流着。

在這種天氣，若讓伊甫再走下山道而沿着海岸去找一隻舢板，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不，他今晚不能回船了；我們要把他留在我們家裏。只要我們肯，他的房間便是現成的，所以雖然他很固執地反對，我們卻仍舊動手去做。讓我們先走進家裏去，脫下鞋子，像被淋的小貓似地抖抖身子，上樓去吧。

在釋迦前邊，那盞小小的燈還是燃着；在屋子中間，那個夜藍色的帳子也正垂着。一進門，第一個印象就很好；我的住宅今晚非常漂亮，深夜和寂靜給與牠一種神祕的神氣。

這大概是因爲在這種天氣回家可以使人快活吧。

來，讓我們趕快預備伊甫的房間吧。菊子似乎很以能把她的大朋友留在身邊爲榮，很高興地操作着；再說，這件事也是件容易事，我們只須把三四張紙板從槽裏拉出來，立刻就可以在我們所住的這個箱子似的屋子裏做出另外一小間或套間。我原來還以爲這些紙板都是素白的呢，然而不是！在每一張上都有一對淺灰色的，帶着日本藝術的俗套的鸚鵡：一隻是抬着驕傲的頭，傲然舉起牠的細脛，另一隻則是剔着牠自己的羽毛。這些鸚鵡啊！一個人在日本住了一月之後，是多麼討厭牠們啊！

伊甫現在已經在我們房裏躺下而且睡熟了。

睡眠今晚似乎對他比對我來得快些；不知爲什麼，我總覺得他在未睡之先曾和菊子作了半天目語。

我本是把菊子當一個玩具似的丟在他的手裏，現在我卻害怕她已經把他的心攪

亂了。其實，我倒並不在乎這位日本小姑娘。可是伊甫呢——這件事卻是他的錯誤，大減我對他的信心。

我們聽見雨點在屋頂上打着；蟬們都噤口不鳴了；濕土的氣息從花園和山上向我們送來。今晚在這屋裏我覺得特別乏味；煙鍋的響聲比平常更惹我發怒，當菊子跪在煙匣旁時，我忽然在她身上發現出一副下賤神氣，下賤到不可再下賤的程度。

我將恨我的魔司美，如果她敢引伊甫陷入這個大錯——這個我永不能原諒的大錯。

三十（八月二十一日）

Y和西可兩個人已在昨天離婚了。查理N和桔梗的家庭也鬧得很壞。他和那些賊眼，癡笑，氣人的，穿灰衣服的，叫做警察的小人們（在這些人的和藹的臉後，總藏着一副對我們歐洲人的私恨）起了糾葛，他們威脅着他們的房主把他們趕走，因此他們便不得不住在他們的岳母家裏。那裏很苦；不久，查理N就覺得她妻子不忠實了。我們很難自欺：因為我們都漸漸知道，袋鼠君介紹給我們的姑娘原來都是些以前已經有過男人一

次或一次以上的少女；我們的疑心自然也是當然的事。

Z和阿月的一對也是敷衍地過着，沒有一時不吵架。

只有我的家庭還保持着一副莊嚴的空氣，雖然也是有點無味。我也會想到過離婚，不過實在找不出理由來給菊子以這種無端的侮辱；還有一個最大的理由使我不能動手，就是，我剛剛和民事當局鬧過一次交涉。

在前天，沙糖先生發着慌，梅子夫人急得要昏，阿雪姑娘流着眼淚，一齊闖進了我的房裏。原來本地警察已經來找他們，說法律不准他們在租界以外租房子給一個和日本女人不法結婚的法國人；因為怕受罰，所以只好來找我；道着千萬的抱歉，用了恭敬的要求，請我搬走。

於是，第二天，我便同着講日本話比我好的好高的朋友一同走到註冊局，存心要大鬧一場。

在這個有禮貌的民族的語言裏，謾罵的話是完全沒有的；在發怒時，你頂多只能用

下等社會所用的那輕視人的「你」字和別的不客氣的字眼。我把身子坐在婚禮桌上，對着那些慌張的警察，發出以下的話來：

「你們這些比行販還可惡的小東西，如果要你們不到城廂裏來擾我，我應該給你們多少賄賂呢？」

暗中的譏罵，靜默的驚訝，和低低的鞠躬，回答了我的話。

「當然嘍！」末了他們回答了，我這樣的人是沒有人敢來擾的，他們希望。不過，爲服從本國的法律起見，我應該來報告我的名字和我所娶的那個……

「哦！原來如此！但是我已在三星期以前來過呢，可惡的東西！」

於是我便拿過那民事註冊的簿子，很快地翻了一陣，便找到了我的簽名和菊子的畫押。

「這不是嗎，混蛋們，看看！」

一個高級官長走進來了，——一個穿黑衣服的小老頭——他已經在他的辦公室

聽見了我的大鬧。

『什麼事？什麼事？爲什麼爲難這兩位法國軍官？』

我很客氣地把我的事向他說了一遍，他便滿口抱歉，滿口答應。於是那些小警察們都一齊向我們四肢伏地，幾乎要鑽到土裏去；我們冷冷地莊嚴地離開了他們，也不管他們的行禮。

沙糖先生和梅子夫人現在可以安心了，再不會有人來擾他們了。

三十一 (八月二十三日)

勝利號的不能離塢和我家的離城太遠，成了我兩三天來沒有到十善寺去看菊子的藉口。

船塢裏的生活真是無聊，天還沒有亮，一羣日本工人早已闖進來了，他們都用籃子和葫蘆帶着飯，像我們兵工廠裏的工人一樣，但是有一副貧弱而且卑鄙的外貌，有一副窺探而慌忙的樣子，使人想到老鼠。他們沈寂地鑽到船的龍骨底下，鑽進艙底，鑽到所有

的窟窿，去縫，釘，修補。

被石頭和矮林所遮，這地方特別悶熱。

到了兩點鐘，在開朗的日光下，我們又有一種新的更好的闖入：甲蟲和蝴蝶的闖入。蝴蝶們都像扇子上的一般新奇，有的是全黑的，牠們向我們這樣輕飄的飛來，好像只是兩個顫動的翅膀沒有身體似的。

驚訝的伊甫目不轉睛地瞅着牠們，用他那孩子的口氣說：『啊，我剛才看見這樣大的一隻，大得使我害怕；我還以為是一隻蝙蝠來追我呢。』

一個舵手捉到一隻十分少見的一種，把牠小心地夾在他的信號簿裏，如同一朵花。這時有一個端着碗燻肉到廚房去的水手走了過來，取笑着望着他說：

『你最好把牠給我，我要去煮牠！』

三十二 (八月二十四日)

離開我的家和菊子，現在差不多有五天了。從昨天就起了猛烈的風雨。（大概是
一場颶風的預兆，要不然就是一場颶風的本身。）我們只好三更半夜爬起來「落下桅桿，
收起帆杠，」作種種對於壞天氣的防備。蝴蝶也不再來了，在我們頭頂上，一切都是蕩動
振曲；在山前的陡坡上，樹木都打着寒戰，草兒都臥在地下，帶着苦痛的神氣；可怕的大風
吹着牠們發出沙沙的響聲；樹枝，竹葉，雨點似地打到我們身上。

在這長於小技的國裏，這種暴風雨實在有點可怪；似乎牠的力量太嫌誇張，牠的音樂太嫌洪亮。

到了晚上，大塊的黑雲很快地飛過，雨也短短地隨落隨止。於是我就預備到上面的山上，在濕潤的草木中去散一回步——那裏有小徑在山茶和竹叢間通到山頂。

路上，因為要等一陣大雨過去，我便避在半山裏埋在一片巨枝的老樹林中的一個古廟的大殿裏；在走到廟裏之前，你先得爬上幾層大理石的石級，穿過奇怪的，像錫爾梯式的老石廊，雕得一樣深的門樓。大殿裏也有樹木侵入；日光帶着淺綠色；大雨如注地落着，捲下一堆一堆的落葉殘苔，形狀離奇的怪物坐在四角，作可怕的冷笑；他們的臉上充滿了無名的神祕，使我不由地要在那慘涼的風聲裏，在那黑雲和樹枝陰影下戰慄。

那些人建造這些古廟，使牠們遍於各處，甚至最荒涼的角隅也不遺漏的，我想一定不和現在的這些日本人相同。

一小時後，在那暴風雨末的黃昏中，在同一山上我信步走到幾顆貌似橡樹的樹下；牠們也受了暴風雨的摧殘，在牠們腳下，一團團的草顫動着，四方倒臥着。在那裏，不知怎地，我第一次經歷的林中暴風的印象忽然回到我的腦中——在林摩斯森林裏，在塞東吉省，大概是二十八年以前，我兒時的一個三月裏。

我平生第一次見到大風的地方現在剛正在世界的另一面。這回憶到現在已有多少年了。從那時起，我一生中精華的一部分就算完了。

我對於我的兒時似乎提到得太多了；我是愚傻地愛着牠。然而我卻覺得，只有那時候我才真地有過印象，有過感覺；那時所見所聞的每一件事都似乎有很深奧的意義；一切都好像一個人所回憶的夢象，一個人所猛覺的過去的東西；再不然，便是一切都像一些未來的表現，一些夢想裏的將來的化形；此外就是對於各種奇事的希望——世界和人生要爲我長大後保存的奇事。現在呢，雖然長大了，我在我的路上卻找不到一樣東

西合乎那些混沌的幻想不但如此，並且連四周的一切也漸漸狹窄，漸漸模糊起來；往日的回憶已漸漸蒙蔽，面前的眼界也漸漸移近，變得充滿了灰色的黑暗。不久我的永息的時刻就要來到，在我離開世界的時候，我恐怕仍舊不明白那些兒時的幻想爲什麼那樣神祕；我要永遠抱着一種遺恨，因爲我不知道我所沒找到的那個歸宿到底是什麼樣子，我所祈求而沒有親近的那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樣子。

很感情地，沙糖先生把他那枝精緻的畫筆沾在中國墨水裏，在一張好看的米紙上畫了一對可愛的鸚鵡，很漂亮地送給我作爲紀念。牠們現在在我船上的房裏，無論什麼時候，一望見牠們，我就覺得我又看見沙糖先生怎樣用瀟灑而悠然的姿勢在畫牠們。

光說沙糖先生用以融墨的那個碟子，牠自身就是一件珍寶。是用玉琢成的，好像一個小湖，四沿雕成凹凸不平的石塊形。沿上有一隻小母蛙，也是玉的，傾着身子，好像要跳

進那個小湖去洗個澡，——湖裏有沙糖先生所注的幾滴黑色的液體，這母蛙還有四隻玉的小蛙，一隻蹲在她的頭上，三隻在她腳前遊戲。

沙糖先生一生會畫了不少的鸛鳥，對於這種鳥，如果我可以這樣說，他實在可以一連畫好多對，不算一回事。很少日本人能把這種題材畫得這樣快：先是兩隻嘴，接着是四條腿，於是便是背脊，羽毛，一筆，一筆，一筆，——很漂亮地握着他那枝畫筆這樣的掃十幾下——一對鸛鳥就算完了，並且永遠很好看！

袋鼠君會似乎很平常地告訴我，這種才能於沙糖先生，從前曾有很大的用處。梅子夫人從前大概……——我的上帝，這將怎麼說呢，現在誰看見這位這樣真誠，這樣莊重，眉毛修得這樣整齊的老婦人還能疑心……——好，梅子夫人從前大概常有一些先生們來訪，——一些常常獨來獨往的先生們，——這使人想到……因此，當梅子夫人正陪着一位客人時，如果又來一位新客，爲使他耐心等待起見，這位丈夫便把他領到套間裏，請他坐下，立刻給他畫幾隻姿態不同的鸛鳥。

在長崎，那些在某種年齡之間的男子之所以都存着兩三幅這樣的小畫，就是這個緣故，這要歸功於沙糖先生的精巧而獨創的才能。

三十四 (星期日，八月廿五日)

下午六點的時候，我正在值班，勝利號離開了牠那山中的獄牆，駛出船塢了。忙亂了一陣，我們便在我們的老碼頭上，在十善寺山坡下，下了錨。天氣又歸平靜了，沒有一片雲彩；被大風掃淨的天空裏，呈着極端的透明，平常看不見的遠處的景物，現在清楚起來，似乎這幾日來的狂飈已把所有的霧氣都刮得乾乾淨淨，只剩下那又寬又遠的天邊。山上的樹木的綠色，在這場大雨以後，也發出春天的光輝，變得非常鮮豔，像一幅洗過的油畫。

一樣，帶着濕潤的光彩，在別處躲了三四天的舢板和小船，這時也都放到水上來了；灣面上布滿了牠們的白帆，使人疑惑是一大行海鷗。

到了八點，將近傍晚，我們的忙亂才算完畢，我便同伊甫乘了一隻舢板上岸；這次卻是他把我拉下來，勉強我回家的。

地上有一股濕草的氣息，一片可愛的月光照着山路。我們一直上了十善寺，找到菊子；想到把她丟了這麼久，我很覺自悔，雖然我沒有表露出來。

一抬頭，我便遠遠地看見我的小房子在那裏高高獨立，牠是門窗大開，燈光輝煌，還可以聽見琵琶聲。同時我又看見我那尊釋迦的金頭，兩盞明亮的神燈在兩邊懸着。接着，菊子也出現在廊前了，她憑欄遙望，好像特地在等候我們似的；她帶着她那好看的髮弓，長墜的袖子，姿態完全是日本女人。

當我走進時，她便走來和我接吻；雖然有點躊躇，態度卻還溫柔；同時，阿雪卻很熱烈

地，緊緊地抱住我的頸子。

今天重見了這日本式的家，我感到一種特別的樂趣，因為我幾乎把牠忘掉了，現在卻發現牠還是屬於我的。菊子又在我們的花瓶裏插上了新的好花；好像今天是什麼節令似的，她已很光滑地梳了頭，穿上她的最好的衣裳，點上了我們的燈。因為從欄杆前看見勝利號出來，她想我們一定會回來，於是，在把一切都預備好了之後，爲消磨時間起見，她使和阿雪練習了一會琵琶。她沒有問我，也沒有抱怨我，反而：

「我們很明白，」她說；「在前兩天那樣的天氣裏，坐着一隻舢板渡過這樣長的灣面是件幾乎不可能的事。」

她像一個高興的小孩一樣地笑了；真的，在今天晚上若說菊子不可愛，那就太難了。我宣言我們要趕快下山，到長崎去作一回長的散步；我們要帶着阿雪，帶着剛來我家的菊子的兩個弟兄，並帶着別的鄰人，如果他們也願意去；我們要買最有趣的玩具，吃各種點心，使我們玩個盡興。

「我們來得多麼好呀！她們樂得跳起來說；『我們來得多麼巧呀！』原來今天晚上正是到躍龜寺進香的日子！全城的人都要去；我們那幾個結婚的同伴都已出發了，Y，Z，阿月，桔梗，水仙，和好高的朋友。而這兩個，可憐的菊子和可憐的阿雪，卻不得不傷心地留在家裏，一來因為我們沒有來，二來又因為梅子夫人飯後曾發了一陣昏狂的舊病。快點打扮吧，魔司美們，菊子已經完事了。阿雪也忙着換她的衣服，一面拿了一件鼠灰色的袍子請我替她結着她那漂亮的腰帶的花結——那是用帶着黃條子的黑緞做的，——一面在她的頭上插上她那銀簪。我們點上那些帶着梗子的燈籠；梅子夫人替她女兒道謝，不絕地道謝，把我們送出來，四肢伏地跪在大門邊，——於是我們便在晴朗溫和的夜色中走下山去。

到了下面，全城果然非常熱鬧，像是一個節令似的。街上已是滿滿的；人們都在路上走着，——像一條歡笑的，無定的，遲緩的，不齊的長流，——但都向着同一方向湧去，而且向着同一目標。空氣裏張着一片洪大的同時又輕渺的雜噪，裏面包含着歡笑聲和相遇

的低沈的招呼聲。此外除了燈籠還是燈籠。論到燈籠，我平生從沒見過有這麼多，這麼不同，這麼複雜，這麼特別。

我們也隨着走，像被這人之長流推着，包着似的。成羣地來往中有各種年齡的女人，漂亮地打扮着；魔司美們尤其多，有的頭上戴着花，有的像阿雪一樣，帶着銀簪；好看的小臉，小猫似的細眼，圓而白的雙頰在半開的朱唇上掛着。然而她們的妙處，這些小日本女子，卻在她們的微笑和孩氣。在男子方面，人人都戴一頂盆帽，再加上他們那國粹的長袍，更完成了他們那可笑的醜像，沒有人比他們更像那些跳舞的猴子了。他們的手上都拿着樹枝，有時甚至是整棵的小樹，樹枝上掛着各色的燈籠，有鬼形的，有鳥形的。

我們愈向跳龜寺的方向走去，街上便愈嘈雜，愈擁擠。沿着兩列的房子，有無窮的小攤子支着，擺着各色的糖果，玩具，花枝，花球，和面具。面具尤其多，整盒子的，整車子；最普通的一種是帶着生動而狡猾的大嘴，露着死人似的冷笑，直長的耳朵，尖銳的狐牙，是代表冰神的。此外還有代表別種鬼神的，都是生動，冷笑，歪鼻斜眼，帶着人髮做的髮鬚。所有

的人，甚至小孩，都要買這種可怕的東西，把牠們戴在他們的臉上。各種樂器都有賣的；也有那響聲很怪的玻璃喇叭，——不過今晚的卻特別長一點，至少有兩米達，——牠們所發的聲音簡直什麼都不像，聽見了使人以為是那火鷄的專要使人恐懼的叫聲。

在這些人民的宗教娛樂裏，以我們歐洲人而要參透其中的神祕是不可能的；我們說不出他們的玩笑和神祕的恐懼的界限究竟在什麼地方。這些衣服，這些象徵，這些面具，以及其他生根於日本人腦袋的傳統和舊習，其來源我們都不得而知；即使在我們最古的對於日本的記載裏，對於這個的解釋也不過是空空泛泛的兩句話，——「因為我們和這些人們絕對沒有相同點。」因此我們只得莫明其妙地看着他們快樂，歡笑，——他們和我們快樂和歡笑是這樣不同。

菊子跟着伊甫，阿雪跟着我，還有我們的兩個妻舅楊梅和繡球，我們一面遊覽着一面隨着別人前進，大家拉着手兒，恐怕一會兒失散。

沿着到寺裏去的街上，所有的富庶的居民都在他們的門前綴飾了許多花瓶和花球。這國的特式的建築，棚子似的外形，開敞的前廊，是特別適於陳列貴重物件的；所有的房子都是完全敞開，裏面可以看見一幅壁衣，遮住房子的內部；在這些壁衣——大多數是白色的——之前，從來往行人的地方稍後一點，所有陳列的東西都在輝煌的燈光下適當地擺着。花球上幾乎沒有一朵花，只是一些綠的枝葉；有的固然是無價的奇品，有的則是從平常的植物上取下的，不過都陳列得很有一種新特的氣象；平常的萵苣葉和白菜莖巧妙地插在工緻的瓶子裏。所有的花瓶都是銅的，但形狀卻千變萬化；有的很錯綜複雜；又有的，大多數的，則樸素簡單——但這種簡單卻是這樣考究，以至，在我們眼中，牠們簡直超出我們所知的各種藝術，把我們所有形式的觀念推翻。

當我們轉過一個街角時，我們竟很巧地遇見了那四位結過婚的勝利號上的同伴和水仙和桔梗和阿月！魔司美們都互相行禮，互相招呼；接着使用背誦的客套表示彼此

相見的快活；於是，我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隊伍，被那有加無減的人衆推着，又向躍龜寺的方向繼續走去。

路慢慢地上升了（因為寺院向來是建在高處的；）我們向高處走了一程，便看見在那充滿燈籠和衣飾的輝煌的世界外，又加上了一種遙遠的，夜藍色的，朦朧的景致：全長崎，牠的羣塔，牠的衆山，牠的充滿月光的水面，也彷彿隨着我們騰入空中。牠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帶着牠那罩在薄霧下的四野，帶着牠那耀目的紅光和各色的汽船，簡直可以說在跳躍。

無疑地，我們快要到了，因為我們已經看見了一些大塊的神碑，石級，走廊，怪物像。我們現在，被這虔誠的人衆所捲，不得不再爬上幾級。

我們走到寺裏了。

這是我們今晚的故事中最後而最驚人的一幅圖畫——這幅圖畫又輝煌又深遠，

四周有被着月光的縹緲的背景，在月光之下，巨大的克利多瑪利亞樹巍然地伸着牠們的黑枝，如同一個大圓屋頂。

在一個寺裏所設的小茶館的四周都是花的輕棚下，我們和我們的魔司美們坐下了。我們是在石級盡頭的陽臺上，在石級那邊，人衆仍舊潮水似地湧着；我們的頂上是一個走廊，帶着泰山似的氣派，巍立在黑夜之中；我們更立在一個怪物像的脚下，他正用他那大的石眼和殘忍的狞笑瞪着我們。

在我們面前的這幅不可信的圖畫中，這條走廊和這尊怪物算是兩個最大的觸目的東西；牠們在四周的朦朧而淺灰的藍空中高高地巍然地立着；在牠們後邊，長崎正展着牠的鳥瞰觀，帶着成千的各色火光，隱約於透明的黑暗之中；同時下面的衆山也在這星光的天邊描上牠們那不齊的齒頂，於是變成了藍上加藍，透明上又加透明。我們還可以看見海灣的一角，也是非常高，非常模糊，非常慘白，如同一個隱在雲霧裏的湖，湖水反映着一片月光，像一片銀紙一樣光亮。

在我們四周，那玻璃的長喇叭仍舊不住地響着。

像一些鬼影一樣，一羣一羣的多禮而輕浮的人物來回地經過；也有成夥的小眼的魔司美，她們一個個臉上都毫無意義的鮮豔的微笑，假髮都在她們的光亮的銀花間閃耀着；也有醜陋的男子，在長大的樹枝上掛着烏，神，蟲形的燈籠。

在我們後面，那寺門大開着，裏面非常輝煌；一些和尚們正在大殿裏不動地坐着念經，大殿裏佈滿各種的神器，怪象，以及象徵物。所有的人——帶着他們那笑和祈禱所合成的，單調的噪聲——都擠到他們的周圍，慷慨地拿出他們的施捨；帶着一種不斷的響聲，金錢一把把地從地上滾到爲和尚所設的蓆子上，白色的蓆已不能復見，上面滿鋪着各種的錢幣，彷彿發了一次銅銀的洪水似的。

然而，我們，在這樣一個熱鬧的廟會中，我們卻感到異常的無聊，我們只是看，我們跟着別人笑；我們雖然有時也用半通的日本話模模糊糊毫無意義地跟着說兩句，在事實上說，我們卻像，不知怎麼的，完全不懂似的。棚子下非常熱，雖然今晚也不是沒有涼風；我

們吃了許多杯那可笑的冰水——很像發香的霜，味道又像埋在雪裏的花。我們的魔司美們所要的卻是大碗的糖豆攪着冰雹——和我們在三月裏大雹後所拾的冰雹完全一樣。

咯嚕！咯嚕！玻璃喇叭這樣慢慢地響着，發出一種洪大而又似乎費力的單音，彷彿是水裏鼓出來的。在這響聲裏還攪着急響機的丁當聲和響板的拍拍聲。在這種不可捉摸的快樂的——我們只知道這中間的成分是神祕的，稚氣的，可畏的，卻不知道牠們的比例——搖動中，我們大有被捲進旋渦之勢。因為那些坐在我們後面寺裏的偶像，因為那喃喃的祈禱聲，尤其因為那漆成的，狐形的，可怕的，時時可以看見人戴的腦袋——可厭的面具——一種宗教的恐懼遂油然而生了。

在寺內的花園和外院裏，各種不可思議的賣技者都搭成了場子，他們那黑布的旗子，寫着白字，在旗竿頂上被風兒飄着，簡直好像出喪時的儀仗。當我們的魔司美們作完

了她們的祈禱，給完了她們的施捨之後，我們便一同向這些場子走去。

有一個棚子裏面，我們看見只有一個賣藝者，正仰臥在一張桌子上；活人一樣大小的木人，戴着可怕的張着嘴的面具，從他上面露出來；牠們在臺上說話，做姿勢，末後又像破布似地落下去；不久，忽然之間，牠又彈然而起，衣服也換了，面具也換了，照樣在臺上表演一番，有時竟有三個，甚至四個，一齊出場；這就是那平臥的人的兩足和兩手的起落，牠的每隻手足上穿着一件袍子，頂着一副假髮，戴着一個面具。有時，這些假人還要大打其仗，刀劍齊出。

最使人生懼的就是那表演一個老婦的假人；每當她那怪頭和癡笑的形狀出現，臺上的燈必要作一度陰暗，臺後也要發出一陣悽慘的笛聲，夾着碎骨似的木板聲。這個東西在這幕戲裏無疑地是一個壞角，——一個可怕的吃人鬼，又害人，又貪食。在她身上，最可怕的是她的影子，那影子射在那白幕上，非常清晰；牠，不知怎地，雖然隨着她，形狀卻是一隻狼。在某種時候，當一碗飯遞給那老婦時，她便把身子一轉，露出她那大鼻子的外形

這時在白幕上便立刻現出一隻伸着頸子的狼，帶着牠那兩隻豎耳，牠那鼻嘴，牠那長齒，以及牠那伸出的舌頭。臺後的音樂先是小聲地纏綿着，悲泣着，戰慄着，接着，忽然之間牠便發出出喪的哀號，好像梟鳥的音樂會；那老婦仍舊在吃着，她的狼影也在吃着——很快地動着牠的兩顎，嚼着另一個可以看得清的影子，一隻小兒的胳膊。

我們接着又去看日本火蛇——一種世界所不知，連日本都少有的動物，完全一塊冷肉，又遲笨又麻木，好像是一種遺忘在這羣鳥裏的什麼洪水時代前的東西。

此外還有那使我們的魔司美們非常恐懼的馴象，那不倒翁，那動物園……

我們回到十善寺，已經半夜一點了。

我們先叫伊甫在他那睡過一夜的小紙房子裏睡下，然後，把床鋪收拾停當，吃完麵，把煙鍋班班，班班地在煙匣沿上敲過，我們也睡下了。

忽然，伊甫開始在他那小房子裏不安靜起來了，兩腳時時地踢在紙牆上，發出可怕

的響聲。

這是怎麼回事呢？在我，我想他是夢着那狼影的老婦，然而菊子卻用胳膊枕起她的頭來傾聽，臉上現出驚訝的表情。

忽然，一線光明，她竟發現那擾亂伊甫的原因了：

『Kai』（蚊子）她說。

爲使我知道她的意思起見，她很用力地把她尖尖的指甲在我的胳膊上一刺，同時又用很活潑的姿態做出一個被刺者的歪嘴。

『啊，這太沒意思了，菊子！我認識Kai，這個字，並且我也很明白你的意思，我告訴你。』她的惡作劇是做得這樣快，這樣滑稽，她的小嘴是撅得這樣好看，簡直使我發不起

怒來——雖然我的胳膊上明天一定要有塊青痕，那是一定的。

『來，讓我們去救救伊甫吧；我們不能讓他繼續這樣敲敲打打，讓我們拿一盞燈籠去照照，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果然是蚊子，牠們在他的四周成了一片濃雲；彷彿全宅全花園的蚊子都集在一處，飛翔着，嗡嗡着。菊子立刻憤然地用她的燈籠上的火焰燒死幾個，然後又指着那些把白壁都遮滿的別的說：『嚇！』

他，因為白天玩得太累了，這時仍舊沒有醒；不過他睡得很不安，這是可想而知的。菊子推了推他，叫他起來到我們蚊帳裏去睡。

他推辭了幾句，便默然爬起來，像一個半醒的身材高大的孩子，跟着我們出來。我呢，我對於這三人同睡的提議也沒話可說；因為我們所睡的蓆簡直不能叫做床，並且我們也都是照着日本風俗，穿着衣服睡。再說，在火車上，那些最高貴的太太們不也是毫無顧忌地這樣在不相識的紳士身旁躺着嗎？

於是我便拿起菊子那個木枕，放在床的中心，在我和伊甫的枕頭之間。

這時，一句話也不說，像改正我的偶然的失禮似的，菊子莊嚴地把她那木枕拿開，換上我那蛇皮的小鼓，使我睡在中間。實在，這是比較好一點，啊，這的確不錯；菊子實在是一

個很懂事的人。

第二天早晨回船時，在清晨的日光下，我們走下綴滿露水的小徑；我們在路上遇見了一羣七八歲的，非常有趣的，上學去的小魔司美。

不用說，蟬仍舊還在我們四周發着牠們那洪亮的鳴聲。山上氣味很好。空氣，日光，以及這些長袍美髻的小姑娘，一切都是新鮮的，腳下的花草都發着新鮮的香氣，人一踏過就要濺出一片露水啊，原來鄉間的清晨和一天生活的開始，在日本也和旁處一樣啊！

況且，這些日本小孩子的美麗可愛也是不能不算在裏面的；有一兩個簡直非常動人——但是她們的美麗怎麼會消滅得那樣快，而都換上了那些老人似的嘴，醜陋的笑容，猴子似的臉呢？

我在世界上飄泊了這麼些年，我岳母毛蕙夫人的花園，要算我所見的最幽鬱的地方了。

啊，在那光線模糊的廊下，吃着那小罐子裝的辣醬，談着閒散而瑣碎的事情，我們過了多少遲緩的，頹倦的，抑鬱的時光啊！夾在城的中心，圍在高牆裏面，這座花園有五米達見方，布滿了小湖，小山，小巖；全園見不到一點日光，一切都露着荒涼的氣象，蓋着一層綠

色的苔。

雖然如此，在這個模型的曠野裏卻可以使人覺到自然的味道。巖石都擺得非常合適。矮小的柏香木，還不及白菜高，在山谷上伸着牠們的多節的枝子，好像一些年邁力衰的老人；那種大樹似的氣派簡直使人難懂，牠們使全園的景致都變得像真的一樣。當你從室內的暗處遠遠地望見這半明半暗的小園時，你真說不清這是一個人造的風景還是你自己的幻象，是目力失常時所見的一幅真的野景，還是一個望遠鏡倒置時所見的野景。

在一個見慣了日本生活的人看來，我岳母的房間要算很講究的，這就是說，完全是空的；兩三個紙屏，一把茶壺，一個插滿蓮花的瓶子，此外就沒有什麼了。木器都是既不油又不漆的，然而卻雕得又精細又特別，因為常常用肥皂和水刷洗，那松木的白色永遠保存着。柱子和木條的樣式也是千變萬化；有的切成幾何形；有的則曲扭着，彷彿一些熱帶藤蔓盤着的老樹幹。在那毫無痕迹的白紙壁後，各處都藏着小暗室，小壁龕，小櫃子，又巧

妙又難測。

每當我想到那所謂日本式的客廳時，——充滿了破銅碎鐵的陳設品，掛着繡着金線的外國緞子，如同我們在漂亮的巴黎女人身上所見的緞子，——我就不禁要笑。我真想勸這些人來看我們這裏講究人的家裏；然後再去瞧瞧他們那 Y eddo 宮殿的素白的空房。在法國，我們要藝術品是爲的享受；在這裏他們卻把牠們藏起來，把牠們小心地鎖在神祕的地室裏，而且還要用一種叫 Godoun 的鐵條封住。只有在特別的時候，或者爲了宴請尊貴的客人，他們才把這個千封萬鎖的地方打開。日本人所懂得的華飾只是純粹而過分的潔淨；白簾子和白木器；外表極端簡單，連最小的地方都非常精緻。

我的岳母似乎是一個非常好的婦人。如果不是因爲她那花園會使我起不可遏的憎惡，我一定要常去看她的。她完全和水仙、桔梗，或阿雪的母親不同，她比她們好得多；我可以看出她從前會是個十分好看，十分漂亮的女人，她的已往的生活使我疑惑，然而我卻因爲輩分的關係，不能對她往深追究。

有人說她從前是 Yedo 地方一位有名的妓，後來因爲一時不慎做了母親，遂失了衆寵，這很可以解釋菊子在琵琶上的才能；大概菊子的指法和姿勢全是她親自教會的。

自從生了菊子（她的最大的孩子，也是她失寵的原因）之後，我的岳母——她的天性雖然出衆，卻好放縱——又一連蹈了七次同樣的錯誤，因此我還有兩個小姨妹：阿雪姑娘^①和阿月姑娘^②，五個小舅：楊梅，鴿子，牽牛，金子和竹子。

小竹子四歲了，是一個黃色的小孩，圓滾滾的，眼睛很亮；又能說又活潑，不是笑就是睡，在我這日本式的家庭裏，我最愛的只有竹子。

①日文爲 Oyuki-San（與梅子夫人之女同名）

②日文爲 Touki-San（與乙的日本妻同名）

三十六 (星期二，八月二十七日)

今天，我們——伊甫，菊子，阿雪和我——被四個快腿的車夫拉着，走進那又齷齪又黑暗的街道，全都東奔西跑地到那些舊貨鋪裏找古東西。

到了日落的時候，菊子——她從早晨起就使我不快，而且她自己也似乎知道——便拉起了一副長面孔，說她有了病，要求今晚到她母親毛蓀夫人那裏去睡。

我很心願地答應了；讓她走吧，這惹人厭的小魔司美！阿雪也將要回去送信給她的

父母，叫他們把我們的窗板關上；至於我們，伊甫和我，我們已決定在街上隨便逛一晚，不用魔司美們跟着，逛過了就一直回到我們的勝利號，也不用爬上那座難上的小山了。

我們第一先打算到一個時髦點的茶館裏吃一頓飯。不行，一點地方都沒有了；在所有的紙屋裏，在所有的用滑板和吊板做成的小間裏，在花園裏所有的牆角裏，都是滿滿的一些日本男女在那裏吃着不可信的東西；有無數的執袴青年在那裏和他們的女伴坐在一塊，舞妓的歌聲和音樂時時從雅座裏傳來。

原來今天是躍龜寺廟會的第三日，也可以說是最後一天——牠的開頭我們前天已經看過了，——所以全長崎墮入極端的歡樂裏。

我們走到隱蝶館，因為那裏雖然也滿了人，我們卻是老主顧。他們已很巧地在那個小湖——那個養金魚的池子——上放了一塊木板，於是，在這木板上，聽着脚下泉水的潺湲之聲，我們吃了飯。

飯後，隨着那些虔誠的民衆，我們又上寺裏去。

寺裏，同樣的怪物，同樣的面具，同樣的音樂。我們也是像前天一樣，坐在一箇小棚子下，吃那花香的冰水。但今天卻因為缺少了我的魔司美，缺少了那使我們和這會上的民衆可以連合的小臉，遂使我們覺得在這奇怪的混亂中更爲孤獨，更爲迷離。在我們的下面，仍舊是那藍色的背景：長崎浸在月光裏，旁邊掛着一片銀色的平水，彷彿是一幅半空中的幻景。我們的背後是那開敞的大殿，和尚們拿着梵鈴和木板——從我們所坐的地方看去，簡直像一些小狗——有的成行地蹲着，好像木乃伊，有的則在那金色輝煌的菩薩前來回散步。我們今晚既沒有笑，也沒有說話，這種景象似乎比前天還感人；我只是看着，打算了解牠。忽然，伊甫轉過身來說：

『弟兄！你的魔司美！』

果然是菊子而且正在伊甫的背後；她差不多是四肢附着地，藏在我們帳棚所靠的一隻半虎半狗的大石獸的兩足裏。

貓！

『像一隻小貓似地，她用指甲抓我的褲子，』伊甫說，仍舊有點驚異，『真像一隻小貓！』

她這時還是跪在那裏，做出最謙恭的行禮；她忸怩地微笑着，生恐我們惡待她，同時，她的頭上露出我的小妻舅竹子的小臉，也是笑着。她正背着這位小魔司可，讓他騎在她的背上；他的神氣仍舊是那樣混混沌沌，剃光了的小頭，長袍子，大綢帶。他們倆都目不轉睛地瞅着我們，似乎等着要看我們怎樣取笑他們。

我的上帝，我那有什麼意思要冷待她呢；不但如此，這種相遇在我反很有趣。我很喜歡菊子這樣做，我很喜歡她能把竹子帶來拜廟，雖然把他背在背上有點失她的身分，因為那是窮日本婦人帶小孩的樣子。

來，讓她坐在伊甫和我的中間；讓他們給她拿一份她所愛的冰豆來。我們將要把這快樂的小魔司可放在膝上，盡量地塞給他所要的糖果。

一晚上過去了，當我們要走下去的時候，菊子又把她的小竹子放在肩上，身子曲着，

拖着她的草屐，走下那大理石的石級和街石。是的，這種樣子的確很卑下，不過卻卑下得很好；我覺得菊子對竹子這種摯愛又天真又有趣。

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是日本人的特長：對小孩有摯愛，有才能哄他們，使他們發笑，給他們想出有趣的玩具，將他們的一生之清晨充滿了歡樂；也有一種特別的才能來裝飾他們，爲他們理髮，使他們的全身都顯得非常可愛。在這國裏我所愛的只有這件事：小孩和大人對於小孩子的了解。

●日文作 *Moushiko*，即男孩之意。

在路上我們又遇見了勝利號上的那幾位結過婚的朋友，他們看見我帶着這個小魔司可，非常驚訝，談諧地叫：

『怎麼！已經有了孩子了嗎？』

走到城裏，到了菊子的母親所住的街角上，我便預備向菊子說再見，她猶疑地微笑

了一下，說她已經好了，要求同我們回到山上的家裏去。這並不依照我們原來的計劃，我承認，然而，要是拒絕她，那就有點太難爲情，就是這樣吧！但我們必須先把這個小魔司可送回他的媽媽，然後還要到阿清夫人那裏買兩盞新燈籠，才能開始我們那疲倦的歸程。

然而，這時又有一個難關發生了：可笑的小竹子堅持要跟我們回家！不行，無論怎樣說他都不肯，這真是毫無理由，絕對不可能的事！

然而，這位魔司可，在這大節日裏，又不好讓他哭。因此我們只得先走到毛荳夫人那裏通知一聲，叫她不要掛念，接着，因爲在十善寺山脚下連一個人影都沒有，我和伊甫便輪班用肩膀負着他，把他在那夜色中帶回來。

本來今晚不想走這條路的我，這時卻又分明一手牽着一位魔司可，肩上又負着一位魔司可了。這是多麼有趣的命運！

到了家，果如所料，門窗都已關上而且鎖上了；因爲沒有人等我們，我們必須敲門，於

是菊子便用起全身的力量來叫：

『Ho Onné—San—an…an…an!』(喂梅——子——夫——人！)

我真不知道在她那小嗓子裏會有這樣高的聲音；她那又尖又長的叫聲在午夜的黑暗中回應出的調子是這樣異常，這樣野性，這樣出人意外，使我不由地有一種荒遠無邊的印象。

梅子夫人終於替我們把門開了；她似乎還祇半醒，臉上滿呈驚訝之色；頭上戴着一頂棉布的睡帽，藍色的底兒上，有幾隻白色的鶴鳥，手裏很漂亮地拿着她那有花的燈籠的長桿，她用力一個一個地打量我們的臉，預備看清楚是不是我們；然而她卻認不出我所帶的小魔司可是誰，這可憐的老婦人。

三十七

起先我只愛聽菊子的琵琶；現在卻開始喜歡她的歌唱了。

她唱的既不像戲，又不像那些歌曲家的低聲的假嗓；反之，她的聲音卻永遠高銳，柔和，細薄，而且平淡。

她常常把一些緩慢而悠然的曲子教給阿雪，也有她自己編的，也有她記起來的。這時她們最使我驚訝，因為她們能一方面用琵琶各自尋找新調，聲音不對耳時又從頭再

來，一方面對於那刺耳的，奇異的，幽鬱的聲音還能安然處之。

平常，當她們弄音樂時，我總是在廊下寫字。這時城廂的全景都展在我的面前。我寫字時總是坐在地板上的一張蓆子上，憑着一隻鑲着一些浮凸的小燕的日本式的小几；我的墨水是中國造的，我的墨水壺，像我的房主人的一樣，也是玉做的，在邊沿上雕着母蛙和小蛙。而且我也是寫着日記，——總之，簡直和樓下的沙糖先生一樣！有時我覺得我完全像他，這真是令人作嘔的事。

我的日記裏所有的盡是些可笑的小事，盡是些色，形，味，聲的瑣碎的記錄。

其實呢，現在在我這單調的四周確實已有個小說似的事實在醞釀着；在這魔司美與草蟲的世界裏確實有個衝突要發生：菊子愛上了伊甫；伊甫愛上了菊子；阿雪愛上了我；我一無所愛。如果我們現在是在別的國裏，這真可以演出一幕兄弟相殺的悲劇；但我們現在是在日本，在這把一切都變得可笑的狹小而矮短的環境中，一切也就無事了。

三十八

在這長崎城裏，每天照常要有一個最可笑的時間，那就是傍晚五六點鐘的時候。在這時間，所有的人都裸着身子，無論小孩，青年，老年人，老婦人，每人都坐在一個澡盆裏，洗他們的澡。他們洗澡並不拘什麼地方，也不要一點遮蔽，有時在花園裏，有時在院子裏，有時在店鋪裏，有時爲了和對街的鄰人談話方便起見，甚至在門口。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也照常的接待客人；客來了，他們便毫不躊躇地跨出他們的澡盆，手裏拿着一塊小毛巾

(多半是藍的)一面給來賓讓坐，一面還對他說客套話。

雖然如此，這種樣子對於年輕的魔司美和年老的婦人卻毫無好處。因為一個日本女人，一去了她那長袍和她那大花的腰帶，剩下的只是一個又小又黃的動物，彎曲的腿兒，平板不成形的乳部；她那種人造的微微的迷人處，這時便隨着她的衣服剝落得一點也沒有。

此外還有一個時間又有趣又悵人，那就是傍晚，當黃昏降臨，天空像一個黃色的薄罩，峻峯的清楚而陰峭的外形和莊嚴而縹緲的高塔突立於天邊的時候。在這時，下面淺灰色的大街小巷裏敞開的房子裏，所有的神燈都開始在祖宗或釋迦的前面燃了起來；同時，在外邊呢，所有鋸齒狀的突出的屋頂，都描在金色的天空上，好像黑色的圖案。每到這時，快樂而歡笑的日本就要蒙上一層奇異的，怪誕的，古老的，原始的，不可言狀的黑影，帶出悲哀之氣。在這時，城中僅留的歡樂只是小孩們的歡樂：年幼的魔司美和魔司可們，

從學校或店鋪裏出來，散在黑影懂懂的街上，同一片波浪一樣，剪裁得非常可笑的紅綠的衣服，美麗的腰帶結，花，插在頭上的金銀的頭簪，來往在那木建築的黑色的背景中，非常鮮明。

他們娛樂他們自己，他們互相追逐，他們的大袖子很飄蕩地在風中颺着，而且，那些小魔司美們，雖只十歲，五歲，或不到五歲，頭上也是戴着高高的首飾和很大的髮弓，和成年的婦人一樣啊！這些荒謬的假娃娃們，在這黃昏時候，來往在街道上，穿着他們的長袍子，吹着他們的玻璃啦叭，跑來跑去，放他們的小風箏，他們是多麼可愛！這些日本的孩子一生出來就可笑，往後更是隨年俱長，原因就是他們一入世就作奇怪的娛樂，奇怪的小嘯叫與呼喊；他們的玩物都是帶着鬼怪色彩，叫別國的小孩看見一定要害怕的；甚至他們的風箏都有可怕的眼睛和鬼魔的形狀。

每天晚上，在那些黑暗的街道上，這種新鮮的，孩氣的，卻有點過於荒誕的歡樂就要重新發出。這時，那些被風吹着，浮蕩於空中的不可思議的東西簡直叫你沒法捉摸。

菊子總愛穿深色的衣服，——這在此地是貴族的表示。雖然她的朋友阿雪姑娘和阿月夫人都喜歡穿起鮮亮的花布，在髮髻上戴上光輝的首飾，她身上卻總穿着深藍或深灰的袍子，腰上總束着繡着淡花的大黑腰帶，頭上除了一個琥珀色的玳瑁簪子外毫無首飾。可惜她並不是真有貴族的血統，否則她的背心就可以繡上一個白色的圓圈了。那圓圈好像個郵局的戳記，圈裏還繡着一些什麼花——多半是一片樹葉：這就算是她

們的制服。真的，除了這點小文章，她簡直完全像個上等的太太。

（在日本，顏色鮮亮的衣服，帶着雲字花，繡着金銀的怪物，乃是預備給闊太太們在家裏作禮服穿的；否則就只有臺上的舞女或妓女穿了。）

像別的日本女人一樣，菊子的大袖裏總有一些口袋藏着，總有一大堆東西帶着。她在那裏裝着她的信件，寫在米紙上的小條子，以及和尙們替她抽出的籤語；而最多的是——一些方塊的軟紙，以備一些奇怪的用處，——揩揩茶碗，拿拿花莖，或於必要時搥搥她那玲瓏的鼻子。搥完之後她立刻把牠摺起來，圍成一個小球，很厭惡似地把牠擲出窗外。

在日本，甚至最考究的人，他們搥鼻子時也是這樣。

四十 (九月二日)

我們近來很僥倖地交了幾個又希奇又難得的朋友：那就是躍龜寺——這寺裏的勝會我們已在前幾天參與過了——裏的幾個主要的和尚。

這地方附近現在非常荒寂，與有廟會時的那些晚上的擁擠和喧噪成個大大的反照；就是那些在夜間生氣彌滿的寺內的一切，到現在在日光之下，也變得驚人地死一樣地頹舊了。那被時間消蝕的大理石的石級上面，一個人也沒有；那宏壯的走廊下也是沒

有人影，顏色和貼金都已被塵土蓋住。要走到寺裏，你必須先經過一些架在山坡上的冷清的臺子，經過一些嚴肅的門樓，爬上那無盡的石級，從城市和嚶嚶的人聲中走到那埋着無數荒墳的聖地。在所有的石道上和所有的磚牆上，都生着苔蘚和石耳；古老的淺灰色蓋在一切的東西上，好像一層燼灰。

靠着進門處，在一個旁殿裏供着一個坐在蓮花上的釋迦——是貼金的，足有四十五尺或六十尺高，安在一個很大的銅座上。

我們終於望見那立在兩個巨人間的末一層門了。這兩個聖殿的護衛者是照例一個站在左首，一個站在右首，每人都像野獸似地，被關在一個鐵籠裏。他們都帶着憤怒的姿勢，舉起兩拳，像要打人，形狀是又怕人又難看。他們的身上滿綴人們從鐵條門唾進來的紙團，牠們黏在他們那偉大的四肢上，看來好像大麻瘋的白斑：原來這些都是高僧們寫在細紙條上的符咒，是善男信女們爲要制服他們而唾的。走過這兩個驚人的怪物，我們便走進最裏層的院子。我們朋友們的居室就在右首，對面是廟裏的大殿。

在這磚鋪的院裏有幾個火把臺，高如小塔。此外還有幾棵活了幾百年的西迦棕，葉色鮮綠，無數的細枝很平均地彎曲着，好像一些宏麗的蠟架。大殿是完全敞着，又陰涼又神祕，只能見遠角上的幾點融在黑暗裏的貼金。在深處，坐着一些神像，從外面看來，隱約還可以看見他們那合着掌神祕的神氣；前面是神壇，供桌上擺滿金屬的大瓶，裏面露出一朵朵的豔麗的金銀的蓮花。一進大門，和尚整天在神前所燒的香棍的那種香氣就向你撲面而來。

要進到我們的和尚朋友的居室，——牠的方向是一進門向右走，——那真是件不容易的事。

在他們的門口，用鐵鏈掛着，有一個怪物，像是魚類，但又有角和爪；有一點小風他就會響起來。從這下面走過，我們才進了那高大雄麗的第一層旁殿；裏面燈光慘淡，牆角間露出一些貼金的神像，鐘，以及拜神用的一些別的不可捉摸的東西。

這時便有一些玲瓏的小動物，大概不是歌童就是他們的徒弟，帶着一副疑惑的歡迎的模樣來問我們有什麼事。

『啊，阿松君！何方君！』當他們明白了我們要見誰時，他們很驚訝地重複說。『啊！不行，不可能，他們現在正休息呢，這就是說，他們正在靜坐呢。Orimas！Orimas！』（對不起，對不起！）他們說，一面又合上掌，把腿屈了兩下，爲的叫我們明白。（他們正在祈禱呢！最緊要的祈禱！）

我們堅執要見，把話說得更重一點；甚至又把我們自己的鞋脫下，表示我們不聽他們的拒絕。

末了，阿松君和何方君終於從他們禪房的岑寂的深處出來了。他們穿着黑色的僧袍，頭上剃得精光，微笑着，帶着和藹的臉，滿嘴道着歉，他們向我伸手相讓，於是我們便也像他們似地把腳脫光，隨着他們走進他們那神祕的居室的內部，中間經過許多沒有人的屋子，地下都鋪着其白無匹的蓆子。兩室之間只隔着一個竹簾，非常精緻，用流蘇和紅

絲線繫着

各屋裏的板壁都是用同樣的木料做的，淡黃的顏色，接得非常精緻，沒有一點裝飾，沒有一點雕刻；一切都呈一種嶄新未用的樣子，好像還沒經人手觸過似的。在這種講究的蕭條中，地上只疏疏地有幾隻貴重的小凳子，鑲得非常華麗，上面擺着一個古銅神像或一瓶花；牆上掛着幾幅名畫，所謂畫，就是淡淡地塗着兩筆中國墨的長條的灰紙，紙裁得很齊，但連一個畫架都不鑲；此外就沒有別的了；沒有一個坐位，沒有一個墊子，更沒有一點傢具。其講究的簡單，其蕭條之美，其淨潔無疵，簡直到了極端。隨着和尚們走過這一串冷清的屋子，我們就感觸到牠們和法國式的屋子裏的七零八碎是怎樣地相反，因之忽然對於我們家裏那種雜亂和擁擠起了一種厭惡之感。

我們這些赤足者的路程的盡頭終止在一個內室的廊子底下，我們大家都在牠的半黑的涼爽的空氣裏落了坐；牠向着一片小小的人工景致，景致之小簡直像是一個井底裏似的；牠是一個玲瓏的花園，比一個囚人的陷窰大不了多少，四周都被聳天的山壁

圍着，只有一線微淡的小光漏下。雖然如此，這裏的一切卻佈置得和大山谷一模一樣；這裏也有山洞和陡巖，也有猛流、瀑布和小島。園中的樹都是曾經用過一種我們不知道的日本法子縮小了的，那蒼老有結的枝子上生出小小的葉子。一切之中都融着淡淡的古老的苔綠，看來這片小地方至少也有幾世紀了。

成羣的金魚在清水裏來往地游着，還有幾個小龜（大概是「躍」吧）睡在牠們的灰殼顏色相同的巖石上。

此外還有一些不知道從那裏來的蜻蜓飄然降下，顛着牠們的小翅停在那些小小的水蘩上。

雖然他們那溫和的外表似乎非常莊重，我們這兩位和尙朋友卻非常愛笑，——一種天真的，高興的，稚氣的大笑；他們都是又短又胖，又禿又光，既知道愛法國酒，也知道怎樣開個玩笑。

我們談了一件事又談一件，對着他們那小瀑布的恬靜的音樂，我也搬出最深奧的日本句子和他們大談而特談，而且還把動字的各種語式用上：願望式，允讓式，假定式，一面談着，他們也略略給我們講了些宗教的事情，上供的儀式，以及藏在那左近小塔裏的東西；並且還用一個玲瓏的小刷子畫了幾張預備給遠方病人作丸藥吃的符咒給我們看。他們用他們那又白又圓的小手搖着扇子，搖得和女人一樣俏皮；當我們嘗過了幾種有花香的本地酒後，他們又在末後拿出一瓶 *Benedictine*（或 *Charreuse*）因為他們對於他們的西方伙伴的酒是很偏愛的。

當他們上到船上來回拜我們時，他們都毫不客氣地把大圓眼鏡架在他們那肥鼻上，過來翻看我們所定 *Vie Parisienne* 之類的畫報上那些不潔的圖畫，而且一看見什麼女人之類的東西，他們尤其要很高興地仔細端詳。

他們在這大寺裏常有很可觀的宗教儀式，我們常被他們邀來瞻仰，鐘聲一響，他們

便很整齊地走進大殿，到那些佛像前面；二三十個和尚，一齊都穿着袈裟，屈着膝，合着掌，搖前搖後，好像一羣神祕的跳舞班。

但是，即使這大殿是壯麗莊嚴的，即使這些神像們是宏偉的，在這日本也至多不過做出一副貌似得偉大而已，在一切之中都藏着一種沒有法子辦的藐小氣，一種不可止的可笑的情感。

而且，就是到寺裏來的會衆，裏面也沒有什麼腦筋清楚的人，因為從其中，我時時可以找出一兩個熟人：不是我的岳母就是我的一個妻舅，再不然就是昨天才賣給我們一個花瓶的那中國舖子裏的婦人，可愛的小魔司美們，猴子似的老婦們，帶着她們的煙匣，她們的鮮亮的陽傘，她們的客氣，她們的低喊，她們的銳呼，一齊都進來了；互相喋喋，交換着套話，做那些攘攘不安的動作，叫人找不出一點嚴肅的神氣。

四十一 (九月三日)

由梅子夫人帶着還有我的最小的姨妹阿霜姑娘跟着，菊子今天竟破例到船上來看我來了。這幾位貴婦的神氣都是又大方又華貴。

我的臥艙裏有個帶座的大釋迦，他前面放着一個漆盤，當我那忠心的僕人在我的衣袋發見一兩個我忘記了的零錢時，他便把牠們拿出來放在漆盤裏。見了這個，素好見神見鬼的梅子夫人還只當個真的神壇，立刻用了最莊重的態度祈禱了一回，祈禱完畢，

又從她的錢袋（錢袋向來是繫在背後腰帶上，靠着她的煙鍋菸袋之類的）拿出幾個敬錢，深深行了一個禮，放在那漆盤裏。

在拜訪的時間內，她們的行動自始至終都非常合禮。但到要走的時候，菊子卻非要見見伊甫不可，她那種露骨的固執的態度也是不可隱瞞了。於是我便把伊甫叫來；見面之後，伊甫對她這樣地親熱，至使我感到一種更嚴重的不舒服；我甚至恐怕近來我所預料的那個可笑的悲慘結局不久真要來到了。

四十二 (九月四日)

昨天，在城中一個古舊而荒頹的區域中，我遇見了一個很俏皮的小魔司美，衣服穿得非常漂亮，很鮮亮地立在那破牆爛壁的黑色的背景中。

那是在長崎城的盡頭，在長崎城的最古的一隅中，那地方有百年以上的老樹，有釋迦，彌陀佛，辨天，觀音一類神仙的廟宇，聳着又高又華麗的殿頂；大理石雕成的怪物踞在那墳墓一樣沈寂的院子裏，院子裏面很高的荒草在石頭縫裏生着。這塊荒涼的地方有

一條又深又窄的小河橫貫着，河上建着大理石鑿成的小橋，橋上的石欄杆都已被綠苔蝕壞。一切都和我們在日本古畫上所見的那種奇觀和巧構一樣。

我在如熾的午日下把這塊地方走盡，連一個人影都沒看見，除了從那些僧房旁開着的窗子裏，偶爾可以瞥見幾個和尚，看守墳地或看守寺院的和尚，在他們那深藍的蚊帳內午睡。

忽然，從比我稍高一點的地方，在一座蓋着綠苔的石橋頂上，這個魔司美出現了；她全身滿被光線，滿被日光，鮮明耀目地立在那老黑的廟宇和深暗的陰影的背景之中，彷彿是一個仙子的幻像似的。她一隻手擦着她的衣服，使牠緊靠她的踝部，把她的身子顯得更加苗條。在她的小頭上，她的多骨的陽傘作成一個黑邊的紅藍色的光圈，一叢開滿了花的夾竹桃生在她身邊的石頭縫裏，在日光之下和她爭豔。在這個年輕的人兒和那棵花樹的後面，一切都是黑色的。那好看的紅藍色的陽傘上寫着幾個白字，這幾個字是魔司美們所愛用的，現在我已經會認了：停停吧，雲呀，且看她過去。實在說像她這樣一個

俏皮的，完全日本式的小人兒，也真是值得停住看一看的。

雖然如此，我是不願停留得過久而被她迷住的，——因為那就又要再蹈一次覆轍了。顯然只是個和別的一樣的假娃娃，一個在中國浮攤上擺的陳設，沒有別的。當我凝視着她時，我對自己說，設若叫菊子立在這同一地點，穿着這種衣服，在這種光線和這日光之下，她的樣子也會同樣使人高興的。

因為，菊子是漂亮，那是無疑的事。我還記得，昨天晚上我還曾愛慕過她。那是在夜深的時分；我們和那幾對和我同樣結合的夫婦照例一同從茶館和夜市回來。當時別的魔司美們頭上都戴着她們的丈夫所送的新的銀簪，手裏弄着玩物，牽着手兒走，她卻託故疲倦地半斜地坐在一輛人力車上，跟在後面。我們把買來預備插入瓶子的一些花來放在她的旁邊，——有新開的澤蘭，有長瓣的蓮花，都是季末的東西，已經有點秋氣了。——這位日本姑娘半躺在這百花叢中，兼着車子走過路燈時，時時變換的光彩閃過她的身上，那真是非常好看。如果，在我初到的那晚上，有人指着她對我說：「這位就是做你的魔

司美的，「我那時無疑地要大動心，但現在呢，不，我一點也不動心，這只是菊子，只是她，沒有別的，只是那經手人袋鼠君給我送來的一個開心的，在形式和思想上都過求細節的小動物罷了。」

四十三

在我們家裏，預備喝，做茶，或洗點小東西的水是存在幾隻白磁小缸裏，缸上都畫着藍色的小魚在水藻之間被急流衝着。因為怕牠們在房裏蒸熱，我們總把牠們放在梅子夫人的房頂上，這地方是從我們廊子口一伸手就可以達到的。久而久之，我們這塊放水缸的地方便成了鄰近二三十隻貓的天堂，因為，在牠們在房頂上唱完牠們的求愛之歌，走完牠們的散步之後，拿這地方做幽會地是很有趣的。

當伊甫第一次要喝這水時，因為我覺得是我的責任，我便警告他不要喝。

「哦！」他回答，似乎有點驚訝，「你說貓嗎？貓並不髒呀！」

在這方面，菊子和我也都同意了：我們不以為貓是不潔的動物，而且我們也不反對喝牠們剩下的水。

伊甫對菊子也是同樣的意見。「她也並不髒，」他說；他把她同貓列做同類，常常很不在乎地在同一茶杯裏喝她剩下的水。

這幾隻磁缸是我們常用的必需品，但是，每天夜間，當我散步回來，爬了半天高，吃了一些阿時夫人的燒餅，渴極了時，牠們却總是空的。要想梅子夫人，阿雪姑娘，或她們的女僕代代姑娘早點記住，在白天把牠們注滿，那簡直似乎不可能。而且，當我們回來時，這三位女人都已入睡，所以我們只得自己來做。

因此我們必得開了所有已關的門，穿上我們的皮鞋，到花園裏去汲水。

而且，因為菊子獨自在黑暗的樹叢間和蟲聲中恐怕要嚇死，所以我只好伴着她去到井邊。但到花園去我們必需一個亮，於是我們又不得不到我們那紙櫥裏從每夜丟在那裏的燈籠中去找找；但是，唉，所有的蠟燭都燃盡了，果不出我所料！好，讓我們隨便取出一盞，在那籠底的鐵尖上安一支新蠟吧；菊子把全身的力量都用在那支燭上。那支燭忽然滑了，破了；這位魔司美於是把指頭含在嘴裏，撅起嘴大叫。這幕不可避免的戲劇是每晚必演，而且至少要延遲一刻鐘，才能讓我們回到那深藍的網下去安憩；在這當兒，屋頂上的夏蟬便似乎正用牠們那無盡的歌聲在嘲笑我們。

這一切——這一切，如果出諸別人，我所愛的人，本是很有趣的——反使我對她愈加不滿。

四十四

(九月十一日)

一個星期很平安地過去了，在這期間我什麼都沒寫。

現在我已漸漸對我的日本家庭以及此地的奇異的語言，衣服，面孔有些習慣了。歐洲已經有三個星期沒信來了；牠們一定是送錯了地方，這照例很容易使人對於過去增一層模糊之感。

因此我每天總是很忠實地爬上我那別墅，有時在星光的夜裏，有時在傾盆的大雨

之下，每天早晨，當梅子夫人的早禱聲從迴音的空氣中傳來時，我便起身向海邊走去，在那落滿露水的青草的小路上。

在這日本國裏，通常最主要的事業似乎就是尋求古董。走到古董商的小舖裏，坐在地席上，從伙計手裏接過一杯茶，你就可以開始撫摸那些架子和櫃子上所堆的，那些好看的廢物。講價是件很費口舌的事，至少也得經過幾天，好像兩下都在開玩笑似的。

我實在把「小」這個字用得太多了，我很自知，但我有什麼別的法子呢？要描寫這個國度，這個字簡直每一行非用十個不可。小氣，過細，虛偽，——全日本，無論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都可用這三個詞兒包括無餘。

買來了東西，我便把牠們堆在我那木和紙造成的小房裏；但在沙糖先生和梅子夫人看來，這就不及空洞的房子合於日本氣。現在天花板上已有許多敬神的掛燈懸着；許多小几和許多花瓶，男女神像則多得和一個塔裏的神像數目一樣。

我們房裏又設了一個日本道教的神壇，當梅子夫人見了牠時，總忍不住她的情感，俯身倒地，用她那老母羊的嗓子唱她的祈禱文：

「洗去我一切不潔啊，天照大神，如洗之於加茂之川。」

叫天照大神來洗去梅子夫人的不潔！嗚呼，怎樣一件使人討厭的工作啊！

菊子是個佛教徒，每晚睡上床之前常要祈禱一會；有時雖然已經瞌睡萬分，她總要在那最大的鍍金的佛像前拍兩下手，但祈禱剛完，她立刻就會像不信一切的小孩似地微笑起來。我知道她對於她的 *Ofodora*（祖宗）也有相當的敬仰，在她母親毛茸夫人那裏正設着一個華麗的祭壇。她請求他們賜福，請求他們使她發財並且聰明。

誰能找出她對鬼神或死亡的觀念呢？她也有一個靈魂嗎？她也覺得她有一個靈魂嗎？她的宗教不過是一種由上古時代傳下來的，尊古的模糊的神統觀念，加上在中世紀時中國僧人從印度傳來的涅槃的觀念。連和尚們自己對於他們的宗教都不大明白；現在都堆集在這瞌睡的魔司美的小腦袋裏，怎麼會不成一片迷霧呢？

近來發生了兩件非常不關緊要的事，使我和菊子倒有點親熱起來了——（這一類的捆束向來會使人愈來愈近的。）第一次是這樣——

梅子夫人有一天拿出了一件她青春時代的遺物，是一個透明得稀奇的玳瑁梳子，這種梳子講究婦人常把牠放在頭頂，略平，輕輕地插着，梳齒完全露在外面。她把牠從一個好看的小漆盆裏取出，用手拿在空中，眯着眼睛，向天空——一個夏天的晴空——望去，像查看一顆寶石的成分似的。

『這是件很有價值的東西，』她說，『你應該買給你的小妻才對。』

我的魔司美果然彷彿愛上了牠，非常稱許這梳子的透明和牠形狀的好看。

然而使我喜歡的却是那漆匣。蓋子上是一幅用金色畫的金畫，畫着一片景致很近的大風天的稻田；莊稼和青草被大風吹倒的吹倒，捲折的捲折；在蕪亂的禾莖之間，處處還可以看到看見稻壠的泥土；上面甚至還有幾個小小的水渦，那便是幾顆透明的漆點，上面

還有幾點金星浮着，彷彿一種濃液體上的渣沫；還有兩三個小蟲，小得只有用顯微鏡纔能看清，在葉子上戰戰地帖着；而全幅却還沒有一個女人的手大。

至於梅子的梳子，却一毫引不起我注意，我只裝做沒聽見，因為牠不關緊要，而且貴。這時菊子很悵然地回答她：

『不，謝謝你，我不要牠，拿走吧，親愛的梅子夫人。』

同時她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這口氣的意義很深，似乎在明說：

『他對我並沒有那樣的寵幸啊——纏他也是沒用的。』

於是我立刻便買下了。

將來，當菊子也變成梅子夫人一樣的一隻猴子，也有那黑牙，也作那長禱時，她，循環地，大概也要把這梳子傳給一個下一代的什麼講究女人吧。

又有一次我被太陽晒得頭痛起來；我躺在地板上，把頭放在我那蛇皮的枕頭上。我

的眼昏了，一切都像在我四周旋轉；那開敞的廊子，那大塊的天空，那在天空搖搖的各樣的風箏；我覺得全身都隨着那充滿空中的有音節的蟬聲顫擺着。

她於是蹲在我身旁，打算用一種日本手術來替我治一治，使了全力用她的兩個小小的拇指按在我的太陽穴，很快地揉轉，像是用錐子在鑽一個什麼窟窿。這種費力的工作使她的小臉不一會便熱得紅了起來，這使我確實感到一點舒服，彷彿吃過鴉片時那種如夢的迷醉似地。

接着，焦急恐慌地怕我發了痧，她又急忙把她那長袖中所藏的那些寫在米紙上的靈符取出了一張，圍成小團，投入了我的口裏。

我呢，我也忍住了微笑吞了那張符，惟恐傷了她的苦心或搖動了她的信心。

四十五

今天，伊甫，我的魔司美，和我自己，我們一同去到長崎最好的照像師那裏，打算合拍一個照。

我們將把像片送到法國去。伊甫想到他的妻見了我們倆中間的菊子的那張小臉，不知將要怎樣地驚訝呢，他微笑了，正不知將怎樣向她解釋。

「唔，我就說是你的一個朋友，那不就完了嗎？」

在日本，像我們這樣的照像師多得很，不過有一樣不同，那就是他們都是日本式的，住在日本式的房子裏。我們今天去請教的一個，他的營業所却是在城廂裏，在那遍立大樹和古塔的區域中，就是我那天遇見那好看的小魔司美的地方。他的招牌，用各種文字寫着，隨着那條小水靠牆而立，——那條小水，從上面的綠山一直瀉下來，中間搭着老大理石的穹橋，兩岸列着稀疏的竹子和開花滿枝的夾竹桃。

在這古舊的日本地中竟有一個照像師棲着，這真使人驚訝迷惑。

我們來得很不湊巧；像館門口正擠着一堆人。一大行人力車停在那裏，等着他們拉來的主顧，——他們都是要輪在我們前面的。車夫們，赤着背，文着身，頭上帶着光澤的帶子和明亮的簪子，正在一塊閒談着，吸着煙，或在那小溪的清水裏洗他們的腿。

進門處修飾得十足地日本氣，掛着燈籠，植着矮樹，但在室內就像坐在一個巴黎或邦脫阿斯地方的像館似的：同樣的橡木椅子，同樣的軟凳，石膏的柱子和硬紙的假石。

這時在照像的是兩個貴婦，（兩個一望而知爲母女的貴婦，）正在照着一個小尺寸的半身像，背景衣飾都像路易十五時代的樣子。這兩個奇怪的人物是日本貴婦中我第一次這樣貼近地看到的：貴族式的長臉，陰乾而且毫無生氣，米粉擦得幾乎成了灰色，嘴唇用洋紅塗成鷄心形。雖然有種族的不同和預先的成見，也使我一見就看出一種華貴之氣。

她們用敵意的目光打量菊子，雖然她的衣服也和她們一樣高尚。在我這方面，我簡直一眼也離不開這兩個動物；她們像一件從沒見過的新東西一樣捉住了我。她們那姿態怪異的織體簡直完全被厚硬的衣服和過量的帶子包遮無餘，處處垂着流蘇，像疲倦了的鳥翼似的。不知怎的，她們使我不自覺地想到那稀奇的昆蟲；在她們袍子上，那些花紋都是些與蛾蟲相像的黑花，最神秘的是她們那兩條細眼；牠們開合得是這樣地大，以至那兩葉緊張的眼簾大有睜不開之勢；還有她們的表情：所表現的彷彿是一種愚蠢的，渺茫的，自得的內在思想，一種和我們完全不相通的一些觀念。當我凝視着她們，我自己

想「我們離這些日本人是多麼遠啊！我們的種族間的一切是多麼不同啊！」

現在我們還得讓幾個英國水兵照過才行。他們穿着白色的制服，一個個都是紅光滿面，身子又肥又紅，很拘泥地圍着那些柱子，好像一羣糖人。

終於輪到我們了；於是菊子慢慢把她自己擺作一個很動人的姿勢，接着時式人的樣子，把脚尖很吃力地扭着。

於是，在像紙上，我們便照成了一個絕頂可笑的小家庭，很整齊地排列着，與市上平常像館裏所照的毫無兩樣。

四十六 (九月十三日)

今天晚上伊甫比我早三個鐘頭下班；因為值崗的輪替，這種情形是常有的。每到這樣的時侯，他總獨自先上岸，上十善寺去等我。

從甲板上，隔着玻璃，我可以望見他爬上那綠色的山道；他的脚步又活又快，幾乎像在奔跑；他彷彿真個急急地要去望菊子。

當我在約莫九點鐘到家時，我看見他正坐在屋心的地板上，赤着背。（這在日本人家中倒不算是一種什麼非禮的事，我承認。）在他四周擠着菊子、阿雪和女僕代代姑娘，一個個都在很高興地用一條印着鸚鵡和別的可笑的東西的藍巾替他擦背。

老天爺，他到底做了什麼事呀，這樣熱，弄到這樣地步？

他告訴我，離我們的房子不遠，再上去一點，他今天發現了一個比武場：因此這整晚上他都在和一個日本人比武，那日本人拿着兩把劍，跳來跳去如同一隻貓——這是這國的習慣，他使用法國式的比武法，和他大打了一陣，打完之後，他們一面鞠了許多躬，一面又給他拿出許多冰過的東西來吃，以表示他們的仰慕。這些事，合在一塊，便使他出了一身可驚的大汗。

「啊，好得很。」雖然如此，這卻不能使我完全滿意。

他很高興今晚的事，打算從此每晚去打他們來解悶；他甚至還想收學生。

背揩乾了，他們三個魔司美和他，便都坐在一起，開始鬪日本紙牌。在我這方面看，這

實在不能不算一件最無妨的，最萬全的事情了。

查理 N 和他的妻子水仙夫人，在十點鐘左右，突然到了。（他們原是在我們鄰近的那片黑暗的矮林中遊散，看見我們房裏有燈光，就順便上來了。）

他們的意思是打算到「蝦蟆茶館」去消磨這一晚，而且願我們也同他們一塊去吃點香冰。這茶館離這裏至少要一個鐘頭的步行，牠在城的那面，在半山上，在那世御大寺的花園裏；但他們卻堅持他們的主張，驅我們說，在這種良夜明月之下，從那寺院的月臺上，我們一定可以看到很好的景致。

「很好的，當然無疑；不過我們現在要睡了，我們……既是這樣，就這樣辦吧，讓我們跟他們走吧。」

到了下面，在大街上，在阿時夫人的門前，我們雇了五個車夫和車子。阿時夫人，爲了我們這夜遊，特給我們選了幾盞最大最圓的燈籠——幾個又大又紅的大球，上面畫着

星魚，海藻，和綠色的鯊魚。

我們出發時，差不多已有十一點了。在中市，那些規矩的日本人業已關上他們的小屋，熄了燈火，遮上木窗，拉下他們的紙板了。

再往前，在那舊城廂的街上，各處更是早已無人，我們的車子只在黑暗中經過。我們向我們的車夫們喊：『Ayakou! Ayakou!』（快點！快點！）於是他們便盡力飛跑起來，口裏輕輕地嘶着，如同一些興高彩烈的野獸。我們像一陣旋風似地在黑暗中捲去，五輛車子排着印度式的行列，在那不平的老街石上顛上顛下，我們手中的紅球在牠們那竹竿頭搖擺着，發出微光照耀着前後。在路上，不時有一個戴着藍色睡帽的日本人開了窗子，伸出頭來要看看到底是誰這樣瘋喊，在這樣晚的時候跑得這樣快。再不然，在路上，燈光一閃，我們便瞥見一個蹲在廟門口的石頭動物在對我們啼笑。

末了，我們終於到了世御寺的脚下。把我們的車夫和小車留在下面，我們便爬上那

巨大的石級，——在這深夜，石級上已完全無人了。

菊子，她向來是喜歡裝一個疲倦的小姑娘，一副撅着嘴的形相的，這時挾着伊甫和我的胳膊，在我們中間一步一步地走着。

水仙卻完全和她相反，她像一隻小鳥似地很快地往上跳，很自樂地數着那無窮的石級：

『Hikōtsu! Fūatsū! Mitsu! Yōsu!』 (一二三四) 她叫着，一面連着向上輕跳。
『Itsūtsu! Mōtsu! Nanāsu! Yatsu! Kokonōtsu!』 (五六七八九)

她對於主音並且特別加重，好像要把這數目念得更可笑似的。

在她那好看的黑髮上閃爍着一枝銀羽；她的輪廓非常勻美，簡直好看得奇怪；我們四周的黑暗已把她那幾乎可以說醜，幾乎可以說沒有眼的面部遮掩了。

今天晚上，菊子和水仙實在可以說是兩個小仙子；即使是最無關緊要的日本女子，在某種時候，因了奇異的美景和巧妙的安排，也可做到這種樣子。

這大理石的石級，又空又大，在夜色的天空下成爲一片灰色，上部像是融入我們頂上的大空；而當我們走上的時候，下部又像融入下面的大空，夢一般快地落入下面的深谷。在很陡的石級上，我們所必經的那些門樓正在那裏巍然地峙着；牠們的影子，被一層的石級所間斷，成爲扇摺形。一個個的門樓分別地立着，一個比一個高；牠們那奇怪的形象，既極其簡單，又特別考究；牠們很清晰的立着，一面又帶着月光下的事物的模糊的樣子。兩隻彎彎的飛簷遠遠地伸着，好像兩隻利角，衝向那繁星密布的藍色的遠空，好像把牠們在牠們四周這充滿墳墓和死亡的世上所得的知識告知衆神。

當我們往前走時，在這無邊的大坡上我們更顯得像一羣螞蟻了。這時，照耀我們的一半是那高處的慘白的月光，一半是我們手中所持的那永遠在竹竿頭搖擺着的紅燈。一種淵深的寂靜布散的寺的四周，到我們再往上時，便連那蟲鳴也微如私語了。一種敬畏之心，一種宗教的恐懼爬到我們的心上來，並且，在同時，一股刺人的涼氣忽然侵入到空氣裏，從我們身上吹過。

在上面，大殿裏擺着一隻玉馬和一些磁塔，當我們進去時，便感到一種鬼氣。那緊緊的四壁使殿裏更加一層陰慘。我們的闖入似乎恰恰驚擾了空中的神靈和殿中的神像，幻鬼和那被月光照得陰盪的怪物間的神祕的議會。

我們向左轉，穿過花園，走到那「蝦蟆茶館」；我們的目的地；只見茶館已經關了——正如我所預料——門窗緊閉，黑暗無光！我們一齊敲門；我們用最動人的口氣喊我們所熟識的侍女的名字：明子姑娘，阿星姑娘，晨薇姑娘，菊后姑娘。沒有一個人再見吧，香冰和霜豆！

當我們走到那射場前面時，我們的魔司美們忽然駭然向一面跑去，說地上有一個死屍實在，有一個什麼人正躺在那裏。我們提心吊膽地用我們的紅球的光向那地方照去，——因為怕害，只把手伸得很遠；原來就是在七月十四日替菊子選箭的那位守者；這良善的人，髮髻微散，正在睡得如此的香，使人不好驚醒他。

讓我們到那平臺邊上去吧，在那裏看看我們脚下的海灣景致，看過了便回去吧。

灣面今天晚上好像一個很大的罅隙，又黑又陰，連月光都不能侵入——好像一個一直開到地球中心的張着大嘴的深淵，而且，在牠的中間，很微的，像溝中的營蟲似的，閃着那些淀泊在那裏的船上的燈光。

四十七

是夜半時分，正在清晨兩點鐘的時候。在我們那和平的偶像之前，我們的夜燈依舊黯然地燃着。菊子突然把我推醒。我回頭一看，她已用一隻胳膊支起身子，臉上浮着最深的恐懼的表情；她不敢說話，只用手勢告訴我，什麼人正向我們走來，再不然，什麼東西正向我們爬來。這不祥的來者是什麼呢？一種恐懼的感覺也來到我的身上。我立刻有一種大禍將臨的印象，一想到這孤獨的地點，這奇異的國家——我至今對牠的人民和牠的

神祕還沒了解的國家，像她這樣事事都明白的人，現在竟釘住在這裏，像生了根一樣，嚇得半死，那一定是一個什麼可怕的東西。

牠好像是在外面；牠是從花園裏來的；用戰慄的手，她指給我牠將從廊子爬上，上到梅子夫人的屋頂。真的，我可以聽見一種輕微的響聲，果然愈來愈近。

我向她提醒說：

『Neko-San?』（貓先生們吧？）

『不是！』她回答，仍舊恐怖不安。

『Bakémono-Sama?』（是鬼大王吧？）我已經學會說話客氣的日本習慣了。

『不是!! Doroboi!』（賊!!）

賊! 很好，很好；在我，這倒比當我初醒時所怕的那些鬼怪或死人好些；所謂賊，就是那些神氣活現的先生們，他們既是日本賊，自然也有那奇異的面孔。既知道是什麼，我現在一點也不害怕了，並且我們還要立刻去證實這件事，因為在梅子夫人的屋頂上確實

是有個什麼東西，有個什麼東西在那裏走動。

我開了一頁我們的木板，向外望去。

我所見的只是平靜，無聲而且一片好看的大地，被月光射得透明；日本，睡在草蟲的單調的歌聲中，今夜顯得特別可愛，空中的空氣也是清涼沁心。

菊子，半躲在我的肩後，顫抖地聽了一會，然後又伸出頭來，用一對瞪圓的眼，像一隻被驚的小貓似地，睜睜花園，又睜睜四周的屋頂，沒有，什麼都沒有，沒有一點動靜。各處時時可以瞥見一兩個怪影，初見時令人莫解，但不久就看出是樹枝的影子，或牆頭的影子，而且都是屹然不動。一切都彷彿絕對平靜，凡月光所射到的一切模糊的東西上都承着寂靜。

什麼都沒有；任何地方都看不見什麼。那恐怕還是貓先生們，再不然就是鼻太太們；在我們這房子裏，有一點微聲都可以變得可驚地洪大。

爲謹慎起見，還是讓我們把板子小心地關上，拿燈下樓到各屋角去看看有沒有什

麼人藏着，或者門關緊了沒有；爲使菊子放心起見，我們必須到這房子的各處去轉一遍。於是我們便點着脚尖，把這所房子的每一個小孔每一個牆角都搜遍。這房子，從牠的房基看來，似乎已經很老了，雖那外面的白紙板乍看去都是嶄新的。各處都是極黑的窟窿和木條都被蟲蝕過的圓頂的地窟；氣味陳腐的飯櫃；積着幾百載的陳土的神祕的小洞。在半夜裏，在追賊的情形之下，這一切，我素來沒見過的這一切，在我顯得特別醜陋。

我們毫無響動地走進我們房主人和女主人的寢室。菊子在前面拉着我，我在她後背跟着。我們看見他們正在他們那藍網子下成行的睡着，一盞神燈在他們的祖宗壇前燃着。哈！他們睡的次序是多麼不合適啊！第一個是阿雪姑娘，她的睡態非常安閑。其次是梅子夫人，她張着大嘴，露着那行黑牙；從她的喉嚨裏發出一種時斷時續的聲音，好像一隻老母豬的呼嚕啊！多麼討厭哪，這梅子夫人！再其次就是沙糖先生，這時完全像個木乃伊。而最末後，在他的身旁的，做殿軍的，卻是他們的使女代代姑娘！！

紗網罩在他們身上，映出海水似的顏色；你真可以說他們是浸在玻璃箱中的人。而

那半明的神燈，那壇上所堆的那些日本道教的象徵物，又使這家庭的小影中加上一層不相合的宗教空氣。

「思想不正者有罪，」然而他們怎麼不把這使女放在她女主人身邊呢？至於我們，當我們留伊甫過夜時，在那蚊帳下，我們總要安排得比這裏合適的多。

搜到末了，不料有一處地方卻使我意外地恐怖起來。那是一個低而神祕的小閣，牠門上掛着一幅沒有用的陳舊的神像：「千手觀音」和「馬首觀音」，一個個坐在雲火中，臉上帶着瘳笑，非常可怕。

我們開了門，菊子忽然往後一仰，銳叫了一聲。如果我這時沒瞥見一隻灰色的小東西快而無聲地從她脚下鑽過，而隱入黑暗，我一定還以為賊在外面呢：原來是一隻在櫥頂偷米吃的小老鼠，受驚地在她面前跳過。

四十八

伊甫已經把他的銀哨掉在海裏，而銀哨卻又是上操時絕對不可少的東西，因此，我們帶着菊子和她的兩個妹妹阿雪姑娘和阿月姑娘，在城內跑了一天，打算另找一個。

要在長崎找這種東西是很困難的，而尤其困難的是用日本話向他們解釋清楚我們所要的是一個海軍哨，形狀是彎彎的，頭上有一個小球，可以吹出警號以及各種不同的發令的聲音。我們由一家鋪店走到第二家鋪店，一直走了三小時；在每一家鋪店裏，他

們總做出完全明白我們的要求的樣子，並且用一枝毛筆，還在綿紙上寫出在哪一家鋪店我們可以得到我們所要的東西——於是我們又充滿了希望跑去，而所得的竟又是一個新的莫明其妙。這樣直跑到我們的車夫一個一個都頭昏眼花。

有些地方倒也知道我們要一個可以吹出響聲的，吹出音樂的東西；於是他們便給我們把所有的樂器都搬了出來：什麼唱傀儡戲的笛子呀，狗哨呀，喇叭呀。一次比一次更荒謬，末了竟使我們不住地大笑起來。跑到末了，看見一個年老的日本眼鏡商，他做出一副很明白的神氣，一副多識的神氣，於是他走進他那鋪店的後面，給我們搬出一個不知由什麼破船上落下來的小汽笛。

飯後，全晚最大的事就是下了一陣暴雨，這使我們由茶館出來後，散步回來的時候受驚不小。我們今晚恰巧人數很多，而且都是些女客，當雨傾盆地從天上忽然落下時，我們的隊伍立刻就散了，魔司美們鳥兒似地叫着，向四面跑去，有的避到門樓下，有的避到

鋪店裏，有的避到人力車的篷下。

不久，鋪店都關了門，無人的街上雨水橫流，暗不見人，我們的燈籠呢，可憐的東西們，也透濕而且熄滅了，這時，不知怎地，我卻只見自己正貼着一面牆站着，身邊只有阿新姑娘，我的堂小姨，——她正哭得很傷心，因為她的講究衣服都濕透了。在這不住地落着打着着的雨聲中，加上那聲如流泉的水管陽溝的激流，全城對我忽然變成了一個陰慘而且悲哀的地方。

大雨不久就住了，接着魔司美們便像小老鼠似地鑽出了他們的窟窿；她們互相尋找，互相叫喊，她們那小嗓子帶出一種特別的幽鬱，而且，當她們向遠處叫時，她們總要把名字拉得很長很長。

「噲！阿——月——姑娘！」

「噲！水——仙——夫人！」

她們互相喊着那些俗氣的名字，而且，在這寂靜的夜裏，在夏雨後的回聲的空氣，又把牠們拉得特別地長。

末了她們終於集在一處而且重新聯結起來了，這些細眼而無腦筋的小人物；於是，一個個都淋得透濕，我們回了十善寺。

今晚我們又第三次留伊甫睡在我們身邊，在我們的藍帳子下面。

到了半夜，我們樓下忽然來了一陣吵嚷；原來我們的房主夫婦從一個很遠的觀音寺燒香回來。（雖然梅子夫人是個道教徒，她卻敬事這位尊者，因為，據說；他曾在她年輕時保佑過她。）不多時，阿雪姑娘便流星似地闖進了我們的屋子，在一個很玲瓏的小盤子裏，拿着一些祝過福的糖果。這是特別為我們在寺門外買來的，我們須得立刻就吃，免得遲了失掉神力。於是，半睡半醒地，一面道着謝，我們便把這些糖和胡椒做成的東西吞了下去。

伊甫這次睡得很安靜，既不用拳打一下紙板，也不用腳踢牠一下。他把他的表掛在我們的偶像中的一個的身上，爲的在夜裏好借着他前面的燈光看出時刻。他一大早就爬了起來，問我們：『我晚上沒失禮吧？』同時很快地把衣服穿起，因爲怕誤了點名和公事。

無疑地，這時外面已經大亮了：從那木板上被時間所穿的小孔裏，已經有一線晨光漏進了我們的屋子；在黑夜仍在留戀的我們屋內的空氣裏，好像一縷白線——等一會，當太陽升起之後，這條白線恐怕還要變成金色吧。——我們不久便又聽見鷄叫和蟬鳴，接着便是梅子夫人的神祕的歌唱。

雖然如此，爲禮待伊甫起見，菊子仍要點上一個燈籠，把他送到黑暗的樓梯下面。在分手時，我似乎還聽見他們接了一個吻……在日本這本不算什麼，我很知道；這是常有的事情，而且是合禮的；不論在什麼地方，即使是你初次到的一個人家，你都可以吻那麗司美而沒有人出來說話……但伊甫呢，他現在和菊子所處的地位是特別的，這是他應

該知道的。我對於他們倆常常雙雙留在家裏，覺得非常不放心；我打算今天一定要——並不是要來窺探他們——一定要對伊甫開誠佈公地講個明白。

忽然，克拉！克拉！從樓下發出了幾聲兩隻枯手的擊拍；這是梅子夫人給大神的警告。緊跟着，她的祈禱便開始了；一個尖銳的假嗓從下面透出，好像一隻起床時的鬧鐘，一個被發條所動的機械的響聲。

「……世上最富的婦人，洗淨我的罪惡於加茂之川，啊天照大御神啊！」

於是，這奇特的羊叫，簡直不是人聲的羊叫，一刻之間便把我醒時還很清白的思想變得紛亂而且不同了。

四十九 (九月十五日)

船上忽然有了開走的風傳。從昨晚起，大家便隱約地傳說我們要被送到中國去，被送到北京灣去。在船上，在一道正式命令下來的前兩三天，總是先要有這樣一種風傳，也不知是從何處來的，而且多半總是應驗的。我這日本小喜劇將怎樣完結呢？怎樣收場，怎樣分別呢？無論在我的魔司美方面或我這方面，到那最後的分手時，也將有點什麼悲傷之感或心弦緊張嗎？這現在我確實沒法知道。還有伊甫和菊子的道別，那將怎麼樣呢？這

個問題更使我特別掛心。

事情自然還沒有證實，不過，無論到那裏去，關於我們已不能再留日本這件事，那是無疑的了。這也許就是我今晚急於要對我四周一切再親熱地看一下的主動力吧——完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十善寺，已經六點左右了。這時夕陽低低將落，射入我的房內，做成一片金光，映着那鍍金的釋迦和那在古瓶裏插得很古怪的花枝，我的屋裏正有五六個小假娃娃，我們的鄰居，在那裏隨着菊子的琵琶跳舞。想到這間房子和這個領舞的女人都是屬於自己的，我心裏便感到一種特別的高興。在以前的日子，我對於這國的看法實在有些不對；現在，我似乎覺得我的眼睛已正經地張開而且望見她的真像，又覺得我的一切感官都有了一個奇怪而突猛的變化；我對我四周的一切玲瓏的小東西已有了更好的看法和鑑賞了——對於牠們的形式，的嬌脆和精美，牠們的圖繪的奇特，牠們的顏色的精選。

我把身子倒在那白蓆上；永遠善於注意的菊子立刻便把那蛇皮的枕頭遞給了我；

同時，那些笑臉的小魔司美們，隨着她們腦筋裏所存的剛才所奏的音節，仍舊用合法的脚步，在我四周來回的婆娑。

她們那無可指摘的，分出大趾的襪子，在地板上一點響聲都沒有；當她們在你身旁滑過時，除了蟋蟀的絲綢聲外，別的你什麼都聽不到。她們都不大難看；我現在對於她們那假人似的樣子已感到興趣，而且我還相信我已經找出她們所以這樣的原因：這原故不只在她們那滾圓而無表情的面孔和那離眼簾很遠的眉毛，卻在她們的過大的衣服。穿着那大袖子的衣服，你簡直可以說她們是沒有肩膀沒有背心的，她們的苗條的身量都在那寬大的袍子裏消隱無遺，全身成爲軟團團的，看來簡直好像沒有骨肉的傀儡，而且，如若不在腰間有一條緞帶子把牠束住，即是她們自己也是會絆到的。——她們關於裝束簡直完全和我們不同，因爲，在後者，無論是真是假，總是要把身體的曲線竭力顯露出來的。

其次，我是多麼喜歡菊子用她的日本風味在花瓶裏插的那些花呀！這些多半是蓮

花，神聖之花，花瓣的顏色是淺紅帶綠的，正如我們在磁器上所見的那種乳白的紅色，在盛開的時候，牠們的樣子彷彿大水菱，而在含苞的時候，則你又會把牠們認做長的慈菇。牠們那微淡而有點使人厭的香氣，和那種何時何地都在空中散着的黃種的，日本的，不可形容的香氣，可以稱做兩種並立的東西。九月所開的花是稀有而且昂貴的，樣子比夏季的略長一點，菊子現在把牠們那海藻綠的圓大的葉子和牠們插在一起，而且還加上一些細長的青蘆。我望着牠們，便很可笑地想到我們法國賣花的所賣的，包在白紙條裏的白菜似的那些大束的東西。

仍舊沒有信從歐洲來，從任何人處來。人世是怎樣善變啊，怎樣容易被人淡視和忘卻啊。現在這雕飾的日本正於我十分相投；我已學會了虛僞和多禮了；我感到我的思想已漸漸縮窄，而我的趣味也漸趨於細小的事物，只值得一笑的事物；我已習慣用小而假的木器，用假人所用的書桌，用小碗吃飯，習慣於地席的淨淨的單調，白木板的精緻的簡

單。我甚至失去了我的西方的偏見；我所有的成見思想今晚都在我腦子裏漸漸地模糊，而終歸消逝；當我在花園裏散步時，沙糖先生正在那裏澆灌他那矮樹和奇花，我很謙恭地和他行了一個禮；梅子夫人在我心目裏也成了一個非常可敬的老婦，她有無疵的過去的历史。

我們今夜不出去散步了；我唯一的願望就是躺在我所躺的這個地方，聽着我的魔司美的「三味線」。

一直到現在，對這件東西我總用琵琶這兩個字來代替，因為要避免別人罵我用外國字太多，但無論用琵琶這名字或曼多琳這名字，總不能十分切合這種樂器，牠的頭是這樣地長，牠的音調是這樣地高，比草蟲的鳴聲還銳。從現在起，我要用三味線這三個字了。

我也要叫我的魔司美做 Kikou, Kikou-San 這個名字對於她似乎比「菊子」較為合適些，——因為後者祇是直譯其意，不能保存牠的特別的悅耳的聲音。

於是，我向 Nikon 我的妻子說：

「彈吧，爲我彈彈；我今晚要整晚不動，聽着你彈。」

她見我忽然變得這樣和藹可親，反到詫異起來，於是，經我又要求了一次之後，他嘴角上浮着一種似勝利又似討厭的苦笑，把身子做成偶像的姿勢，舉起她那深色的長袖，她便開始彈奏了。開頭是輕輕地調了幾聲弦，這在這溫暖的，金色的，黃昏的寂靜的空氣裏，正隱隱地與窗外的蟲鳴互相應和。她這時彈的非常慢，似乎是她記不清的曲譜的雜亂的片段，使人想牠要完了，卻又總不能完；同時，那些小姑娘們也嗤笑着，不關心地站在一旁，似乎很高興與她們的舞蹈的不能繼續。卽是她自己也像心不在焉而且半含不豫，彷彿只是在做一種應做的職務似地。

接着，一點一點地，音樂便漸漸生動起來，那些小魔司美們也開始傾聽了。當聲調顫動地變成一種狂烈的急速時，她的眼裏的那種假娃娃的空虛神情也隨着消失了。接着，聲調又變了，變成風的嘆息，變成鬼臉的猶笑，變成傷心的哀鳴，變成哭泣；而同時她的一

雙張大的眼珠，也似乎被這音樂所引，向着內心凝視，窺着他自己的靈魂中的那種不可言狀的日本質。

我一面躺在那裏聽，一面半閉着雙眼，從那漸漸落下的沈重的眼簾下遙眺着那將要離開的長崎的紅大的落日。這時我忽然起了一種幽鬱的印象，覺得我的過去的生活和世上的一切別的地方都在從我的眼內離開而消逝。現在，在這黃昏時候，在這城廂的花園之間，我幾乎覺得是在家裏一樣；這是我從來沒有過的一種印象。

五十 (九月十六日)

晚上七點，我們今天不下到城裏去了；像那些中等日本人似地，我們將留在我們這
陡高的城廂裏。

穿着制服，我們，伊甫和我，將從一條鄰近的小道，向比武場一帶去走走，——那裏離
我們的家只須往上走兩步就到幾乎正壓着我們那新鮮的花園。

比武場已經關門了，一個坐在門口的小魔司可很客氣地對我們解釋，我們來得太晚了，所有的練習者都走了，我們必須明日再來。

但這黃昏的空氣卻這樣可愛而且這樣溫柔，竟使我們捨不得回去，儘只毫無目的地沿着那愈升愈高的山道走去，向那通到山頂的荒地的山道走去。

我們走了至少有一個鐘頭，——一個無目的的散步，——及停步時，已經到了那可以俯瞰那落日所照的無邊的大地的高處了；我們是在一處荒僻的淒涼的地方，在一個小小的佛教墓地之內，——這種墓地是各處都有的。

我們遇見幾個晚歸的勞動者，他們正負着大捆的茶葉從田中歸來。這些農夫都帶着些野蠻氣；不是赤着背，就是只穿一件藍布的長袍；當他們走過時，他們用很謙恭的鞠躬向我們行禮。

一棵樹都沒有，在這陡高的地點。片片的茶田裏露出一堆堆的墳墓；不是古老的坐在蓮花裏的釋迦像，就是古老的刻着金字的紀念碑。許多的石塊，矮樹，和荒地圍在我們

的四周

沒有行人了，日光已漸漸落下。我們在這裏休憩一會吧，等一下我們就要往回走了。但是，在離我們很近的地方，我們忽然看見一隻有提環的白木箱子，一種旅行式的椅子，放在那似乎新動的土上，在牠旁邊有些還在燃着的銀紙的蓮花和香棍；這顯然是有一個人剛剛埋在了這裏。

我不能摹想出他現在在這裏是什麼樣子；這些日本人在他們活着的時候這樣的離奇，簡直使人難以想像他們在死後是怎樣平靜嚴肅……雖然如此，讓我們走開點，別攪擾了他吧；他死得太近了，總有點使我們介意。讓我們去到別的墳墓裏去坐坐吧，那些都是年代太古的，除了塵土想是不會有別的。坐下之後，雖然下面的山谷和平地已經罩上了一層夜色，我們卻仍舊可以被落日照着；於是我們便開始談話了。

我想和伊甫談到菊子的事情；我所以使他坐下，這也是一個原故；但我卻不知道怎樣才能達到這個目的而同時又不使他傷心，不使我失體。我覺得這圍在我四周的清醇

的空氣，這展在我腳下的偉大的風景，都對我的思想裏灌入了相當的純潔成分，使我對於自己的懷疑和牠們的原因都生出一種厭惡的悲憐。

起初，我們談到那隨時都可以下來的到中國或法國去的開拔令，不久我們就將要離開這輕便而幾乎可以說有趣的生活。這巧逢的日本城廂，這埋在花叢裏的小房子了。伊甫對於這些也許將比我悲傷些，我很知道；因為在他的單調的勞動的事業裏，這是第一次有旁戲來插入。以前，當他還沒有升做軍官時，到了一個外國地方，他留在海灣上的時候總比在岸上的時候多；而我呢，我卻從一開頭就愛居住在那些比這地方好得多的各種不同的地方，而且，直到現在，那些有趣的回憶還時時擾亂我的腦子。

爲要探探他的口氣，我便試着說：

『離開這個小菊子，你恐怕比我還要難受吧？』
寂靜落在我們中間了。

接着，冒着險，我又加上一句說：

『你要知道，總之，如果她真如此使你喜歡的話呀……其實我並沒真娶她，她也不是我的妻子。』

他很驚訝地望着我：

『你說不是你的妻子嗎？——爲什麼沒的事……正是因爲她是你的妻子……』

我們兩人間向來是用不着多說的；現在，由他的口氣，由他那好皮氣的笑容，我已把這事知道得非常確實了；我完全明白在「正是因爲她是你的妻子……」這幾個字後面藏着的所有的意思。假如她不是的話，那他所做的事就不是他所能知的了，雖然也許在事後在良心上不無抱歉懊悔，因爲他已不是一個光棍，不復像從前一樣地自由了，但是他把她看做我的妻子，因此便把她看做神聖的。我對於他的話完全相信，而且，我感到一種積極的鬆快，一種真的快活，因爲我找到伊甫仍舊是我從前的那義氣的伊甫。我怎麼竟如此容易受這惡劣的環境的影響而疑心到他，並且使自己生出這樣卑陋的焦急呢？

我們將永不再談到這個假娃娃了。

我們在那裏坐到很晚，一面談着別的事，一面凝視着我們腳下的那無邊的深處，凝視着遠處的山谷和山峯一個一個地變爲模糊而終於消失在那深遠的黑暗中，因爲所處的位置非常高，而且四周都是清新的空間，我們遂彷彿已經離開了這藐小的國度，已經脫開了牠所給我們的小的印象和牠開始要捆束我們的小的鎖鏈。

從這樣高的地方望下去，這地球上的所有的國度都是完全一樣；牠們不復有人類種族，以及浮於地面的那些小原子在牠們上面所留的痕迹。

就好像我們在不列東地方，杜爾芬森林裏，或海上的夜崗時一樣，我們在黑暗中想到什麼就談什麼：什麼鬼呀，靈魂呀，永久呀，將來呀，宇宙呀……

至於菊子，我們早把她完全忘了！

直到我們回到十善寺，遠遠聽見了她的三味線，我們才想起有一個菊子存在着；她正同她的學生阿雪姑娘在研究一種什麼合唱的曲子。

我今晚覺得自己非常高興，而且，又因為自己對於可憐的伊甫荒謬的疑心已經釋去，所以更要儘量享受這在日本的末幾天，而且要儘量從這裏得一切可能的樂事。

那麼讓我們躺在這耀目的白蓆子上，來聽聽這兩位魔司美所唱的特別的合唱吧。這是一個奇異的小調，遲緩而且悽涼，起頭有兩三個高音，接着便一節比一節低，終於不知不覺地就成了一種非常嚴肅的調子。歌聲總是很慢地拖着；但伴奏的音樂卻愈來愈有了重音，就彷彿一種遠處颶風的烈聲似的。末了，當這兩個本來很柔軟的少女的嗓子一變而為一種嘶聲的低調時，菊子的手在那顫動的絃上就更狂野地，拘攣似地飛動起來了。兩個人都同樣地低了頭，掀出她們的下脣，竭力唱出那些低得可驚的調子。在這時，她們的細眼都張開了，從那裏，在這傀儡似的裝飾中，似乎閃出一種出人意料的东西，一個似是靈魂的東西。

但這是個，比以前更甚，和我們的靈魂完全不同的靈魂；我覺得我的思想和她們的距離就像我和一隻鳥的搖蕩的觀念和一隻猴子的夢想的距離一樣遠；我覺得她們和我自己之間隔着一道深谷，一道又神秘又可怕的深谷。

這時忽然有一陣別的音樂從我們窗外送來，暫時把我們的魔司美的音樂打斷。

從下面的深處，在長崎，這時發出一陣突然的鑼聲和琵琶聲；於是我們都跑到廊前去聽。

這是一個 *Matsuri*，一個集會在那裏經過，那一帶都是不十分道德的——我們的魔司美這樣告訴我們，很輕蔑地搖着頭。雖然如此，從我們所住的這樣高的地方鳥瞰地望下去，隨着朦朧的星光，這一帶卻有一種特別的清新之氣，同時，那樂隊在那裏經過，牠的音樂從下面的深谷向我們這高處送來，竟成爲一種流利的，雜亂的，迷人的，好聽的聲音。

接着牠便漸漸縹緲下去，而終於歸入寂寞。

兩位朋友回到她們的席上的坐位，重新理她們那幽鬱的合唱。同時，一個蟋蟀和蟬的樂隊，雖然很縹緲，聲音卻很複雜，也給她們一種無止的伴奏——在日本地方永不會止息的一個溫柔而長久的伴奏。

五十一 (九月十七日)

正在午睡的時候，命令便突然下來了，叫我們明天開往中國，開往芝罘（一個北京灣中很可怕的地方。）這消息是伊甫到我的臥室裏把我叫醒而告訴我的。

『我今晚一定要請個假上岸一趟，』他說，同時我也竭力使我自己清醒，『即使只到那裏替你搬家和收拾行李。』

他伸起頭來，從我的窗孔裏向着十善寺和那被一面山壁所遮的我們那迴聲的小

房子一帶的綠山望了望。

他願意幫我到上面去搬家，這真是很可感謝的；但我卻相信這動機一半也是爲要和他的日本小女友們道個別，雖然這也是一件並非不合禮的事。

他果然想了一個法子，也沒要我的幫助，得到五點鐘完了大操就上岸的許可。

至於我，我卻一分鐘都沒耽誤，立刻用一條雇來的舢板下了船。在正午的炎日之下，在蟬的顫動的聲中，我上了十善寺。

山道上行人非常少；樹木都在熱空氣中垂頭而立。

偶然一擡頭，我看見了水仙夫人，在這只有蟲子們高興的時間，她正在那裏散步，手裏拿着一把很大的紙傘，——非常圓，骨子很密，條紋很新奇，——遮着她那嬌小的身軀和可愛的面孔。

她遠遠地就認出了我，立刻像平日一樣地笑着，跑到我的前面。

我告訴她我們的開拔，她那稚氣的臉便立刻做出了一副悲傷的表情。讓我們看看，真地這個消息使她難受嗎？她可真會爲這個而流淚嗎？！你看，她已經發笑了，這笑雖也有點像受了刺激，但總是出人意外的，不合協的，——這笑聲又清楚又乾脆，在這山道上，的寂靜中，好像一串光滑的珠子。

啊！妙哉！世界上果真也有這樣無苦痛而解散的結婚啊！但是她的笑聲卻使我不耐煩，這個沒腦筋的小鳥；於是我便離開了她，繼續走我的路。

在樓上，菊子正仰臥在地板上，上午睡；全屋都敞着，溫柔的山風輕輕地吹過。

我們今晚原定要開一個茶會的，所以這房子裏裏外外各處都照着我的吩咐擺滿了花，我們的花瓶裏都插着蓮花，玫瑰色的蓮花，而且還是季末的珍品，我相信牠們一定是從大寺那一帶的特別花園裏買來的，價錢一定賤不了。

我輕輕地用扇子把我的魔司美驚醒；於是，因為想要知道她的真意，我劈頭就告訴她我們的開拔。她吃了一驚，用手背揉了揉她的眼睛，望了望我，便把頭低下了：一個類乎悲傷的表情浮上她的臉上。

這點小悲傷無疑的是爲伊甫。

消息傳遍全家了。

阿雪姑娘奔上了樓，兩隻小孩似的眼裏包着半顆眼淚；用她那鮮紅的嘴唇吻我，在我臉上留下一個濕圈；接着便很快地從她那寬袖子裏扯出一方綿紙，揩了揩她那未滴下的眼淚，握了握她那小鼻子，然後把牠圍成了一個小圈，擲到街上一個過路者的陽傘上。

接着，梅子夫人也出現了；急促而不安地，她繼續地做出各種苦痛的樣子。我的天，這位老太太到底是怎麼回事呀，爲什麼老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幾乎跑到我的身上來呢？

我今晚，這末一晚，要做的事還很多；還要坐着人力車跑到古董鋪，交易商，打包人那裏去。

雖然如此，在把我的屋子收拾起來之先，我打算把牠摹寫下來，如同在斯丹堡一樣。我實在覺得我在這裏的一切都是抄襲了那裏的。

但是這一次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我對於這屋子有什麼留戀；這不過是因為牠的樣子好看而且特別，我的摹寫將來可以做一個有趣味的紀念。

因此我便從我的夾頁裏取出了一張紙，坐在地板上，身子靠着小桌，外面有草蟲的鳴聲伴着，開始畫起來——同時，在我背後，三個女人一個個都貼得很近，很驚異地用眼睛跟着我的筆動來動去。日本的藝術完全是一種成式的，她們從來沒見過什麼人從自然取材，因此我的作風很使她們發生興趣。我也許沒有沙糖先生畫他的鸚鵡時那樣老練而敏捷的筆法，但我也幾點繪畫的觀念不是他所有的；我所學的是見什麼樣子畫什麼樣子，並不特別給牠們加上什麼雜亂而可怕的姿勢；因而這三個日本女人就被這

畫中的「寫實氣」驚住了。

發着小聲的讚嘆的叫喊，她們互相指出我在我的紙上用黑色描出來的一件一件不同的東西。菊子帶一種新的興趣凝視着我說：『Anata ichiban!』（直譯就是『你第一』意思說：『你真是一個有本領的人!』）

阿雪姑娘更是讚嘆得出了神，熱情地叫：

『Anata bakari!』（『只有你!』就是說：『世界上只有你一個人，你以外的都是廢物!』）

梅子夫人沒有說什麼，但我可以看出她也有同樣的感想；她那態度的憔悴，她那兩手在我身上時時的觸動，使我對於疑心她有什麼苦痛更加證實了：顯然我的肉體已經吸住了她那年紀雖老，卻充滿浪漫精神的想像了！我恐怕要帶着對她明白得太晚的遺憾而走呢！

如果這幾位太太滿意我的摹描，我自己卻一點也不然。我雖然十分正確地把一切東西都畫了上去，但在全體上看來，總免不了有一種通常的、平庸的、法國畫的俗氣。情緒一點也沒表現出來，同時，我甚至覺得，如果我把這景致加以假化，——用日本作風，——把我面前的那些已經變態的線條更極端地鋪張起來，我或許會作得好些。此外，這畫出來的房子也缺少牠那乾提琴似的薄脆和迴聲的樣子。這些木工的線紋的整齊和彫刻的精緻也都在缺少之例；更沒有表現出那極端的古氣，那無限的清潔，那經了幾百個夏天，一直透入全屋的木紋裏的蟬的顫動的歌聲。牠更不能使人感覺這地方是在一個遙遠的城廂，高踞於樹木之間，臨着一個世上最可笑的城市，不，所有這些都是不能畫，不能表現，而永遠是不能證實，不能言傳的。

既然已經把請帖都送出去了，我無論如何就得在今晚開這個茶會，——在這個茶會裏，我們將盡我們的力量來從事鋪張。再說，用一個集會來結束我的異鄉的生活，這也

是我的一種習慣；我曾在別的國裏同樣地做過。

除了常來的一幫外，我們還要加上我的岳母，我的親戚，和鄰近所有的魔司美們，但是，爲使這集會的日本氣純粹起見，我們將不讓一個歐洲朋友雜入——甚至那好高的朋友——只有伊甫一個可以來，而且卽是他，也要被花枝或別的藝術品藏在屋角裏。

到黃昏將盡，星光初閃的時候，我們的女客們便一個一個地可愛地行着禮，開始降臨了。我的房裏，不久，就充滿了這些隱坐的小婦人，一個個的細眼上都掛着眯眯的微笑；她們那裝飾得十分好看的頭髮放着光，如同擦亮的烏木；她們那嬌柔的身軀完全包在那多摺的過於寬大的袍子裏，那袍子寬大得彷彿要從她們那尖尖的脊背上掉下來，露出她們那標致的小頸背。

菊子有一點憂抑的神氣，但我的岳母毛蓑夫人卻做出千百種的姿勢，在那早已燃上煙鍋的來賓叢中忙來忙去。不久，屋裏就起了一片輕細的小心的笑聲——這笑聲是

毫無意義卻有一種異國的風趣在內——接着又開始一陣和諧的班班班班！班班！班班！在那些精緻的漆盒子沿上的尖而快的敲聲，加過胡椒和香料的果品用玲瓏的和各種形狀的小盤子傳遞，接着出現的是一些透明的，還不及蛋殼大的磁的茶杯，於是女太太們每人便得到幾滴由那玩具似的茶壺斟出的淡茶或一口 Saki——（一種米酒，例須裝在一個長頸如蒼鷺的美形的小瓶裏熱吃。）

幾個魔司美一個跟一個地獨奏三味線，別的則用又尖又高的嗓子不休地叫着，彷彿一些發狂的蟬。

梅子夫人這時似乎已不能再掩飾那使她興奮的久抑的情緒了，在這茶會裏，對我萬分地殷勤，並且求我接受一點小的紀念品：一張像片，一個小瓶，一尊細磁的月后，一個奇異的象牙的神像——我戰戰兢兢地隨着她走到那黑暗的屋角，在那裏，她悄悄地把我這些禮物給我。

九點左右，一陣絲綢的沙沙聲，進來了三個長崎最時髦的藝妓阿純、阿橋、阿春三位姑娘。她們是我用四塊錢一個僱來的，這在這國裏已算是很大的價錢了。

這三個藝妓正是我初到時那個兩天隔着百花館的紙障所聽見的那幾個，但是因為我現在已經澈底地日本化了，所以她們今天在我眼裏便顯得更加微小，更不奇異，毫無一些神祕。我待她們只像我所雇的舞女，一想到我那時還有娶她們其中的一個的感想，自己就不由地要聳聳肩膀，正如袋鼠君那時做的一樣。

由魔司美們的呼吸和那燃着的燈火所發出來的熱氣，這時把蓮花的香味蒸出，充滿在這濃重的空氣裏；此外，女客們用以膠髮的山茶油的香味，在屋裏也是很強。

阿橋姑娘，那三位藝妓中最年幼的一個，小巧而且玲瓏，嘴唇上塗着金色，這時戴着一副最怪異的假髮和用木或紙做的面具，很動人地舞了一次。她有一些摹倣一些年老的貴婦的面具，都是些值錢的藝術品，上面有一些著名的藝術家的簽字。她也有華麗的長袍，照着古式製的，後面帶着底下墊得很厚的齊整的拖帶，爲要使衣服的移動變爲滯

板而且不自然，因為這正是所要求的。

這時一陣陣的輕風吹過室內，從一個廊口吹到另一個廊口，吹得所有的燈焰都跳躍不已，那被人工的熱氣萎枯了的蓮花，被風一吹，從每個花瓶上散下來，那花粉和水紅的大瓣落在客人的身上，好像一些瑪瑙色的碎玻璃。

壓軸的好戲是三個三味線的合奏，又長又單調，三個藝妓都在很高的絃上彈着快的「輕撥」，彈得非常尖脆。牠的聲音好像那無止的，從樹上，從老的屋頂上，從老的牆壁上，從一切上發出來的，可以稱爲日本所有聲音的基本的蟲聲的精華，主體，或者，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牠的加重。

十點半了！節目都已奏過，招待也可以算完了。敲過最末次的班班之後，煙管便都被裝入鑲金的鞘裏，繫上了腰帶，魔司美們也都立起身來要走了。

當她們燃起了那些帶着竹竿的紅的，灰的，或藍的燈籠，做了一陣無盡的鞠躬和行

禮之後，客人們便在那小路和樹叢的黑暗中散了。

我們跟着也進了城，——伊甫，菊子，阿雪，和我，——爲的是把我的岳母，姊妹，小姑母，阿菱夫人送到她們家裏。

我們要在我們那些老地方再繞一個最後的圈子，在「隱蝶館」再吃一次香冰，在阿清夫人處再買一盞燈籠，在阿時夫人處再吃幾個燒餅！

我很想對這離別做出悲傷感動的樣子，但終不能成功。在這日本，在這小男子小女人所住的日本，真似乎缺乏一種什麼東西；把牠做消遣還不錯，卻不能使你有什麼留戀。

在歸途，當我又同伊甫和兩個魔司美爬上那大概不能再見的十善寺的路時，一種朦朧的抑鬱的情緒忽然襲近我的四周。

然而這也不過和一切不能再見的事物分別時的抑鬱。

還有這平靜而輝煌的夏天似乎和我們不久也要絕緣，因為明天我們就要到中國北部會秋天去了。我正開始計算，唉，我還有幾個夏天可以希望；當每一個夏天從我面前消逝，飛到那埋着過去的無底的黑谷，加入那些已過的夏天裏面時，我便覺得更深一層的陰慘。

在半夜裏我們到了家，我的搬家便開始了；同時，在船上，好高的朋友替我值着班。

這是一個夜間的，快的，悄悄的搬家，——照常與魔司美們在一處而學了一點日本話的伊甫，說這是「dorojo（賊）式的」搬家。

打包人先生們，經我的通知，今晚會送來幾個可愛的有雙壁和活底的小箱子，和幾個紙的袋子（一種撕不破的日本紙），牠們能自己開閉，並且有紙繩子可以束捆，安排得非常精緻，沒有那一國的袋子有這樣好，這樣便利；關於這些有用的小東西，這國的人是無法可比的。

收拾起來真是費事，因此每人都加入幫忙——伊甫，菊子，梅子夫人，她的女兒，和沙糖夫人。在那個在燃着的宴客的燈光下，每人都很快地包着，捲着，捆着，因為時候已晚了。

雖然阿雪心裏很難受，在工作時她也忍不住發出一兩聲孩氣的笑聲。

梅子夫人，浴在眼淚裏，已經制不住她的感情了；可憐的太太，我真是十分抱歉……

菊子則出着神，沈默着。

多麼大的一堆行李呀！箱子或包裹共十八件，裝着佛像，鬼像，花瓶，還沒算進我所捆的那一大堆季末的蓮花。

所有這些都堆在幾輛人力車上，這些車子是從日落時就雇了來，在這時間之內，牠們等在我們的門口，牠們的車夫騎在草地上睡。

一個星光的，晴朗的黑夜，我們帶着燃着的燈籠，由三個女人送着開始出發，沿着陡立的，在黑暗中非常危險的山坡，向海邊走去。

車夫們都挺直他們那肌肉很厚的腿部，用他們的全力頂着那重裝的車子，因為，如果不管牠們，牠們就會自己跑下去，而且還跑得非常的快，會掉在深谷裏，把我的最值錢的東西碰壞。菊子靠着我走，而且用一種輕柔而動人的姿勢，說她抱憾我們的好高的朋友，今晚不能替我代一整夜，而使我這末一天可以在家裏一直留到明天。

「記住了，」她說，「明天白天開船之前千萬要回來和我道別；我明天到晚上才回到母親那裏去呢；你一定可以找得着我。」

我答應了她。

她們在一個山路的轉角上停了脚步，從那裏我們可以得一個全灣的鳥瞰觀；停滯的黑水反映着遠處的燈火，那些船隻——那些載着我們到各處去，載着我離開，載着我們忘掉的小東西們——停在那裏，從我們所立的地方看來，就好像一些不動的小東西，形狀如魚，而且又像正在入睡。

三位女人要轉回去了，因為夜已太深，再往下走，那萬國區在這時候是不保險的。這是伊甫——他是不再上岸的——和他的魔司美朋友們作最後的傷別的時候了。

這時我非常好奇地要看看伊甫和菊子間的分手；我用全部的耳朵來聽，我用全部的眼睛來看，但事情卻用最簡單的最安靜的式樣過去了：沒有一點梅子夫人和我之間的那種碎心的悲劇；最不可解的是，從我的魔司美的神情中，我還看出一種不關心的樣子；我對於這一切的明瞭真是一點也沒成功。

我一面向海邊走，一面自己尋思：『她那種悲傷的樣子想來不是為伊甫了，那麼爲誰呢？』同時那句話也在我的腦子裏盤旋起來：

『明天開船之前千萬回來和我道別；我明天到晚上纔回到母親那裏去呢；你一定可以找得着我。』

日本今夜實在可愛，如此新鮮如此溫柔；而且小菊子這時無聲地在我身旁走過那

些黑暗的小胡同，也顯得十分可愛了。

當我們用一隻舢板——在這舢板上我把我所有的箱匣都堆在上面，幾乎壓得牠有沈下去的樣子——達到勝利號時，已經兩點左右了。好高的朋友把班換還我，我將一直當值到四點；值班的水手們，半醒着，在黑暗裏找出一條鍊子，把我所有的那些珍脆的行李拉了上來。

五十二 (九月十八日)

我本打算今晨起晚一點，爲的好補上昨晚的睡債。

但是，到了八點鐘，我忽然看見三個形態離奇的人，由袋鼠君領着，鞠着無數的躬，出現於我的臥室門口。他們都穿着深色花紋的長袍；披散的頭髮，高的額部，蒼白的面孔，好像那些太潛心於藝術的人們；在他們那高髻的頂上，都戴着一頂英國式的水手帽，歪在一旁。在他們胳膊下，每人攜着一本夾滿圖樣的合頁；在他們手裏，水彩盒，鉛筆，還有一把

尖頭閃爍的短劍，捆在一起，像一些羅馬的威杖。

只消一瞥，即使我還是睡得迷迷糊糊，我也可以由他們的外貌看出我這幾個來賓的目的是什麼，我說——

『進來吧，文身先生們！』

他們是長崎最有名的專家；因為不知道我們要走，我曾在兩天以前叫過他們，現在既然來了，我也不願意再叫他們回去。

我在大洋洲和別的地方和那些原始民族發生的友情和親善的關係使我對於文身這事有一種非常的嗜好；因此我才想叫日本的文身家——他們的手法的精到是別處所比不上的——給我刺上一些，作為珍奇品，作為陳列品。

我從他們展在我桌上的合頁中開始選擇。這裏面有各種奇怪的式樣，適合於身體的各部：用在胳膊和腿上的記號，用在肩膀上的玫瑰花朵，用在胸前和後背的猶笑的面孔，甚至，為迎合他們的外國主顧的心理，也有各種的軍械，也有交叉着的美國旗子和法

國旗子，也有「上帝保佑我們的王后」的字樣，四周繞着星星，而且還有從消遣報取下的 *Queen* 所畫的一些婦人像。

我挑了一條大概兩寸長的紅藍色的龍，這在與我的胸部與心臟相對的地方是非
常合宜的。

接着便是整整一個半小時的刺激和疼痛。仰臥在榻上，把自己交給這幾位先生們
的手裏，我挺住我的身子，忍受他們給我的成千成萬的細刺。當偶然出了一點血，那紅色
的液體把他們所刺的圖樣弄得模糊時，這些藝術家中的一個就急忙用嘴唇把牠吮去；
對於這個，我也不表示反對，因為知道這是日本的規矩，他們的醫生替人或獸醫治創傷
時就是這樣。

一件與雕刻家在石頭上所刻的一樣精細的作品，慢慢地加在我的身上了；他們那
機械一般平勻地動作的枯瘦的手使我又困惱又難受。

末了，終於完了，文身人帶一種滿意的神氣退到遠處去端詳他們的作品，把牠大大

地讚揚了一番。

我急急地穿上衣服上了岸，恐怕錯過我在日本的這最後的一刻。

今天真熱得可怕：那有威力的九月的太陽帶着一副抑鬱神情落在那將黃的樹上，這在一個涼爽的早晨之後，不能不算一個炎熱的日子。

像昨天一樣，我又是在困人的傍午走上我那臨高的城廂，沿着充滿光和幽靜的無人的小路。

我無聲地開了我們的大門，然後又躡着腳走了進去，因為怕驚動梅子夫人。

在樓梯脚下，在那永遠放在門口的木屐和小拖鞋旁，放着一大列預備搬走的行李，只消一瞥，我就認出牠們來，——那些我見慣的好看的深色的衣服都很小心地摺了起來，包在那束起四角的藍巾裏。當我瞥見那從這些堆子裏露出一角的裝信件和紀念物的小匣時，——在那裏面，我在上野所照的那張像片也正在那些魔司美中間睡着，——我甚至似乎覺得有點悲傷了。一個長頸的琵琶，正在這堆東西的頂上躺在牠的絲匣裏，

也像要走似的，這使人想到一個吉普色的搬家，更使我想到我兒時所有的一本寓言裏的一幅畫：這些袍子和這長頸的琵琶正像蟬先生唱了一夏天之後，去敲他鄰人螞蟻先生的門時所背的袍子和琵琶一樣。

可憐的小行李！

我點着脚尖走上樓梯，但又忽然停住，因為從我屋裏，我聽見了一陣歌聲。

這無疑地是菊子的聲音，而且那調子還是快樂的！這使我身上發冷，使我把我的思想完全變過，我幾乎後悔自己今天又遠遠地跑來。

和歌聲雜在一起的，還有一種我不明白的響聲：錚錚！一種清晰的金屬的鏘鏘，好像錢幣用力擊在地板上的響聲。我也知道這所房子在黃夜的寂靜裏能把一切小響聲鋪張得非常大；但我仍舊不明白我的魔司美在做什麼。錚錚！她是在玩鐵環嗎，在玩

du grand

或是在丟球嗎？

一點也不是！我還相信我已經猜對了，因之我更輕地爬着，用一個紅印度人的小心，繼續往上走，使我自己再得一次使她驚訝的樂趣。

她沒有聽見我進來，在我們的空空的屋子裏，輝耀的陽光射着，柔風吹着，花園裏的半黃的葉子在窗子裏映着，她正獨自坐在那裏背向着門；她身上穿着旅行的衣服，已經預備好到她母親那裏去，她那玫瑰色的陽傘放在她的身邊。

在地板上散着一些好看的銀幣，那是我昨天按着我們的合同給她的，像一個老饒商一樣地從容靈巧，她反覆地把牠們彈，轉，在地板上丟，手裏拿着一個小木錘，很用力地在耳邊來敲，同時口裏還不住地唱着她那我所不知道的鳥似的曲子，——我敢說連她也祇是一面唱一面杜撰。

妙哉，我這結婚生活的最後一幕倒比我能想像的還日本氣呢！我覺着要笑了。我是多麼蠢，幾乎竟給她昨晚在我身旁走路時所說的一句漂亮話——一句够好聽的話，攪雜着半夜兩點的寂靜和迷人的夜色——迷着了，算了吧，對伊甫也不比對我好，對我

也不比對伊甫好，原來，在這個小腦子裏，在這個小心裏，壓根兒就沒那麼回事。

在她背後看够了之後，我叫她：

『嘿！菊子！』

她回過頭來，見被我捉住，臉上便露出慌亂的表情，一直紅到耳根。

其實，她這樣庸人自擾實在錯了，因為我對於這個倒非常高興。我來時心裏直跳，惟恐她離別時傷心，我真是無限地願意這結婚完結時也像牠的起頭一樣如同開玩笑似地。

『這辦法倒不錯，』我說，『在你們國裏這種小心是應當的，善造假幣的壞人太多了。趕快在我走開以前把牠們檢驗完吧，如果裏面有那個是假的，我是很願意調換的。』

然而她卻拒絕在我面前繼續檢驗。我也是這樣希望；這樣做就要與她的遺傳的後天的禮貌，她的風俗，她的日本氣不合了。她用她的足以自驕的小腳——永遠穿着那分出大拇趾的精緻的襪子——把那堆白色的銀幣推開，把牠們散在遠處的蓆子上。

「我們已經雇好了一隻帶棚的舢板，」她換開話頭說，「我們——水仙，桔梗，阿月，所有你們的妻子——將要一同去看你們開船……坐下吧，我求你在這裏多留一會。」

「我實在不能留，你看，城裏還有許多地方我要去，而且，照命令我們所有的人都在三點以前一齊上船，聽候開拔的點名，再說，你一定明白，我還得乘着梅子夫人睡得正濃的時候趕快逃走；我實在怕再被她拉到那個屋角裏去，或是再惹一場傷心的離別悲劇。」

菊子點點頭，不再說什麼了，同時，見我決然要走，便起身送我。

她跟在我背後，不說一句話，不作一點響聲，我們走下樓梯，我們看見花園裏充滿着日光，那些矮樹和花卉也都沈在炎熱的午睡裏，像這家裏的其他的人一樣。

在大門前面我停了脚步，和她作最後的道別，於是那悲哀的撇嘴便又一度重現於菊子的臉上，而且是破天荒地利害；然而這是應該的，這是對的，否則我就要會不高興的得了，小魔司美，讓我們好友似地分開吧；如果你願意的話，讓我們再接一次吻吧，我

原是爲使自己快樂而娶了你；你也許沒有做到十分圓滿，但你總算盡了你所能的；你的小人格，你的小禮貌，你的小音樂；簡而言之，以日本眼光看來，你總算很有趣了。而且，誰知道我將來不會想你，當我想起這光輝的夏天，這美麗的花園，這蟬兒的音樂隊時……

她伏在門檻上，前額貼着地，而且很久地保持着這種最恭敬的行禮，望着我走下那。我將永遠不能再走的小道。

當我走遠了的時候，我又回了兩三次頭，——但不過是一種對於她這大禮必須回答的一種禮貌罷了……

五十三

進了城，在一條大街的轉灣處，我很幸運地遇見了我的窮親戚四一五號。這時我正需要一個跑得快的車夫，於是我便上了他的車；再說，在這將走的時候能夠和我的一個親戚這樣跑一趟，在心裏也是件很痛快的事。

因為從來沒在這午睡的時間出來的習慣，我還沒見過這城裏的街上竟這樣充滿日光，這樣無人，在這同熱帶一樣的寂靜和毒光之下。所有鋪店門口都掛着白布，有的上

面還畫着黑色的圖案，所代表的不知道都是些什麼神祕的東西：龍，符號，象徵的人形。天空也是非常晴朗；光線是又毒又兇；長崎在我眼裏從來沒有過這樣舊，這樣剝蝕，這樣空白，雖然他的外表都是新色的紙張和鮮亮的油漆。這些小木房子，在裏面那樣白，在外面卻是黑，舊，不齊而且做着鬼臉——如果你仔細看，這種鬼臉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找到：在那無數的古董鋪的門前掛着的那些厭人的帶笑的面具上；在那殘酷的，疑心的，瘋狂的石像上，玩物上，偶像上；甚至在建築上，在那宗教的牌樓上，在這些成千的石幢的頂上，在那上面許多天使和魔鬼打在一處，好像一些古老而兇猛的野獸。

和這些無生物所帶的濃重的可怕的表情正成個反照的，就是那打入你眼中的醇樸的小居民的絕對空白的臉，那愚蠢的微笑，尤其當他們在他們那沒有前牆的小房的陰處忍性地做着小工作時——工人們坐在他們的腳跟上，用極細小的工具刻着那些可笑的或穢褻的象牙陳列品，那些使日本在歐洲收藏家中出名的華麗的玩具——不自意識的畫家很老練地在漆的底子上，磁的底子上畫着那些由師傅口授的，或幾千年

來傳下的圖樣；機械似地畫着和沙糖先生同樣地帶着小山石的鸚鵡或是那永無改變的蝴蝶。在這些藝術家們中，即使是個最矮小的，最帶那沒有眼睛的面孔的，他的指尖上也有最精到的裝飾藝術，輕妙而且荒謬得有趣。這種藝術，在這摹仿的時代，大有侵入我們法國之勢，已經成了我們那些廉價的「藝術品」的主要的來源。

這是因為我不久就要離開這個國度，因為我在這裏已沒有連鎖，已沒有安身之土，和因為我的心靈已神往於別處了嗎？我不知道，但我卻覺得我從來沒有把牠像今天一樣看得這樣清楚，而且甚至我看得牠比平常更小，更老，充滿腐血和腐汗；我更完全地覺出牠那洪水以前式似的古老，牠那多少世紀的腐氣，——這些東西和西方的文物一接觸，不久就要變為荒謬和滑稽的東西了。

時間過去了；各處的午暉漸漸終止了；這些奇怪的小街道上漸漸開始活動，開始在日光中佈滿各色的陽傘，那醜得不可形容的隊伍也開始動作起來，——人人都穿着長袍，頭上戴着盆帽或水手帽的隊伍，生意也重新開始了，這裏的生存競爭就像我們的貧

民窟那裏一樣緊苦迫人，但比牠還卑賤，還小。

在這離別的時候，對於這羣熙熙的，謙恭的，苦力的，勤勞的，貪得的，沾滿固有的虛偽，傳統的麻木，不可救藥的猴氣的小人們，除了輕微的訕笑外，我實在找不出什麼別的表示。

至於可憐的妻弟四一五號，我對他敬重實在是應該的：他是我這日本家庭裏最好的，最無功利思想的人。當我下了車之後，他便把他的車放在一棵樹下；知道我要走，他一定要把我送到勝利號上，看着舢板把我最後買的這些東西送到船上，看着把牠們搬到我的房間裏。

在離開這日本，實在只有和他一個人握手時我是帶着誠懇的心，沒有勉強的微笑。無疑地，在這國裏也是和別國一樣，在專做勞力的事的醇樸的人中倒多有真的誠意，少有醜像的事。

我們下午五點開船了。

沿岸有兩三隻舢板；幾個魔司美藏在那小艙裏，從那些小窗子裏看着我們，同時因為怕水手望見，都半遮着面部；這就是我們的妻子，因為禮貌關係，又來看我們一次。

此外還有兩隻別的舢板，在那上面也有幾個不認識的日本女人望着我們開船。這些人都站在船上，手裏拿着寫着黑字和塗着各種鮮亮的顏色的淡雲的大陽傘。

五十四

我們慢慢地開出了這綠色的大灣。那成羣的魔司美的影子已在遠處消失了。這充滿多骨的圓的陽傘的國度也漸漸從我們眼中變為模糊了。

現在展在我們面前的祇是一片無邊的，無色的，孤野的大海；在看慣那些太精緻，太小的東西之後，這實在使人舒服。

那樹木叢生的山那可愛的尖峯都不看見了。日本已變成一些小的石塊，一些玲瓏

的小島，島上排列着樹木，——有的樣子有點太考究，但總算很好看……

五十五

有一晚上，走到黃海，我的眼睛忽然落在我房裏的那幾朵從十善寺帶來的蓮花上面；牠們曾支持了兩三天，現在已謝了，那蒼白的水紅的花瓣很可憐地落在我的地毯上。

無論在世界上的什麼地方，臨行時總愛把那些葵花和落花小心地保存起來，把牠們帶來帶去的我，保存了這樣多，以至現在都成了一種可笑的無謂的標本的我——我現在竭力也想把這些蓮花保存起來，但是辦不到，雖然牠們是我在長崎的這個夏天的

最後的活着的紀念物。

我很謹慎地把牠們拿在手裏，我關了我的窗孔。

灰色的天空上發出一片很生動的光線照在水上；一種蒼白而陰慘的天色壓着我，被黃海所映，呈着淡黃色。我們可以覺出我們是正向北方走，而且秋已經將近了。

我把這些可憐的蓮花瓣擲在那無邊的大水裏——一面口裏道着歉，因為竟給了牠們，這些日本花，一個這樣淒涼這樣大的墳墓。

五十六

啊，天照大御神，請你用加茂川的水洗去我這個小小的結婚吧。

87
27+300

